

身

卜

生

集

二羣鬼

三國

潘家

相



敵
詳校

世界

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一



易卜生集第一冊

娜拉

劇中人物

郝爾茂(姓) 滔佛(名)

娜拉(郝爾茂之妻)

南陔醫生

林敦夫人(名姬婷)

柯樂克(姓) 猊兒(名)

阿納(乳母)

女僕愛蘭

挑夫一

第一幕

(佈景) 一間房子，佈置得舒服妥帖，但是並不奢華。後面右邊有個通外廳的門。左邊有一個通郝爾茂書室的門。兩個門中間有一架鋼琴。左壁中間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是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圓桌子，幾只扶手交椅和一只小沙發。差不多靠近後面的右壁上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壁上靠著一個竈火爐。火爐前面有一對扶手交椅和一張搖椅。側門和火爐中間放著一只小桌子。壁上掛著許多雕刻品。

一只架子上安放著瓷器和些小古玩
頑意兒。一只小書架放著裝訂美麗
的書籍。房裏鋪著地毯。爐子裏生
著火。正是冬天。

外廳裏有鈴響。立刻就聽見外面
的門開了。娜拉很高興的嘴裏哼著
走了進來。他穿著出門的衣服，把手
裏拿的幾包東西放在右邊桌上。他
把通外廳的門敞著，看見外面站著一
個挑夫，把手裏拿的一棵聖誕樹和一
只籃子遞給開門的女僕。

娜
愛蘭，好好的把那樹藏起來。不到今天

晚上點起來的時候千萬不要讓那些小孩
子們看見。（把錢包拿出來，對著挑夫道）
多少？

挑夫 五十個渥兒。（渥兒，挪威錢幣名，約英
六便士。）

娜 這是一個克郎，不要找了。（一克郎合百
渥兒。）

（挑夫謝著去了。娜拉把門關好。他一
面卸裝，一面還兀自很快樂的笑著。從衣
袋裏拿出一袋糖食來吃了一兩塊。然後
顛著腳走到他丈夫房門口去聽。）

娜 不錯，他在家呢。（嘴裏又哼著，走到右

邊桌旁去。

郝 (在房裏) 那是不是我的小雀兒在那

裏叫？

娜 (忙著解他的包裹) 是的。

郝 是不是那小松鼠兒在那裏跳？

娜 是的。

郝 小松鼠兒什麼時候回來的？

娜 剛回來。(把一袋糖食藏在衣袋裏，抹

抹他自己的嘴) 滔佛，你來瞧我買些什

麼東西。

郝 不要來攪我。(隔了一會兒，他開了門

朝裏望著，筆還在手裏) 你是不是說又

買了東西了？ 什麼？ 那些都是嗎？

我那沒出息的孩子又糟蹋錢了嗎？

娜 滔佛，你說什麼話，我們現在花錢可以稍

微手鬆一點了。這是第一個不用爲錢著

急的聖誕節。

郝 我們沒有力量把錢浪費。

娜 滔佛，現在我們不妨浪費一點——只消

真正一點兒！ 你不久就要賺整堆的銀

子了。

郝 不錯，從明年正月初一起。但是還有整

整的三個月才到發薪水的日子呢。

娜 那怕什麼，我們可以先借的。

娜拉！（走近娜拉身旁，頑笑著提著他的耳朵說道）依然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假使今天我借了一千個克郎來，這一星期裏頭你一口氣把他揮霍乾淨，等到年三十那天屋上忽然掉下一塊瓦來把我砸死——

娜（用手按住他丈夫的嘴）胡說！爲

什麼你要說得這樣怕人？

娜 但是假使有這種事情發生，該當怎樣呢？

娜 假使有這樣怕人的事發生，那麼我欠債

和不欠債實在沒有分別。

娜 但是那些債主怎樣呢？

娜 那些人！誰管他們？他們是不相

干的生人。

娜拉，娜拉！你真是個小孩子！和

你正經說，我平日在這些地方的主張你是知道的。不欠債！不借錢！只要一靠欠債借錢過日子，家庭生活就不自由，不美麗了。我們夫妻抱定這兩句話做到現在，不要到臨末了的時候反去讓步。

娜（走到火爐旁邊去）很好——隨你的便罷。

娜（跟着他妻子）來來，我的小鳥兒不要那樣垂頭喪氣的，什麼？小松鼠兒生

氣了嗎？（把錢包拿出來）娜拉，你猜

我這裏有什麼？

娜（很快的轉過身來）錢！

郝拿去！（給他一卷鈔票）我豈不知道聖誕節各種東西都用得著嗎？

娜（數鈔票）十，二十，三十，四十。啊，滔佛，謝謝你，謝謝你！這很可以支持些日子

了。

郝但願如此。

娜——真夠好些日子的。你走過來，讓我把我所買的東西都給你看看。而且這樣便宜！你看，這是伊娃的一套新衣服和一把

小劍。這是給卜寶的一只小馬和一個喇

叭。這一個小泥人和搖籃是給愛妹的。

都是些平常的玩意兒，不過給他去拆壞，這些東西已經不壞了。另外有些衣料和手帕是給用人的。其實我應該買些再好一點的東西送給老媽媽阿納。

郝那個包裹是些什麼東西？

娜（大聲喊道）滔佛，不要動，不到今晚

上不讓你看那個包裹的東西！

郝啊！啊！沒有出息的孩子，你可曾想到替自己買些什麼東西沒有？

娜替我自己！哦，我自己不要什麼。

郝 胡說！告訴我你正經要些什麼。

娜 我當真不知道要什麼！再不然，滔佛，

你聽了——

郝 什麼？

娜 （玩弄郝的衣鈕，不看他丈夫的臉。）如

果你真心要給我點東西——你不妨——

郝 什麼？快說出來！

娜 （忙道。）你不妨給我些錢。只消給我

你用不著的數目就夠了。我可以留著以

後買東西。

郝 但是，娜拉——

娜 好滔佛，不要多說，給我錢就是了！我

要把他用好看的金紙包了掛在聖誕樹上。

你看豈不有趣嗎？

郝 那些會花錢的小鳥叫做什麼名字？

娜 我知道，叫做敗子。滔佛，但是你照著我

說的辦就是。有了錢，我才能細細的去想

我頂急用的是什麼。這話說得不對嗎？

郝 （微微笑著。）話是不錯，假如你真把我

給你的錢花在你自己身上。但是那些錢

你依舊都要花在家用裏邊的，都浪費在各

種無用的物件上，到後來仍舊是我晦氣再

拿出錢來。

娜 但是，滔佛——

娜拉，你能賴嗎？（抱著他的妻子。）

這真是一只可愛的小鳥，但是很能花錢。

沒有人相信一個男人養你這樣一只小鳥要費多少錢。

娜 好不害羞！你怎麼說得出這種話來

？我平日總是盡著力能節省多少就節省多少。

郝（大笑。）一點不錯——能節省多少就

節省多少——但是實際上等於沒有。

娜（嘴裏哼著，臉上笑著，心裏暗暗快活。）

哼！滔佛，你那裏曉得我們小雀兒，松鼠

兒的用度。

郝 你真是個小怪東西！活像你父親！

一天到晚，掙著眼等可以弄錢的機會，但是錢一到手，就從指頭縫裏漏出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到那裏去的。你既然生就這個樣子，也是沒法的事情。這是遺傳下來的脾氣，那種脾氣本要遺傳的。

娜 我但願承受了我爸爸許多的性質脾氣。

郝 我卻不願意別的，祇要你恰照現在這樣

子——我親親的，可愛的小鳥。但是——

我覺得你今天這樣——這樣——叫我說

什麼好呢？——這樣神色可疑——

娜 真的嗎？

郝 真的，擡起頭來看我。

娜 (擡頭看著他丈夫。) 怎麼樣？

郝 (用手指頭嚇他妻子。) 今天這喜歡吃

糖的孩子又淘氣過了罷？

娜 不會，你怎麼想到這上頭去！

郝 方纔又到糖食店裏去過了罷？

娜 不會，當真——

郝 也不會喝一點果子汁嗎？

娜 不會的，確不會。

郝 也不會吃過一兩塊糖餅嗎？

娜 滔佛，不會，當真不會！

郝 好好，我不過是說著頑的。

娜 (走近右邊桌子。) 你不以為然的事情

我決不想做。

郝 那是我信得過的，并且你還許過我——

(走近娜。) 娜拉寶貝，現在你只管去守祕

密罷，好在一到晚上樹上燈火點起來就都

要發露的。

娜 你記得請南陔醫生嗎？

郝 不會，但是無須請得，他一定會來的。

并且我還要問他今天什麼時候來。我定

下了些頂好的酒。娜拉，你不曉得我怎樣

的盼望今天晚上呢。

娜 我也是這樣。滔佛，那些小孩子更不知

怎樣的快活呢！

郝 想起一個人有了穩固的位置和豐厚的收入好不高興！ 想著快活不快活？

娜 啊，真妙！

郝 你還記得去年的聖誕節嗎？ 預先足有三個星期，每天晚上你躲在房裏做聖誕樹上用的花朵和其他許多奇奇怪怪預備嚇我們的東西，做到過了大半夜纔罷手。

我覺得一生再沒有比那時候討厭的了。

娜 我自己一些也不覺得討厭。

郝（微笑） 娜拉，但是後來我們卻並不會

看見什麼。

娜 啊，你還要把那椿事取笑我嗎？ 我怎

樣能阻止那貓不鑽進去統統把做的東西撕掉呢？

郝 我的可憐的娜拉，你實在不能要緊的一句話就是，你曾經竭力的想法使我們快活。但是無論怎樣，苦日子過完了總是一椿幸事。

娜 滔佛，是的。

郝 現在我也不必獨自一個人悶坐著了，你也不必勞你的眼睛和吃不起苦的細指頭

了——

娜（拍手） 不必了嗎，真的嗎？ 啊，想起

來好不快活？（挽著他丈夫的臂。）

佛，讓我來告訴你我們以後應該怎樣處理。

一過了聖誕節——（外廳鈴響。）啊，有鈴

響！（整理屋子。）必是來拜望的客。

真討厭！

郝 我不見客，不要忘了。

愛 （在門口。）太太有位女客要見你。

娜 請他進來。

愛 （向郝。）主人，那位醫生剛來。

郝 他到我書室裏去了嗎？

愛 是的。

（郝爾茂走到書室裏去了。愛蘭領林敦

夫人進來，把門關好，走了出去。林敦夫人穿著旅行的衣服。）

林 （躊躇疑難。）娜拉，你好嗎？

娜 （狐疑。）你好嗎？

林 我看你不認識我了。

娜 我不——哦，是了！不錯——（忽然高

興起來。）怎麼，姬婷，真是你嗎？

林 不錯，正是我！

娜 姬婷，你想，我竟不認識你了！但是也

不怪我——（聲音放低。）姬婷，你著實改

了樣子了！

林 不錯。這八九年裏頭——

娜 我們不會面真有這麼些時候了嗎？

不錯，是的。我和你說罷，這過去的八年真是快活日子。現在你又進城來了？這樣冷的天氣走這樣長的路程！真佩服你！

林 我趁今天早晨的輪船來的？

娜 不消說得，是來過聖誕節的。真有趣！

我們要快快活活過個聖誕節。把外面的東西脫下來罷。你凍得冷不冷？（幫他脫衣服。）好了，我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下來烤火了。你坐那把交椅，我坐這張搖椅。

（抓住林敦夫人的手。）我又看見這熟臉

了。祇有猛一見面的時候——姬婷，你不

過面色更清減一點——或者稍瘦一點。

林 娜拉，我老得多了。

娜 也許是老了一點——不很多——祇是

一點兒。（突然間定一定神，正色道。）咳，

我真粗心！我坐在這裏只顧閒談——

好姬婷，你不見怪嗎。

林 娜拉，爲了什麼？

娜 （低聲道。）可憐的姬婷！我忘了你

是一個孤身的人了。

林 不錯，我丈夫是三年前死的。

娜 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報上看見的。姬婷，

當時我真想寫信給你的，不料總不得閒工夫，就耽擱下來了。

林 娜拉，我都明白。

娜 姬婷，我真不應該。可憐的姬婷呀！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他也不曾給你

留下什麼嗎？

林 沒有什麼。

娜 有孩子嗎？

林 沒有。

娜 什麼都沒有嗎？

林 連一點可以傷心或可以紀念的東西都沒有。

娜 (不敢相信似的看著林敦夫人) 我的親姬婷，果真有那等事嗎？

林 (很傷心的笑着，一面用手理頭髮) 娜拉，有時候竟有這等事的。

娜 這樣孤單零仃的一個人！那種日子怎樣過呢？我卻有三個絕頂可愛的孩子。現在我不能領給你看，因為奶媽帶著他們出去了。現在你把你一樁一樁的事，情都講給我聽聽。

林 不，不。我要你講給我聽——

娜 你先說。今天我不只顧自己了。今天我只講你的事。不過有一件事情，我一定

要告訴你——你也許聽見我們交了一步好運？

林 不會。怎樣一會事？

娜 你想！我丈夫做了銀行的總理了。

林 你的丈夫！呀，真好運氣！

娜 可不是嗎？律師的位置是靠不住的，

並且來歷稍微有些不明的錢，滔佛是不肯拿的。這些地方我和他意見完全相同。

你想我們何等快活！明年正月初一他就要去受職辦事，以後就可以拿大薪俸，分紅利了。將來我們過日子可以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老實說，要怎樣就怎樣。|姬

婷，我想起來真快活，真高興！手頭有許多錢，不用爲什麼事操心，真是快活，是不是？

林 是的。日用必須的東西不缺少，至少是件快活事情！

娜 不但必須的東西，並且還有整堆的錢——整堆的！

林 (微笑) 娜拉，娜拉，你的老脾氣還不會改掉嗎？當初我們一塊兒念書的時候，你就是個頂會花錢的小孩子。

娜 (靜靜的笑著) 不錯，滔佛說我還是那個樣子。(舉起指頭指著) 但是娜拉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不懂事。我並不會

有過可以十分揮霍的機會。我們大家都不能不勤懇做事情。

林 你也要做嗎？

娜 是的，做些輕巧活計譬如編織，挑花，這一

類的東西，（神情散漫。）——和還有些別

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們結婚的時候，滔

佛就辭了政府的職務。他一點沒有升遷

的希望，但是用度卻加多了。我們結婚後

的第一年，他操勞得很過度。他不得不去

尋各種額外的事情做，一天到晚辛苦不休。

後來他受不住了，害起很重的病來。醫生

都說他定要往南方去才會好。

林 你們在意大利整整的住了一年，是不是？

娜 是的，我們住了一年。我和你說，真不是

容易弄的事情。那時候伊娃剛生下來。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去。呀，說起來那次旅

行真是奇妙，竟保全了滔佛的性命。姬娣，

但是錢卻也花得怕人！

林 我也這樣想。

娜 一千二百塊錢！四千八百個克郎！

不是很大的一注錢嗎？

林 幸而你們花得起！

娜 你要曉得，我們是從父親那裏弄來的。

林 哦，原來如此。他正是那時候去世的，是

不是？

娜 不錯，正在那時候，你想！我不能親

身去服侍他！那時候我正天天盼望著

伊娃生下地來，並且還得當心我那病的滔

佛·慈愛的父親呀！姬婷，從那時候以

後我竟不曾再見著他的面了。那是我嫁

後最難受的一件事情。

林 我知道你是素日極愛他的。後來你們

就到意大利去了嗎？

娜 是的。我們錢也有了，醫生教我們不要

耽誤時候。過了一個月我們就走的。

林 回來的時候你丈夫身體完全復元了嗎？

娜 完全復元了。

林 但是——那個醫生？

娜 你說什麼？

林 我記得進來的時候，你們的用人說醫生

來了——

娜 哦，那是南陔醫生。他不是為看病來的。

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沒有一天不來。從那

次以後滔佛一些小病也不會害過。那些

小孩子也都康健，我也很好。（跳起來拍

掌。）姬婷，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夠快活，真

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太不應該了！

我專在這裏說自己的事情。（坐在一張

靠近林敦夫人的矮凳上，把兩臂放在他膝上：不要生氣！你當真不愛你的丈夫嗎？

林 既然如此，當初你爲什麼要嫁他？

林 當時我母親還在世，躺在牀上不能動了，並且我還要照顧兩個兄弟，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拒絕他。

娜 也許是的。那時候他有錢嗎？

林 日子很過得去。不過他的事業卻靠不住。他死了就一敗塗地，一些東西也不會

留下。

娜 後來——？

林 後來我開了一爿店，立了一個小學堂，想

盡方法，支撐著過日子。過去的這三年工夫我總算歷盡艱苦了。娜拉，現在總算沒事了。我那可憐的母親也用不著我了，他已經安然長眠了。兩個小兄弟也已經做了事，自己可以顧自己了。

娜 你一定覺得你的生活十分自由了！

林 娜拉，並不見得。我但覺得說不出來的空空洞洞。活在世上並不爲了什麼人！（坐不定，站了起來。）所以我不能再在那種冷靜的地方住著了。在此地要找一件排遣時間——消磨心思——的事情必定容易些。我只盼望尋些固定的，像辦公室

裏一類的事情做

娜 姬婷，但是那些事真是苦工啊，你的身體
看著已經很累乏了。你最好是找個近水
的地方靜養一陣。

林 (走至窗前) 娜拉，我沒有父親供給我
那些錢。

娜 (站起來) 啊，不要和我生氣。

林 (走向娜拉) 我的親娜拉，你不必和我
生氣。處我這種地位最容易使人發牢騷。
像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並不為著誰來，卻
又不能不一天到晚的勞碌。並且因為要
活命，所以就變成自私自利，祇顧著自己了。

當時我聽見你們交了好運——你信我的

話不信？——我替自己高興比替你們高
興還利害。

娜 你這話怎樣講？ 哦，我明白了！ 你
盼望滔滔佛幫你一點忙。

林 不錯，正是這個意思。

娜 姬婷，滔滔佛一定會幫你的忙。你把這件
事交給我就是。我會用極妙的方法，委曲
婉轉的去做，使他不得不答應。我真是
極願意幫助你！

林 娜拉，你待我真好，這樣出力幫助我！況
且你又是個不曾經過多少艱難困苦的人，

更是格外難得。

娜 我嗎？我不會經過多少——？

林 (微笑) 唔——不過懂得一點輕巧女

工一類的東西。——娜拉，你還是個小孩子呢。

娜 (顛著頭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噯，不要這樣擺出老前輩的模樣來！

林 當真嗎？

娜 你和他們都一樣。你們都以為我這人不能做什麼正經事的——

林 唔，唔——

娜 你以為我在這煩惱的世界沒有煩惱

的事情。

林 我的好娜拉，方纔你不是已經把你的煩惱都告訴了嗎？

娜 哼——那些都算不得什麼！(低聲)

至於那些關係重大的事，我還不會對你提過一個字呢

林 關係重大的事？怎樣一回事？

娜 姬婷，我知道你看輕我，但是實在你不應該。你當初辛辛苦苦的養了你母親許多年數，你自己覺得很得意。

林 我實在不看輕什麼人。不過想起了我能夠使我母親在臨死前的那幾年享了一

點福，卻實在是我又得意又快活的事情。

娜 你想起了扶持你兩個兄弟的事情，你也覺得很得意。

林 難道我不應該嗎？

娜 應該自然是應該的。姬婷，現在我和你老實說了罷，我也有點得意而且快活的事情。

林 我很相信，但不知是怎樣一回事？

娜 住嘴！聲音不要這樣高。滔佛如果聽見了，那還了得！不能讓他聽見——

無論如何不能！姬婷，除了你，無論什麼人不能讓他曉得。

林 爲什麼，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娜 過來。（把林敦夫人拉到他身旁沙發上坐了。）姬婷，我也有些又得意又快活的事情。我曾經救了滔佛的性命。

林 救了他的性命？怎樣一回事？

娜 我們到意大利去的事情，我方纔已經和你說過了。不虧了那件事，滔佛的性命早就不保了。

林 那是我曉得的。你們旅行的費用是你父親供給的。

娜（含笑。）不錯，滔佛和旁人都以爲是這樣的。但是——

林 但是什麼？

娜 但是我父親一個大錢也不會給過我們。

籌劃那筆款子的並不是別人，就是我。

林 是你？ 那樣一注大款子統統都是？

娜 一千二百塊·四千八百個克郎·你聽

了覺得怎樣？

林 我的親娜拉，你用什麼法子弄的？ 是

買彩票贏的嗎？

娜 (作鄙夷貌) 買彩票贏的？ 哼！

那是什麼人都做得到！

林 那麼，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

娜 (臉上現著使人不可推測的笑容，嘴裏哼

著唱道) 哼，脫拉——拉——拉——拉！

林 你當然不會是借來的。

娜 爲什麼不會是借來的？

林 做妻子的不得他丈夫的同意怎樣可以向人家借錢。

娜 (顛頭) 啊！倘使那做妻子的有一點

見識，會處置一點事情——

林 娜拉，我實在不明白——

娜 你也不必明白·我始終不會說過那錢

是借來的·除了借，我還許有許多方法呢。

(靠在沙發裏) 我也許從醉心我的人那

裏弄來的·若是一個女子生得像我這樣

動人——

林 娜拉，你真是個無賴的孩子。

娜 姬婷，我曉得你現在一定是急於要聽裏

面的曲折——

林 娜拉，你聽我說，這件事你做得不太鹵莽

一點嗎？

娜 (重新坐直) 救丈夫性命能夠算是鹵

莽嗎？

林 我想你瞞著他做這件事情，究竟是鹵莽——

娜 但是他一曉得這件事情，命就難保了，你

懂得嗎？ 當時他連自己病到了什麼地

步還不知道呢。那些醫生都來偷偷的和

我說，他的病勢很危險，除了到南方去過一個冬天，簡直沒有別的法子可以保他的性命。你莫非以為我起初不會用過手段嗎？ 我假意裝做尋常少年妻子的態度，求他出去旅行一趟。他不答應，我一面哭，一面央求他，教他顧念著我，不要違拗我。並且我的話裏含著教他借錢的意思。姬婷，但是他聽了借錢的話，竟生起氣來，說我胡鬧，說他應該盡做丈夫的責任，不依從我那種任性的舉動。他雖那樣說，但是我自己心裏盤算，不能不救他的性命，所以我就想出別的方法來了。

林 難道你父親從來不曾和你丈夫說過那錢不是他的嗎？

娜 不會，從來不曾。父親正是那時候死的。

我本來想告訴我父親，囑咐他在別人面前一個字也不要提。不幸他病得那樣利害，也就無須了。

林 你也不會和你丈夫提過？

娜 噯喲！你怎樣說得出？他那樣厭惡借錢，我反去把這件事告訴他嗎？像

| 滔佛那樣，一個有自立精神的堂堂男子漢

如果曉得了了我的恩惠，豈不要使他活活慚愧死，難過死嗎？我們兩個人的感

情就從此完了，我們的美滿家庭也不會再像現在這種樣子了。

林 你打算永遠不告訴他嗎？

娜 (若有所思，帶著半笑道) 也許有日子

告訴他——等到許多——許多年以後，我

——不是這樣漂亮了。你千萬不要笑我

！我的意思是指將來滔佛不像現在這

樣愛我，不歡喜看我裝扮了跳舞唱戲的時

候。所以有點東西留在那裏，也許有點用

處。(忽然把話打住) 沒有的事情！

沒有的事情！那種日子永遠不會有的。

| 姬婷，你覺得我這件大事辦得怎樣？現

在我還是不能做什麼事的人嗎？你要曉得我很費了一些心血。準期付款這件事並不是好頑的。姬婷，你要曉得，商業場中有分期交款，和按季付利的種種名目，都不是容易對付的。所以我不就不各處去東拼一點西湊一點。我不願意使滔佛過日子吃苦，所以家用裏也就省不出什麼來。並且我也不願意讓這班小孩子衣服穿得太壞，凡是我替他們弄來的錢，我還都花在他們那班小寶貝的身上。

林 可憐的娜拉！既然如此，你祇好在你自己的私房裏賠出來了。

娜 自然是，何消說得。這件事都是我一個人在那裏籌畫。有時候滔佛給我錢，教我添置衣飾，我從來不肯把錢花過一半，總是揀頂簡單，頂便宜的東西買。幸而我無論穿戴什麼都還不醜，滔佛從來沒有起過疑心。姬婷，但是時常也覺得很苦，因為衣服穿得講究也是一樁很舒服的事情，你說是不是？

林 一點不錯。

娜 除去那個，我還有別的方法弄錢。去年冬天我運氣好，替人家鈔寫了許多東西。每天晚上我躲在房裏鈔寫，到夜深纔歇。

有時候，我疲乏得不得了。但是這樣做工賺錢，究竟還是快活事。我覺得我很像個男子似的。

林 那麼，你的債究竟還清了多少了？

娜 那很難說。那種事情很不容易弄得清楚。我祇知道我能搜括來的錢都還了債了。有時候我實在沒法想了！（含笑）我就坐在這裏，心裏懸想有個有錢的紳士很愛我——

林 什麼！那個紳士？

娜 並沒有那樣一個人！——我心裏瞎想他已經死了，折開他的遺囑來一看，裏面用

很大的字寫著：『把我臨死所有的一切財產立刻交付與那位可愛的郝爾茂夫人。』

林 娜拉——你指的是那一個紳士？

娜 你不明白嗎？並沒有那樣一個人，不

過是我沒法弄錢的時候，心裏虛造的一個幻象罷了。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

那討厭的老東西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關我的事。他的人和他的遺囑我都不放在心上，因為現在我的艱苦已經過去了。

娜 妳想起來何等快活！不用費心思，

些也不用費了！每日裏只消同小孩子玩玩鬧鬧，家中各種用具設備得精美合宜，

都合滔佛的意思！並且不久那大好的春光又要來了。那時候我們也許有個短期旅行。我也許再到海邊去頑一趟。想起人生快樂真是有趣！

（外廳鈴響）

林（站起來）外面有鈴聲。我還是走的好。

好。

娜不必，只管坐著。沒有人到此地來的。

一定是看滔佛的。

愛（在門口）夫人，外面有一位客要見主人。

娜那位客是誰？

柯（在門口）郝夫人，是我。

（林敦夫人吃了一驚，急忙避到窗口去）

娜（走近柯樂克一步，有些著急似的，低聲說道）原來是你嗎？什麼事？你要

見我丈夫說什麼話？

柯總算是——銀行的事情罷。我在那銀行裏有個小小的位置，我聽說你的丈夫做了我們的新行長了。

娜所以你想——

柯郝夫人，專為些討厭的事情，不為別的。

娜那麼請你到他書室裏去坐罷。

（柯樂克出去。娜拉很冷淡的鞠了一個

躬，一面把通外廳的門關好。回到火爐旁邊看著火。）

林 娜拉，那個人是誰？

娜 是一位柯樂克先生——是個律師。

林 那麼果真是他了。

娜 你認識他嗎？

林 我曾經認識他——不過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情。他在我們城裏做過律師。

娜 不錯。

林 他的樣子改變的許多了！

娜 我知道他的婚姻很是不幸。

林 他現在是不是單身了？

娜 卻有一夥小孩子。哦！火著起來了。

（娜拉把火門關好，把搖椅略推開些。）

林 人家說，他做的事情不十分靠得住。

娜 真的嗎？不見得罷。我卻不知道。

但是我們不必去談那些事情——討厭得很。

（南陔醫生從郝爾茂屋子裏出來。）

南 （仍在門口。） 我要走了，我在這裏打攪

你。我去找你夫人談談。（把門關好，看

見林敦夫人。） 哦，對不起。這裏我也妨

礙你們。

娜 不妨事，不妨事。（替他們介紹。）南陔

醫生——林敦夫人。

南 哦，不錯，我時常聽見林敦夫人的大名。

好像方纔上樓的時候在樓梯上我們遇見的。

林 不錯，我走得很慢。我最怕走樓梯。

南 哦——你身體不大康強嗎？

林 祇爲了操勞太過。

南 不爲別的吗？這樣看來你一定是進城來休養散悶的了？

林 我是進城來找事情做的。

南 那是補救辛苦太過的一個好方法嗎？

林 南陔醫生，活命要緊呀。

南 不錯，大家都說這句話。

娜 南陔醫生，你自己也想活命。

南 那是不錯的。我活在世上無論怎樣不幸，能多捱一天工夫我總想多捱一天。所有到我這裏來看病的人都有這個想頭。就是良心上有病的人也是這樣的。這時候郝爾茂正和一個害道德病不可救藥的人講話呢——

林 (低聲) 唉！

娜 你說的是誰？

南 是一個你不認識的，叫做柯樂克的人，這個人的品行已經壞到末一步了。然而他

竟也劈口就說他要活命，好像是件極重要的事情似的。

娜 當真嗎？ 他要和滔佛談些什麼？

南 我不知道，我不過好像聽見是爲銀行的事。

娜 我不知道柯樂克——這位柯樂克先生和那銀行有關係呢？

南 有關係。他在那邊有個位置。（向林

敦夫人。）我不知道你們那裏地方上有

沒有一種人，專門四面出去搜尋人家品行上的毛病，一旦找到了一種病，他們就把那害病的人弄到一個在他們監守之下的好

地方去。至於沒有毛病的人，他們卻決不來理會你。

林 我想還是讓有病的人進來養病的好。

南（聳聳肩膀。）不錯，大家都是這樣想！恐怕就爲了這上頭，社會纔變成一所大病

院了。

（娜拉本在那裏想心事，到這時候，忽然幾乎忍不住大笑，一面拍著手兒。）

南 你爲什麼笑？ 你懂得社會是個什麼

東西嗎？

娜 誰耐煩管你們那討人嫌的社會是什麼東西？ 我方纔爲一點別的事情——一

點頂有趣的事情笑。南陔醫生，是不是現在所有那銀行裏的職員都要屬滔佛管了？

南 那就是你覺得頂有趣的事情嗎？

娜 (一面含笑，一面啞啞) 不要管他，不要

管他！(在屋子踱來踱去) 想起來真

有趣，我們——滔佛可以管理這樣許多人。

(從衣袋裏拿出糖食袋來) 南陔醫生，你

吃塊馬克倫糖嗎？

南 噯——馬克倫糖！我記得你家裏不

是不准吃這種糖嗎？

娜 是的，不過這是姬婷給我的。

林 什麼！我怎樣？

娜 啊，你不要害怕。你怎樣會曉得滔佛不

准我吃這種糖呢。他怕我糟蹋了牙齒。

噯，不去管他，祇吃這一次！——南陔醫生，

這塊給你！(送一塊到他嘴裏) 姬婷，

你也吃一塊。你們吃，我也吃一塊——祇

吃一塊很小的，或者至多也不過兩塊。

(再踱來踱去) 我真快活！世界上我

只想一件事情。

南 是件什麼事？

娜 有一點要當著滔佛的面說的事情。

南 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說呢？

娜 因為那事很難聽所以我不敢說。

林 難聽？

南 果真如此，你還是不說的好。但是在我們面前你不妨——你想當著郝爾茂的面說的是什麼？

娜 我恨不得說『這些事情實在該死！』

南 你瘋了嗎？

林 哎喲，娜拉——

南 說罷——他來了！

娜 (把糖藏好) 不要做聲。

(郝爾茂從自己屋子裏出來，手裏拿著帽子，外套搭在臂上。)

娜 (迎上前去) 滔佛，你把他打發走了嗎？

郝 他剛走。

娜 讓我來替你介紹——這是姬婷，進城來——

郝 姬婷？對不起得很，我不認識——

娜 滔佛，就是林敦夫人——林敦姬婷。

郝 (向林敦夫人) 噯！想來是我妻子的一位舊同學？

林 正是，我們從小就認識的。

娜 你想想！他走了這許多路專誠來找你。

郝 來找我嗎？

林 也不是專——

娜 姬婷是在辦公室裏做事的熟手，他很盼

望能在一個商界有名人物的手下做事可

以再多學些本事——

郝 (向林敦夫人) 佩服之至！

娜 他聽見你做了行長——從電報上看見

的——馬上就趕著來了——滔佛，看我面上，你總要替姬婷想法子，你答應不答應？

郝 那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林敦夫人此刻

是單身人？

林 是的。

郝 你有些商業上的經驗嗎？

林 很有些了。

郝 既然如此，我要給你找一個位置，恐怕不

甚困難。

娜 (拍掌) 你看！你看！

郝 林敦夫人，你來得正巧。

林 啊，教我怎樣謝你——

郝 (含笑) 不消的。(披外套) 現在我要失陪——

南 等一等，我和你同走。

(到外廳去把皮外套拿了進來，就火烤著)

娜 滔佛，不要太長久了。

郝 只消一點鐘，不會再多的。

娜 姬婷，你也要走嗎？

林 (穿他的東西) 是的，我要去找住的地

方了。

郝 那麼，我們都可以同走了？

娜 (幫林敦夫人著衣服) 可惜我們沒有

空房間，不過也不能——

林 我不敢驚吵你們。娜拉，謝謝你，我們再

會罷。

娜 暫時再會罷。今天晚上你當然再要來

的。南陔醫生，你也要來的。什麼！你身

體不大舒服嗎？到時候一定會好的。

祇消衣服穿得暖和一點就是。(他們談

著走出去，到了外廳。外面樓梯上有一羣

小孩子說話的聲音) 他們來了！他

們來了！(娜拉跑出去，把外面的門開了。

奶媽阿納領著小孩子們進了外廳) 進

來！進來！(彎下腰去和小孩們親嘴)

啊，我的小寶貝！ 姬婷，你看見沒有？

可愛不可愛？

南 我們不要站在風口裏說話。

郝 林敦夫人，走罷。這種冷氣只有做母親

的受得住。

(南陔醫生，郝爾茂，林敦夫人一同下樓去

了。阿納帶著小孩子們進屋子，娜拉也隨

了進來，把門關好)

娜 你們的模樣多少活潑鮮明！好紅的

小臉兒！真像蘋果和玫瑰花一樣。（娜拉說底下那些話的時候，那些小孩子們也和他說過不休。）你們樂嗎？真好！真不錯！你讓愛妹和卜寶坐過一次你的雪車嗎！——你想，兩個人在一塊兒坐！伊娃，你幾乎像個大人了。阿納，讓我抱他一抱。我的小寶貝！（從奶媽手裏把那頂小的孩子抱過來，引他跳著頑。）是了，是了！媽媽也要和卜寶跳的。什麼！你們頑雪球了嗎？啊，可惜我不在那裏看他們頑。阿納，讓他去罷，我會替他們脫下來的。讓我來罷，和他們頑真有趣。

· 你凍得很利害，趕快到自己屋裏去歇歇罷。火爐上有熱咖啡。（奶媽走進左邊的屋子，娜拉替孩子們把東西脫下來，隨手丟在旁邊，那些小孩子聚在一處講話。）真的嗎！一只大狗追你們？不會咬著你們嗎？不會咬的，狗不咬小乖寶貝的。伊娃，不要偷看那些包裹的東西。你曉得是些什麼？你想曉得嗎？留神——要咬人的！什麼？我們想個頑意罷？我們頑個什麼呢？捉迷藏好不好？好，我們就捉迷藏罷。卜寶先去藏。我先去嗎？也好，讓我先藏。

(他和小孩子們在這間同右邊連著的那間屋子裏頑起來，又是笑，又是嚷。有一次娜拉藏在桌子底下，小孩子跑進屋來找他，但是找不著，忽然聽見他忍著的笑聲，一齊跑到桌子前面，揭起桌布，把他尋著，於是一陣大喊起來。娜拉從桌子底下爬出來，裝做要嚇他們的樣子，大家又是一陣笑喊。正在這過當口，有人敲那通外廳的門。屋子裏沒有人聽見。門自己開了一半，站著個柯樂克。他等了一等。他們又頑起來了。)

柯 郝夫人，對不起得很，——

娜 (嗒的叫了一聲，急忙轉身跳起來。) 嘎

！ 你來做什麼？

柯 請你不要見怪，那外面的門一半開著——

一定有人忘記把他關好——

娜 (站直) 柯先生，我丈夫不在家。

柯 我知道。

娜 那麼你還來做什麼？

柯 我來和你說一兩句話。

娜 和我說？ (低聲對著孩子們道。) 到

阿納那裏去罷。什麼？ 那個生人不會

吃掉媽媽的。等他去了，我們再頑。(他

把孩子們帶到左屋裏去，隨手把門關上。

心裏躊躇不安。你要和我說話嗎？

柯 不錯。

娜 今天？不過今天還不到一號——

柯 今天是二十四號。這個聖誕節你能不能過快活日子，這個權都操在你自己手裏。

娜 你要什麼？今天我不會準備——

柯 現在不要去管那個。我爲另外一件事情來的。你有工夫嗎？

娜 有工夫，不妨事，雖然——

柯 好。方纔我在對門酒店裏坐著的時候，我看見你丈夫在街上過去——

娜 怎麼樣呢？

柯 同著一位女太太。

娜 又怎樣呢？

柯 那女客是一位林敦夫人嗎？

娜 是的。

柯 他纔進城來嗎？

娜 不錯，今天纔來的。

柯 想來他是你的一個好朋友？

娜 一些不錯。但是我不明白——

柯 從前我也認識他的。

娜 我知道你從前認識他的。

柯 哦！你都知道。我也想到的。是不
是林敦夫人要在銀行裏有個位置。

娜 柯先生，你怎麼敢這樣盤問我——你不

過是我丈夫手下的一個屬員罷了？ 既

然你要打聽，我就都告訴你罷。一些也不

假，林敦夫人就要進銀行辦事了。柯先生，

舉薦他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現在你都明

白了。

柯 這樣看來，竟被我猜著了。

娜 (踱來踱去) 你看，一個人至少也有一

點權力，並不至於因為是個女子——柯

先生，在別人手下做事情應當格外小心不

要得罪那些——唔——

柯——那些有權力的人？

娜 一些也不錯。

柯 (換了口氣) 郝夫人，你肯用你的力量

幫我一點忙嗎？

娜 什麼？ 這話怎樣講？

柯 你肯想法子替我保全那銀行裏的位置

嗎？

娜 這話我不明白。誰想奪你的位置？

柯 你不要裝糊塗了。我很懂得你的朋友

決不好意思和我會面，并且我也知道我的

位置要騰出來給誰。

娜 但是你放心——

柯 現在祇有一句話：趁著現在還來得及，請

你用你的力量取消這件事情。

娜 柯先生，但是我並沒有力量——一點力量都沒有。

柯 沒有？我記得方纔你說——

娜 不是那個意思。我嗎！你怎麼會以為我對於我丈夫有那麼大的力量？

柯 從前我們同學的時候，我就知道你丈夫的脾氣。我想也同別的做丈夫的差不多。

娜 如果你要侮慢我丈夫，我就要請你出去。

柯 夫人，你的膽子真不小。

娜 我現在不怕你了。一過正月初一，我就脫盡關係了。

柯 (捺著自己) 郝夫人，聽我說。到了不

得已的時候，我就要拚著性命去爭我那銀行的位置。

娜 看著像是的。

柯 並不專為薪水，那是我頂不放在心上的。一層。為點別的事情——唔，我不如老實

講了罷。想起來，和旁人一樣，你也必定聽見過，好幾年前我——鬧了一點亂子。

娜 我記得聽見過那樣一會事似的。

柯 那件事雖然不會鬧到法庭上去，但是從此以後我前進的路條條都斷了。所以後來我就做了那件你所知道的事情。我不

能不想點事情做，究竟我還算不得一個頂

壞的人。但是現在我要洗手不幹事了。

我的兒子都已漸漸的長大成人，爲了他們，

我必須極力的恢復我的名譽才是。這銀

行裏的位置正是我爬上去的第一步，不想

你丈夫要把我從梯子上踢下來再跌到泥

溝裏去。

娜 柯先生，老實和我說，我絲毫沒有力量幫

你的忙。

柯 那是因爲你不肯。但是我可以逼著你

做。

娜 你不至於告訴我丈夫說我欠你錢的事

罷？

柯 如果我竟告訴了呢？

娜 那你就丟人了。（聲音裏含著眼淚）

這件又使我高興，又使我最得意的瞞人的事

不應該這樣很丟人的讓他知道——并且

洩漏的人又是你。那時候豈不要累我受

種種的沒趣嗎——

柯 單是沒趣就算了嗎？

娜（氣憤道）你只管去宣佈罷。到後來

頂吃虧的還是你自己，因爲我丈夫就此可

以看出你是何等樣一個壞人，那時候你的

位置一定保不住。

柯 我方纔問你是不是只怕家庭裏的沒趣？

娜 如果我丈夫知道了，他一定立刻就會把你的錢還清，以後我們和你就各不相涉了。

柯 （走近一步）郝夫人，聽我說，不是你記性壞，就是你不大懂得商業場中的情形。我必須要把裏頭的底細來對你講個明白。

娜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柯 你丈夫病的時候，你來和我商量要借一千二百塊錢。

娜 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想法子。

柯 當時我答應你想法子去弄——

娜 後來你果然弄來了。

柯 我答應借錢給你帶著幾個條件。當時

你爲了丈夫的病，心慌意亂，急於想把錢弄到手好出去養病，所以也許不會十分注意到那些小節細目上頭。讓我來提醒你。當時我答應借錢給你的時候，要在我寫的一張借據上簽一個字。

娜 不錯，我簽的字。

柯 一些不錯。後來我又在那上頭加了幾句話，拿你父親做擔保品。應該你父親簽字。

娜 應該——？他確簽的字！

柯 我把借據的日期空著，預備你父親親筆填寫他簽字的日子。這些事你還記得嗎？

娜 記得的——

柯 後來我就把那張借據交給你，教你從郵政局裏寄給你父親。這些情形對不對？

娜 對的。

柯 不消說得，你一定是立刻就寄去的，因為不到五六天你就把那張紙交回我了，上面有你父親簽的字，我也就把錢交付給你。

娜 難道我不會準期按次還款嗎？

柯 準得很。但是我們還是回到本文要緊。

郝夫人，你當時不是正爲一件事著急嗎？

娜 一些不錯！

柯 是不是因爲你父親病重？

娜 他躺在牀上快要死了。

柯 不久果然就死了？

娜 是的。

柯 郝夫人，你還記得他死的日子是那一天嗎？

娜 他是那年九月二十九號死的。

柯 一些也不錯。我也調查過的。但是這

裏發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掏出一

張紙來）——教我實在難明白。

娜 什麼古怪的事情？我不知道——

柯 夫人，那古怪的事情就是你父親死了三

天纔在這張紙上簽的字。

娜 什麼！ 我不明白——

柯 你父親是九月二十九號死的。但是你

瞧這裏，他簽字的日期卻是十月二號！

郝夫人，你說古怪不古怪？（娜拉不做聲。）

你說得出這裏面的道理嗎？（娜拉依舊

不做聲。）並且還有一處使人注意的地方，

那年分和『十月二號』幾個字的筆跡並不

是你父親的親筆，那代寫的人我卻知道。

但是這些地方有法子可以解釋。也許你

父親簽了字忘記填日期，別人在不會得他

死信以前胡亂替他填了一個。這並不算不

得一回事。關係都在那簽的字上頭呢。

郝夫人，簽的字不消說得是真的？ 真是

你父親親筆簽的？

娜 （隔了半晌，仰起頭來，很很的看著柯樂

克。）不是的。『我』替父親簽的字。

柯 啊——夫人，你可曉得承認那句話是很

危險的？

娜 怎見得？

柯 你容我再問你一句話嗎？ 爲什麼當

時你不把那張借據寄給你父親？

娜 那是斷乎使不得的事情。父親病得正

重，如果我要教他簽字，我就不能不告訴他

要錢做什麼用。但是他病得那樣利害，我

斷不能把我丈夫性命危險萬分的信息去告訴他。那是斷乎做不得的事情。

柯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取消那旅行的計劃？

娜 我辦不到，我丈夫的性命靠在那旅行上，我不能取消。

柯 你自己不知道你是欺騙我嗎？

娜 這一層我並不介意。我一些也不曾顧到你。你曉得我丈夫病得很重，你依然千方百計的刁難我，我實在把你恨極了。

柯 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似的。我老實和你說罷，我犯的那樁使我聲

名掃地不容於社會的事，和你所做的恰是一樣，一些也不多，一些也不少。

娜 你！難道你也冒險救過你妻子的命嗎？

柯 法律不管人的居心怎樣。

娜 如此說來，這種一定是笨法律。

柯 笨也罷，不笨也罷，如果我把這張東西拿到法庭上去，你就要照著法律處罪。

娜 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法律上總該有

些條文許可這些事情。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嗎？柯先生，如此看來，你一定是一個無用的律師。

柯 也許是罷。但是像我們這種事情我卻懂得。你相信不相信？很好，你只管隨意做去。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我如果再開到身敗名裂，你也要陪著我。

(一鞠躬，出去。)

娜 (站著出了一會神，把頭一顛) 啊，胡鬧！他想恐嚇我。我又何至於那樣傻。

(動手疊小孩子們的衣服。停住。)

但是——？不妨事！我是爲了愛情纔做

的！

孩子們 (在左邊門口) 媽媽，那個生人已經走了。

娜 我知道，我知道。不要對旁人提起這個生人。聽見了沒有？連爸爸面前都不要提！

孩子們 聽見了，媽媽。現在你還同我們頑嗎？

娜 不，不，現在不頑了。

孩子們 啊，媽媽，來罷，方纔你不是答應我們的嗎？

娜 不錯，不過現在不行。快都到奶媽那裏

去，我有許多事要做呢。快去，快去，好好的，我的寶貝！（輕輕的把他們都推進裏間屋子裏去，把門關了。轉身坐在沙發上，挑了幾針花，就停手不動。）不行！（丟下針線，站起來走到廳門口，喊道。）愛蘭，把聖誕樹搬進來！（走到左桌邊，開了抽屜，又復停住。）決不會有的事情！

愛（拿著聖誕樹。）夫人，放在那裏？

娜 那裏，屋子中間。

愛 還搬別的什麼東西不搬？

娜 辛苦你，東西都全了，不要別的了。

（愛蘭放下樹，走出去。）

娜（忙著裝飾那棵樹。）這裏要插支蠟燭，

那邊要裝些花。那個可怕的人兒！胡

說，胡說！沒有什麼可怕。這棵聖誕樹必

須要把他裝點得極好看。湊佛，我一定想

盡方法使你快活，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郝爾茂從廳門裏走了進來，拿著一束文

件。）

娜 哦！已經回來了嗎？

郝 是的。有人到這裏來過沒有？

娜 這裏？沒有。

郝 怪事。我明明看見柯樂克從此地出去

的。

娜 當真嗎？ 哦，不錯，想起來了，他來過一

會兒的。

娜 娜拉，我從你的神氣上看得出他來求你

替他說句好話的。

娜 是的。

娜 是他教你假裝是你自己的意思，並且不

要把他到這裏來的事情告訴我嗎？

娜 滔佛，是的，但是——

娜 娜拉，娜拉！ 你居然做出這種事來！

和那樣一個人去談話，還允許他事情！

并且說謊話騙我！

娜 謊話嗎！

娜 你不是說沒有人到此地來過嗎？（舉

起手指恐嚇他。）我的小鳥兒以後再不許

如此！ 唱歌的鳥應該唱得又真又清楚，

不要瞎唱。（抱著他妻子。）你說是不是？

我知道是的。（放開他。）現在我們不再提

這件事情了。（在火爐前坐下。）在這裏坐

著真是又清靜，又舒服！（看他的文件。）

娜 （忙著收拾那棵樹，靜了一會，喊道。）滔

佛！

娜 做什麼。

娜 我很盼著後天施登保家裏的古裝跳舞

會呢。

郝 我卻很急的盼著看你有什麼驚人的東西呢。

娜 哦，提起來把人煩死！

郝 爲什麼？

娜 我想不出什麼好東西來。無論什麼都覺得沒有意思。

郝 小娜拉居然明白這一層了嗎？

娜 (站在郝的椅子後頭，兩臂擱在椅背上) 滔滔，你很忙嗎？

郝 唔——

娜 那些是什麼？

郝 銀行裏的公事。

娜 已經來了嗎？

郝 我得了前總理的許可，辦事員和組織方面都要有些變動。這些事情年前我就可以做。我預備一到明年樣樣事情都能辦理妥帖。

娜 那就無怪那可憐的柯樂克——

郝 哼。

娜 (依舊靠在椅背上，慢慢的摩弄他丈夫的頭髮) 滔滔，如果你不是這樣忙，我還要和你討一個大大的人情呢。

郝 什麼人情，快說出來。

娜 沒有人比得上你的審美能力，我極願在

跳舞會裏打扮得好看些。| 滔佛，你能替我作主教我扮個什麼樣兒的角色，穿種什麼樣兒的裝束嗎？

| 郝 啊哈！我那任性的孩子居然會沒有主意求起人幫忙來了。

| 娜 滔佛，是的，替我想想法子。你不幫忙，我就沒法了。

| 郝 是了，是了，讓我細細的想一想，不久就會想出來的。

| 娜 謝謝你！（再走到樹旁去，一頓）那紅花多少好看。——告訴我，這個柯樂克鬧的真是一件很糟的事情嗎？

| 郝 假造文書，一句話都在裏頭了。你懂得這幾個字的意思嗎？

| 娜 他也許是實在不得已纔做的罷？

| 郝 不錯，或者也許是像別人似的完全出於鹵莽。我決不爲了一件事情就完全把一個人說壞。

| 娜 滔佛，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 郝 如果有罪的人肯認罪受罰，他就可以重新向上。

| 娜 罰——？

| 郝 但是柯樂克卻不會做到這一層。他用種種詭計來規避法律，所以這個人的品

行就不可救藥了。

娜 你以爲——？

郝 你想，一個人良心有了這種事情，那能不一天到晚的說謊騙人。那等人就是對著他最親近的人——他的妻子，兒女——也祇好戴著一付假面具。娜拉，這些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們兒女所受的影響。

娜 爲什麼呢？

郝 因爲在這種欺詐的空氣裏，家庭生活處處都沾染了毒氣。小孩子們的呼吸裏都含著惡的種子。

娜 （在後面更走近一點。）當真如此嗎？

郝 我的寶貝，我做了幾年律師，這類事情看得夠了。差不多年輕人犯罪的案子都可以推原到欺詐的母親身上去。

娜 爲什麼一定是做母親的呢？

郝 自然做父親的影響也是一樣，不過尋常大概是從做母親的一方面來的。凡是做律師的都知道。這個柯樂克這幾年來一味的騙人行詐正是害他自己的小孩子，所以說他不可救藥了。（伸出兩手給他妻子。）所以我的好娜拉一定要答應我不替他辯護。讓我們握手爲約。怎麼？把你兩手遞給我。這纔是呢。這就算訂了

一個條約。我告訴你罷，要我和他同事實在辦不到。和這種人接近使我身體上感受著一種不舒服。

(娜拉把手抽出，走到聖誕樹的那一邊去。)

娜 這裏好熱。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呢。

郝 (站起來，收拾他的文件。) 很好，我也想在飯前把有幾種東西看一遍。並且我還要替你想衣服。或者我還可以想出些用

金紙包著掛在聖誕樹上的東西。(把手放在他妻子的頭上。) 我的寶貝小鳥！

(走進自己屋子去，把門關好。)

娜 (停了一停，低聲說。) 沒有的事！不

會有的事。一定不會有的事！

阿 (在左邊門口。) 那些小孩子們都怪可憐的鬧著要到媽媽這裏來呢。

娜 不行，不行，不要讓他們到我這裏來！

阿納，把他們留在你那裏。

阿 夫人，是了。

(關門。)

娜 (嚇得面如土色。) 教壞我的孩子！

貽害我的家庭！(略頓，把頭一仰。) 靠不住的！ 決不會有的事情！

第二幕

(佈景) 依然是第一幕裏的那間屋子。

牆角裏鋼琴旁邊，立著一株聖誕樹，上邊的東西都已摘盡，蠟燭也都點完了。

娜拉出門用的東西堆在沙發上。娜

拉獨自在屋子裏很心煩的走來走去。

忽然在沙發前站住，拿起外套來。

娜（丟下外套）有人在那裏來了！（走

到廳門口去細聽）沒有人，今天是聖誕節，

本不會有人來的，明天也是如此。但是也

許——（開門往外看）——信箱裏沒有

東西，很空的。（向前走）胡說亂道！

他當然不會真做出什麼事來的。這種事

情不會發生的。決沒有的事！我有三

個孩子呢。

（阿納拿著一只大紙箱從左邊進來。）

阿 我到底把這奇裝的箱子找著了。

娜 謝謝你，把他放在桌子上。

阿（把箱子放在桌上。）恐怕裏頭弄得很

亂了。

娜 我恨不得把他撕個粉碎！

阿 使不得。很容易整理的，只消有些耐性。

娜 我要去請林敦夫人來幫我的忙。

阿 還要出去嗎？像這樣的天氣！夫

人，你要受凍害病了。

娜 再壞的事還許有呢。那些孩子們在那

裏做什麼？

阿 那些小寶貝都在那裏弄聖誕節的頑意

兒，不過——

娜 他們時常找我嗎？

阿 你想他們一向是同他們的媽媽在一處

慣了的。

娜 不錯，但是，阿納，以後我和他們在一處的時候不能這樣多了。

阿 好在小孩子們什麼事情都會慣的。

娜 真的嗎？你相信如果他們的母親走得遠遠的，他們也會忘記嗎？

阿 哎喲，什麼話！走得遠遠的？

娜 阿納，我時常想起來不明白，你怎樣捨得

把自己的孩子給不相干的生人？

阿 我要來奶我的小娜拉姑娘，就不能不如此。

娜 但是你怎樣能下那種決心呢？

阿 我有到這裏來的那種好機會還不能下

決心嗎？一個苦婦人凡事祇好遷就些，那個壞良心的東西一些也不管我。

娜 你的女兒一定把你忘了。

阿 啊，夫人，他不曾忘記。他進教和出嫁的時候都有信寫給我的。

娜 (抱住阿納) 我的親阿納——我小的

時候，你待我像我母親一樣。

阿 我的可憐的娜拉除了我沒有母親了。

娜 如果我的小孩子沒有別人照顧他們，我

知道你一定——胡說，胡說！（開箱子）

去看孩子罷。現在我要——明天你看我

打扮得多好看罷。

阿 我知道跳舞會裏頭一定沒有趕得上我

的娜拉姑娘這樣好看。

（進左邊的屋子裏去了。）

娜（從箱子裏把衣服拿出來，接著又把他丟

下）但願我有膽子出去，中間沒有人來，並

且沒有事情發生！胡說，沒有人在那裏

來。祇消不去想他。好一個袖籠！好

手套，好手套！忘了他，忘了他！一二，

三四五六——（叫喊道）哦，他們來了。

（走到門口，狐疑不定的站住。林敦夫人

從外廳走進屋來，東西都脫在廳上。）

娜 哦，姬婷，原來是你。沒有別人嗎？你

來得正巧。

林 我聽說你到我那裏去過了。

娜 不錯，我路過那裏。我有些事一定要你

幫忙。我們坐在沙發上談。明天晚上樓

上施登保領事家裏有個奇裝跳舞會，滔佛

要我打扮一個意大利的漁女去做那我在

意大利學的『太蘭梯拉』式的跳舞。

林 哦——很好的一套。

娜 是的，是滔佛的意思。你瞧，這就是那套衣服，滔佛在意大利替我做的。現在已經扯得不成樣子了，不知道——

林 我們就可以把他弄好的。不過上面的零碎東西有些地方脫了線罷了。你有針線沒有？哦，此地有。

娜 費心得很！

林（縫紉）娜拉，明天你就要打扮這裝束嗎？我要告訴你——明天我要來看你這漂亮樣子。我還忘記謝你昨天晚上的

快樂呢。

娜（站起來，走過去）哦，昨天，昨天並不像尋常似的快樂。——姬婷，你應該早來幾天。

——滔佛自有使家庭快樂美滿的方法。

林 我覺得你也有，不然你就不是你父親的女兒了。——南陔醫生無論什麼時候都像昨天晚上那樣不高興嗎？

娜 不是的，昨天晚上格外看得出。你要知道，他真是可憐，害了一種很可怕的病，叫作脊骨癆。人家說他父親是個無所不為的荒唐鬼，所以他的兒子從小就有病。

林（把手裏縫的東西丟在手上）我的好

娜拉，但是你怎樣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娜 (走來走去) 一個人有了三個孩子，有

時候就有一等懂些醫道的女人來談種種的事情。

林 (做針線，略頓) 南醫生天天到這裏來嗎？

娜 他一生天天如此。他從小孩子的時候就是滔佛頂親密的朋友，並且和我也很要好；南醫生很可以算是我們的自己人了。

林 這人靠得住嗎？我的意思要問他

喜歡趨奉人嗎？

娜 不，恰是相反。你爲什麼問出這句話來？

林 昨天你替我們介紹的時候，他說他時常聽見我的名字，但是我後來一留心，覺得你的丈夫一些也不認識我。南醫生怎麼會

——？

娜 姬婷，他並不會說錯。你想，滔佛把我愛得形容不出，要我把一個人都給他。我們初結婚的時候，甚至於我一提起從前的老朋友，他就要妬忌，所以我自然不提了。但是南醫生卻歡喜聽我說從前的事情，所以我時常對他講。

林 娜拉，你聽我說。許多地方你還是個小孩子。我年紀比你大，閱歷也比你多些。

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你和南醫生這些事情應該完全撇開才是。

娜 撇開什麼？

林 撇開這一整樁事。昨天你說有一個愛

慕你的財主答應替你弄錢——

娜 不錯，不幸沒有真的這樣一個人。底下

怎樣？

林 南醫生有錢沒有？

娜 他有錢。

林 沒有人靠他過日子嗎？

娜 沒有。但是——

林 他天天到這裏來？

娜 不錯，我方纔告訴過你了。

林 他做事怎麼這樣不檢點？

娜 你說的話我一些也不懂。

林 娜拉，不要裝糊塗。你以為我猜不出那

借給你一千二百塊錢的人嗎？

娜 你瘋了罷？怎樣會說出這些話來？

一個天天來的朋友！那個情形豈不叫

人難堪嗎！

林 如此說來，當真不是他？

娜 當真不是。我從來不曾想到——況且

那時候他也沒有錢，他後來纔得的產業。

林 娜拉，我想那正是你的運氣。

娜 不見得，我從來不曾想問南醫生——但

是我卻拿得穩，如果我——

林 自然你不會的。

娜 自然不會。況且也不是必須。但是我

卻拿得穩，如果我和南醫生開口——

林 瞞著你丈夫？

娜 我必須把另外一件事也弄清楚，那也是

瞞著他的。我一定要把他弄清楚。

林 是的，我昨天也和你說過，但是——

娜 (走來走去) 男子辦這些事情比女子

能幹得多。

林 是的，自己的丈夫。

拿回來的。

娜 胡鬧。(立定) 錢都還清了，借據就可以

林 何消說得。

娜 并且可以把那張醜惡害人的東西撕成

粉碎，丟在火裏燒了！

林 (兩眼注視娜拉，放下針線，慢慢的站起

來) 娜拉，你有事瞞著我呢。

娜 你從我臉上看得出嗎？

林 從昨天上午起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娜

拉，告訴我什麼事？

娜 (走向林敦夫人) 姬婷——！(細聽)

不要做聲！溜佛回家來了。你暫時到

奶媽屋子裏去坐一坐，好不好？

酒佛最

恨看見人家做衣服，教阿納幫著你就是。

林（理了些東西）可以，但是你不把那件

事完全告訴我，我是不去的。

（郝爾茂從外廳進來的時候，林敦夫人從

左邊走出去。）

娜（跑過去迎他丈夫）酒佛，我盼你回來

了半天了！

郝 剛纔那是裁縫嗎？

娜 不是，是姬婷。他幫我整理跳舞衣服呢。

你等著看我的漂亮打扮罷。

郝 我想的主意妙不妙？

娜 妙極了！但是我依你做『太蘭梯拉』

式的跳舞，不也好嗎？

郝（託著他妻子的頸子）你好！依你

自己的丈夫也算得好嗎？小癡妮子，我

知道你是說著頑的。但是我不來攪你，我

知道你要試穿新衣服呢。

娜 你要去做事，是不是？

郝 是的。（給他看一疊紙）你瞧。我纔從

銀行裏來——

（向他自己屋子方面走去。）

娜 酒佛。

郝（停住）什麼事？

娜 如果你的小松鼠求你一點事情——

郝 唔？

娜 你肯答應不肯？

郝 我必定先要知道是什麼事。

娜 如果你肯答應，那小松鼠兒就要跳來跳

去頑起各種把戲來了。

郝 你只管說罷。

娜 你的小鳥兒要一天到晚的叫個不休——

郝 嘎，那算不了什麼，他常常如此的。

娜 滔佛，我變一個仙女在月亮地裏替你跳

舞。

郝 娜拉，你不是指你今天早晨心裏想說的

事情罷？

娜 (走近些) 滔佛，正是的，我求你答應！

郝 你真有膽量再提那件事嗎？

娜 是的，是的，爲了我的原故，你一定要讓柯

樂克保住他在銀行裏的位置。

郝 我的娜拉，我預備給林敦夫人的就是他

的位置。

娜 不錯，應該謝謝你。但是你可以留著柯

樂克，開除一個別的職員。

郝 這真是任性到極點了！因爲你隨隨

便便的答應了他替他說話，我就去——！

娜 滔佛，並不爲那個。都是爲你自己。這

個人是幾家最好造謠言的報館的通信員，那是你自己說的。他能和你作對個不休。

我怕得很利害——

郝 哦，我明白了，你想起從前的事情所以怕起來了。

娜 這話怎講？

郝 你一定想起了你的父親。

娜 不消說得是的。你想想當時那班人造我父親的謠言。如果不虧是你去調查那件事情幫我父親的忙，他們一定把他攻掉了。

郝 我的娜拉，你父親和我兩個人，真是大大

的不相同。你父親並不是完全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我卻沒有，並且希望永遠沒有。

娜 啊，沒有人防得盡那班小人的詭計。滔佛我們現在可以快快活活，安安靜靜的同一班小孩子在這甜美舒適的家裏過日子了。所以我求你——

郝 正因為你替他辯護，所以我不能再利用他銀行裏已經傳遍了我要辭退柯樂克的消息。如果現在傳到外邊去，說這個新總理被他妻子在指頭上弄來弄去——

娜 底下怎樣？

郝 啊，沒有什麼，祇要任性的女子可以任性就是了——我把我自己做成一個同事們說笑話的資料，讓大家說我不能拒絕各種外來的力量？你不信看著，我不久就要受影響。另外還有一個使我不能和柯樂克同事的原因？

娜 什麼原因？

郝 他品行上的缺點。在不得已的時候我也許可以不計較——

娜 滔佛，當真嗎？

郝 并且我聽見他辦事很好。但是他是我的大學的同學，我們兩個人當初有一種後來

常要使人後悔的交情。我索性都說了罷——他直喊我的名字，別人在旁邊他也不管。他喜歡裝出和我極熟的樣子，滔佛長，滔佛短的叫個不休！我真是難過得了不得。照這樣子，我在銀行裏一定站不住腳。

娜 滔佛，你不是說頑話罷？

郝 不是，爲什麼要說頑話？

娜 這都是些沒有價值的理由。

郝 什麼！沒有價值！你把我當作沒有價值嗎！

娜 滔佛，決不是的。正因爲如此我纔——

郝 不妨事；你說我的舉動沒有價值，我這人

一定也沒有價值了。沒有價值！好！

——我們索性把這件事一筆勾消。（走到
通外廳的門口，喊道）愛蘭！

娜 你要什麼？

郝 （在紙堆裏找。）結束這件事情。（愛蘭
進來。）這裏，把這封信交給送信的人，教他
立刻送去。信上有地址。錢在這裏。

愛 是了。

（拿著信出去。）

郝 （把紙理在一堆。）嘔，任性的太太。

娜 （呆呆的。）滔佛，那是什麼信？

郝 辭退柯樂克的信。

娜 滔佛，把他叫回來！還來得及呢。滔

佛，把他叫回來！爲我，爲你自己，爲那班
孩子們！滔佛，你聽見沒有？趕快！

你不知道那封信要惹出什麼禍來。

郝 來不及了。

娜 不錯，來不及了。

郝 娜拉，雖然你這種過慮決不能算恭維我，
我一定原諒你。爲什麼你以爲我怕一個
造謠言的小人？但是我仍舊原諒你，因
爲那是你十分愛我的一種證據。（把他抱
過來。）我的親娜拉，應該是那樣做的。什

麼事來都不怕，到了緊急關頭，我自有膽力去對付。你瞧著罷，我的兩只闊肩膀足以挑得起那付重擔子。

娜（吃驚）你說什麼？

郝 我說一付重擔子。

娜（決絕）那萬萬使不得！

郝 也好，娜拉，我們夫妻兩個分著挑罷。那是應該的。（撫慰他）現在你滿意了罷？

嘎，不要像嚇呆了的鴿子一樣。什麼事都沒有，都是胡思亂想。現在你應該用手鼓練習你的跳舞了。我去躲在裏間屋子裏把兩邊的門都關好，什麼聲音都聽不見。

你無論有多大的聲音也不妨事。（在門口轉過身來）如果南陔來，你就告訴他我在什麼地方。

（他和他妻子點點頭，帶著文件走進自己屋子，隨手把門關好。）

娜（嚇得糊裏糊塗，站在那裏好像腳底下生了根似的低聲說道）他要做的。不錯，他要做的。無論如何，他要做的。使不得，使不得，斷乎使不得！別的事都使得，惟有那件事使不得！總要想個脫身的法子！教我怎麼好呢——！（廳門鈴響）

南醫生——！——無論什麼都比——！

(娜拉把手蒙在臉上，打起精神，走過去開門。南陔正在外邊掛他的皮外套。天色

漸漸的暗下來。)

娜 | 南醫生，你好。我一聽鈴聲就曉得是你。

你暫時不要到滔佛那裏去，他忙得很呢。

南 | 你呢？

(走進來，把門關好。)

娜 | 你是知道的，我爲你總有空。

南 | 多謝你。你這番盛情厚意我能享受一

天是一天。

娜 | 你說什麼？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南 | 正是。你聽了害怕嗎？

娜 | 我覺得這話很蹊蹺。你預備有什麼事發生嗎？

南 | 我早已預備下了，不過想不到來得這樣快。

娜 | (一把抓了南醫生的臂。) 你發現了什麼事？ | 南醫生，你一定要告訴我？

南 | (在火爐旁邊坐下。) 我已經一敗塗地，沒法子想了。

娜 | (倒抽了一大口氣。) 是你嗎？

南 | 不是我是那一個？何必欺騙自己呢？ | 郝夫人，我自己是我所有的病人中間

的最苦的人。前幾天我正那裏計算我的

生命的帳——算下來是破產！恐怕不到一個月，我就埋在墳裏爛起來了。

娜 呀！說得真可怕。

南 這件事本來就可怕。頂糟的是，先要經過許多別種可怕的事情纔能到這一步呢。祇消再經過一次考查，我就可以知道末日是什麼時候。有一句話我要叮囑你：郝爾茂的膽子最小，頂怕這種事情，我不要他到我病房裏來——

娜 但是，南醫生——

南 我不要他來，並不是爲我！我要關門拒絕他的。等我確實知道了那壞消息，我

就立刻送一張畫著黑十字的名片給你，那時候你就可以曉得我的末日到了。

娜 你今天真是完全胡鬧，我極盼望你高興些。

南 死在臨頭還能高興嗎？這樣替人家受罪！那裏有什麼情理可說？無論那家人家，你細細的去打聽都有這種慘酷的報應——

娜（塞著耳朵）胡說，胡說！高興些！

南 這件事情實在只值得被人家恥笑。我這無辜的脊骨祇好替我父親的荒唐行爲去贖罪。

娜 (在左邊桌子前) 他是不是太喜歡吃

龍鬚菜和司太司堡的饅頭?

南 是的,並且還有蘑菇。

娜 不錯,蘑菇。還有牡蠣呢,是不是?

南 不錯,不錯,牡蠣。

娜 還要加上葡萄酒,香賓酒! 真是可憐,

這許多好吃的東西會傷害那脊骨。

南 最可憐的是那倒霉的脊骨並不會得他

們什麼好處。

娜 啊,不錯,那是最不幸的事。

南 (凝神看著娜拉) 哼——

娜 (等了一等) 方纔你笑什麼?

南 我不會笑,是你笑的。

娜 南醫生,我不會笑,是你笑的。

南 (站起來) 從前竟不會看透你這人。

娜 今天我有點發狂了。

南 彷彿是的。

娜 (兩手放在南陔肩上) 南醫生,即使你

死了,|滔佛和我也忘不了你。

南 你們不久就要忘記我的。不在面前的

人容易被人忘記。

娜 (很著急的看著他) 當真嗎?

南 一結交新朋友,就——

娜 誰結交新朋友?

南 我死後，你和郝爾茂就要如此做了。我覺得你已經在那裏趕早預備了。那個林敦夫人昨天在此地做些什麼事？

娜 哦！你是不是妬忌那可憐的姬婷？

南 是的。將來他要在這屋子裏做我的繼續人。我一走開，這個女人就許——

娜 住嘴！不要這樣高聲！他在裏頭。

南 今天又來了？你看！

娜 他不過是來替我收拾衣服的——哎喲，

你真不講道理！（坐在沙發上。）南醫

生，好好的。明天你看我跳舞，你心裏祇當

作我做這些事情都是爲你——不消說得

也是爲滔佛。（從箱子裏拿出各種東西來。）南醫生，坐在這裏，我給你些東西看。

南 （坐下。）什麼東西？

娜 你看！

南 絲襪子。

娜 肉色的。可愛不可愛？這時候天色

已經黑了，明天——不，不，不，你只準看我的

腳。也罷，別的地方我也許你看。

南 哼——

娜 你很子細的做什麼呢？那些東西和

我不配稱嗎？

南 這些地方我謹謝不敏。

娜（看了他半晌。）不害羞！（用襪子輕

輕的在他耳朵上打了一下。）拿去。

（把襪子捲好。）

南 還有什麼別的新鮮頑意兒給我瞧？

娜 不給你瞧了，因為你不老實。

（娜拉一面微微的哼著，一面在那裏翻東

西。）

南（停了半晌。）我在這裏坐著同著你談

天的時候，我想不出——我實在想不出——

如果我始終不會到過此地來，不知道我這

人變成個什麼樣子。

娜（微笑。）不錯，我覺得你很慣和我們在

一處。

南（聲音更低，看著前面。）現在我祇得一

齊丟下——

娜 胡說。你不會離開我們的。

南（依然那個聲音。）連一點感謝的紀念

都不能留下，幾乎連給人家嘆息一聲的資
料都沒有，祇留下一個——有人來就可以裝
滿的空位置。

娜 如果我問你要——不——

南 要什麼？

娜 要一種你和我們要好的大證據。

南 什——什麼？

娜 一件很難，很難的情事。

南 你真肯使我這樣快活一次嗎？

娜 啊，你不曾知道是什麼事。

南 那麼，請你直說罷。

娜 南醫生，不能我真不能出口。這是一件

異常重大的事情。不但要請你出力，並且

還要請你幫忙想主意。

南 那更好了。我猜不出你指的什麼事。

快說下去。你信得過我嗎？

娜 我最相信你。我知道你是我最靠得住，

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肯告訴你。南醫

生，有點事你必須要我防止。滔佛怎樣

的愛我，你是知道的。他爲我犧牲性命絲毫沒有顧惜。

南 (灣身湊近他。) 娜拉，你以爲世上的人

祇有他肯——？

娜 (微微了一驚) 肯——？

南 肯甘心替你死嗎？

娜 (很傷心的嘆道) 唉！

南 我已經發過誓在我去的以前要使你知

道。娜拉，現在我已經和你說過了，你也知

道你儘管可以放心相信我了。

娜 (站起來，很安逸簡單的說道) 請你讓

我走過去。

南 (讓他過去，但是仍舊坐著不動) 娜拉——

娜 (在門口) 愛蘭，把燈拿進來。(走到火

爐旁邊去) 南醫生，你太不應該。

南 (站起來) 我把你愛得和——傍人一樣，那是我不應該嗎？

娜 並不說那個，我說你不應該告訴我。實

在不必——

南 什麼？ 從前你知道——？

(愛蘭拿燈進來，放在桌上，出去。)

南 娜拉—— 郝夫人—— 我問你，從前你知

道嗎？

娜 啊，我怎麼會曉得我知道什麼不知道？

我實在說不出—— 南醫生，你怎麼會這樣

笨？ 一向都是很好的！

南 無論如何，你現在知道我這人完全由你

驅遣。現在往下說罷。

娜 (看著他) 往下說—— 現在？

南 請你告訴我你要做的事情。

娜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

南 不錯，不錯！ 你不要用那個方法責罰

我。無論什麼事都讓我替你去，像個男

子漢的模樣。

娜 現在你不能替我出什麼力。並且我並

不要人家幫忙。你將來一定會知道這不

過是我的一種胡想。不消說得，一定是的。

(坐在搖椅裏，看著他笑。)

南醫生，你是個

識趣的人！燈已經點在桌子上，你覺

得害羞不害羞？

南 不，並不一定如此。但是我也許應該去

了——永遠去了。

娜 那斷乎使不得。你應該照著平日這樣

來去。滔佛沒有你不行。

南 不錯，你呢？

娜 啊，你知道我沒有時候不歡迎你來。

南 那正是使我迷惑的地方。你真是我的

一個猜不透的啞謎兒。我常有時候覺得

你願意和我在一處幾乎同願意和郝爾茂在一處一樣。

娜 不錯，你不知道嗎？一個人有心裏愛

的人，有喜歡去交談的人。

南 不錯，這話也有些道理。

娜 我不曾出嫁的時候，我心裏最愛的自然

是爸爸。但是我時常喜歡偷著到用人的

屋子裏去，第一層因為他們從來不教訓我，

第二層聽他們談話很有趣味。

南 哦，我明白了，我處的就是他們的地位。

娜 (跳起來，向著南這邊跑過來。) 啊，我

的南險先生，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你是知

道的，滔佛和爸爸正是一樣——

（愛蘭從外廳進來。）

愛 夫人——（低聲說了幾句話，遞給他一

張名片。）

娜（看名片。）啊！（把名片揣在衣袋裏。）

南 出了什麼事？

娜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爲了——爲了我的新衣服。

南 你的衣服。不是在那邊嗎？

娜 哦，那一件，不錯。這又是另外一件，我去

定做的，千萬不要讓滔佛曉得——

南 哈哈！原來是這樣一件瞞人的事情。

娜 是的。請你到那裏去罷，他在裏間屋子

裏。絆住他，我在這裏——

南 不要著急，不會放他逃走的。

（到郝爾茂屋子裏去。）

娜（向愛蘭。）他在廚房裏等嗎？

愛 是的，他是從後樓梯上來的——

娜 你告訴過他我有事嗎？

愛 說過的，但是不中用。

娜 他不肯去嗎？

愛 夫人，他要會過你纔肯去呢。

娜 那麼讓他進來罷，但是輕輕的。愛蘭，不

要聲張這件事，我丈夫知道要吃驚的。

愛 夫人，知道了，我明白。

(出去)

娜 來了！ 那可怕的事情到底來了。不

是，不是，不會來的，不容他來的！（他走到

郝爾茂屋子門口，輕輕的把門關好。愛蘭

替柯樂克開了外廳的門，等他走了進來然

後關好。柯樂克穿了一件出門的外套，長

桶靴子，一只皮便帽。

娜 (迎著他走過去) 說話放低些，我丈夫

在家。

柯 是了。那和我不相干。

娜 你來做什麼？

柯 說幾句話。

娜 既然如此，快些說，什麼事？

柯 你想必知道我已經被你丈夫辭退了。

娜 柯先生，我實在無力阻擋。我始終極力

幫你，但是仍舊無濟於事。

柯 你丈夫這樣不把你放在心上嗎？ 他

明知道你在我掌握之中，還敢——

娜 你怎樣想我會告訴他呢？

柯 我實在不會這樣想。我的朋友郝爾茂

滔佛本不像是那樣膽量的——

娜 柯先生，請你敬重我丈夫一點。

柯 不消說得，極力敬重。我看你這樣著急

要把這事守祕密，大約今天你對於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比昨天明白一點了。

娜 比你講給我聽的還明白。

柯 是的，像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律師——

娜 你來做什麼？

柯 郝夫人，特地來望望你。我替你盤算了整整的一天。雖然是個放債的人，是個在報上造謠言的人——一句話總括起來說，像我這樣一個人——也有一點人家所說的心肝。

娜 有就拿出來，替我的孩子們想想。

柯 你和你丈夫可曾想到我的孩子嗎？

已經如此，也就不必多說了。我所要告訴你的話祇是：你不必把這件事情看得太認真。目前我決不宣布。

娜 自然宣布不得，我也料定你不會的。

柯 這件事情很可以和平解決，不必讓旁人知道，只有我們三個人曉得。

娜 萬不能使我丈夫曉得。

柯 你怎麼做得到？你能把剩數還清嗎？

娜 一時卻做不到。

柯 這幾天裏頭你有方法弄到那筆錢嗎？

娜 沒有我肯用的方法。

柯 即使你有方法，現在也不中用了。你無

論給我多少錢，我也不肯把你的債據交還

你

娜 你留他做什麼用？

柯 我不過把他留著，藏在我的手裏。不許

旁人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有什麼

驚人的計劃——

娜 怎麼樣？

柯 如果你打算丟下你的丈夫和孩子——

娜 又怎麼樣？

柯 或者如果你想做——更比這個利害的

事情——

娜 你怎麼會曉得？

柯 把那些事情一齊丟開。

娜 你怎麼會曉得我心裏的事情？

柯 差不多大家都是先想到那一步。當初

我也想到的，不過沒有膽量——

娜 （聲音都像沒有了。）我也沒有。

柯 （放心。）沒有這種膽量。你也沒有，是

不是？

娜 我沒有，我沒有

柯 況且也很笨。不過是家庭裏的一場風

波罷了，不久就會平靜的。我身上帶著一

封給你丈夫的信——

娜 把這件事統統告訴他嗎？

柯 信裏頭竭力替你減輕干係。

娜 (忙道) 他看不得那封信，把他撕了。

我去想法子弄錢——

柯 郝夫人，對不起得很，我記得已經對你說

過——

娜 哦，我不是說我欠你的款子，告訴我你

想問我丈夫要多少錢，我去想法子弄來。

柯 我並不要你丈夫的錢。

娜 那麼你要什麼？

柯 讓我來告訴你，我想恢復我在社會上

的地位，我想爬上去，你丈夫一定要幫我的

忙，以前這十八個月裏頭我一些壞事

都不曾做，雖然日子苦得很，但是我總耐著

性一步一步的掙上去。現在我又被人推

下來了，若是僅僅的做個人情許我回到原

來的位置，我決不滿意。我一心要想爬上

去。我一定要回到銀行裏去得一個比從

前更高的位置。我要你丈夫特別爲我添

一個位置——

娜 他永遠不肯做的！

柯 他肯做，我知道他那個人，他沒有膽子敢

抗拒人家！等到他和我做了同事，你看

著罷！保你不到一年工夫，他就少不得

我了。到那時候做那銀行總理的，不是郝

爾茂酒佛，竟是柯樂克兒了。

娜 不會有的事情。

柯 你也許——？

娜 現在我有膽子去做了。

柯 你不要嚇我！像你這樣一個伶俐嬌

養的。——

娜 你看著罷，你看著罷！

柯 也許是躲在冰底下，躲在又冷又黑的水

裏，是不是？明年春天再鑽出來，頭髮也

沒有了，醜得認不出來——

娜 你休想嚇我。

柯 你也不能嚇我。郝夫人，決沒有人做那

種事情，做了又有什麼好處呢？你的丈

夫已經完全在我的衣袋裏了。

娜 以後呢？若是我不在——？

柯 你忘了你的名譽也在我的手掌中嗎？

（娜拉站著不做聲，祇是看著他。）現在你

已經預備好了。不要做出傻事來。郝爾

茂接到了我的信，我盼他就有覆信給我。

你記著逼我重新走這種路的就是你丈夫

自己。這一層我決不饒過他。郝夫人，我

們後會有期。（從廳裏出去。娜拉跑到門

口，把門開了一點兒，仔細聽著。）

娜 他去了。他不曾把信丟在信箱裏。那

是決不會有的事情！（把門漸漸開大。）

什麼！他站在那裏，不下樓去。他變了

主意了嗎？他——？（一封信丟進信

箱。聽見柯樂克的腳步聲音到了樓下漸

漸的遠了。娜拉低低的叫了一聲苦跑到

小桌子旁邊，半晌不做聲。在信箱裏了！

（躡手躡腳的走到廳門口。）在那裏呢！

滔佛，滔佛，我們完了！

（林敦夫人拿著衣服從左邊進來。）

林 都弄好了。我們把他試一試，好不好！

娜 （聲音又啞又低。） 姬婷，你來。

林 （把衣服丟在沙發上。） 什麼事？ 你

好像很心亂的樣子。

娜 來。你看見那封信嗎？ 在那邊你看，

從信箱的玻璃裏看。

林 不錯，不錯，我看見了。

娜 那封信是柯樂克的——

林 娜拉，借錢給你的就是柯樂克嗎？

娜 是的，現在滔佛都要曉得了。

林 娜拉，這是對於你們兩個人最有益處的

辦法。

娜 你還不曾都曉得呢。我簽過一個假名

字——

林 噯呀！

娜 姬婷，聽我講下去，你要替我證明——

林 怎麼樣證明？我證明什麼——？

娜 如果我瘋了——那是意中事——

林 噯喲！

娜 或者如果發生別的事情——我不在這

裏——！

林 娜拉，娜拉，你真是瘋了！

娜 假使有人要把這個罪名都拉到他自己

身上去——

林 是了，是了，但是你怎麼想到——？

娜 姬婷，那時候你要替我證明那是假的。

我一些也不瘋，我自己說的話我都知道。

那樁事情完全是我自己一個人做的，別人

一點都不知道。你記著不要忘了。

林 我一定記著。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娜 你怎麼會明白。那是一樁未來的奇事。

林 奇事？

娜 不錯，奇事。姬婷，但是很可怕的，但願他

不要發生。

林 我當面去和柯樂克講。

娜 不要去，他要給你虧吃的。

林 曾經有一個時候無論什麼事情他都肯

答應我。

娜 他嗎？

林 他住在什麼地方？

娜 啊，我怎麼知道——？ 有了——（在

衣袋裏摸）這是他的名片。但是那封信，

那封信！

郝 （在外邊敲門）娜拉！

娜 （嚇得叫起來）嘎，什麼事？ 你要什

麼？

郝 不要害怕。我們不是要進來！你把門

都門起來了。你在那裏試衣服嗎？

娜 不錯，不錯，我在這裏試衣服。滔佛，很配

我的身材。

林 （看過名片）哦，他住得離這裏很近。

娜 不錯，但是現在不中用了。我們完了。

信已經在信箱裏

林 鑰匙在你丈夫手裏嗎？

娜 他一刻不離的。

林 教柯樂克想些推托的話把那封信原封

不動的要回去。

娜 但是現在正是滔佛每天——

林 阻住他。想法子絆住他的身子。我儘

快趕回來。

（急急忙忙從廳門出去）

娜 （開了郝爾茂的房門，朝裏望）滔佛！

郝 我可以回到自己屋子裏去了嗎？ 來

罷，南，我們去看看——（在門口。）這是怎麼一回事？

娜 酒佛，什麼？

郝 南該教我準備看一套大戲法。

南（在門口。）我以為是的，恐怕是我弄錯了。

娜 不到明天晚上別人休想看見我的那身

裝束。

郝 娜拉，你像很疲乏了。是不是練習得太

辛苦了？

娜 不是的，我還不會動手練習呢。

郝 但是你必須要——

娜 哦，是的，我要的，我要的！酒佛，但是我沒

有你的幫助不行。我完全忘了。

郝 我們就可以把他溫熟的。

娜 酒佛，很好，幫著我罷。你一定要答應我

——我心裏急得什麼似的。當著那樣許

多人——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工夫完全

給我。一點別的事情都不許做，連筆都不

許碰一碰。好酒佛，答應我！

郝 我答應了。今天晚上我完全做你的奴

隸。可憐的小東西——！想起來了，我

要去——

（走到廳門口。）

娜 你去做什麼？

郝 去看看有信沒有。

娜 滔佛，不要去。

郝 爲什麼不要去？

娜 滔佛，我求你不要去。沒有信在那裏。

郝 讓我去看一看。

(正在那裏走過去的時候，娜拉在鋼琴上

按起『太蘭梯拉』的第一節來。)

郝 (在門口立定。) 哈哈！

娜 如果今天我不和你先練習一遍，明天我

不能跳舞。

郝 (走近。) 娜拉，你當真這樣心慌嗎！

娜 真的，慌得了不得！讓我就練習罷。

晚飯前還來得及呢。滔佛，請你坐下替我

按琴，像從前似的指點出錯的地方讓我改

正。

郝 你要這樣，我不敢不遵命。

(滔佛，坐在琴前。娜拉從箱子裏搶了一

面手鼓，忙著裹了一條長的雜色圍巾，一步

跳到屋子中間)

娜 替我按琴！我要跳舞了！

(郝爾茂按琴，娜拉跳舞。南醫生站在郝

爾茂身後看。)

郝 (按著琴。) 慢些！慢些！

娜 不能慢了！

郝 娜拉，不要這樣急！

娜 做不到，做不到！

郝 (停手) 不行，不行，娜拉，這樣不行。

娜 (舞著手鼓，大笑) 我不會和你說過嗎！

南 讓我來替他按琴。

郝 (站起來) 很好，你來罷，這樣我可以好

好的指點他了。

(南陔坐下去按琴，娜拉跳得更像狂的一

般。郝爾茂站在火爐旁邊時時矯正他，他好像聽不見。他頭髮也散了，都披到肩上，自己並不覺得，依然只顧跳舞。林敦夫人

走進屋子，站在門口呆看。)

林 呀——！

娜 (依舊跳著) 姬婷，我們在這裏樂得什麼似的。

郝 娜拉，你的跳法好像是把他當作生死關

鍵似的！

娜 本來是的。

郝 南陔，不要按了！ 這真是發瘋。 停手

罷！

(南陔停手不按，娜拉也突然立定。)

郝 (走向他的妻子) 我真不信，你把我教的東西都忘了。

娜 (把手鼓丟開) 你自己看罷。

郝 你真要重新學起來。

娜 你看真是少不得。你一定要陪著我練習到底，滔佛，你肯答應我不肯？

郝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娜 今天和明天除了我你心裏不許想別的東西。你不許看封信，也不許去看信箱。

郝 你還怕那個人——

娜 是的，我還怕。

郝 娜拉，我從你臉上看出來，信箱裏有一封

他寫來的信。

娜 我不知道，大約是的。但是現在你不要

看什麼東西，一切事情未完以前不要讓煩

惱來擾亂我們兩個人。

南 (低聲向郝爾茂道) 你不要違拗他。

郝 (把手抱著他妻子) 由這孩子去罷。

但是明天晚上跳舞完了的時候——

娜 那時候你可以自由。

(愛蘭站在右邊門口)

愛 夫人，飯開在桌上了。

娜 愛蘭，我們要些香賓酒。

愛 知道了，夫人。

(出去)

郝 噯喲！真是盛筵！

娜 我們要吃到明天早晨呢。(喊道)愛

蘭，馬克倫糖，多些，祇這一次。

郝 (抓住娜拉的手) 不要這樣發瘋！

仍舊好好的做我的小鸟兒。

娜 我做就是。到飯廳裏去罷！南醫生，你

也去。姬婷，請你幫我把頭髮理起來。

南 (一面走著，輕輕的問道) 沒有什麼事

嗎？ 沒有什麼——？

郝 一些事也沒有。不過就是我和你說過

的那無意識的過慮。

(兩人一同從右邊出去。)

娜 怎麼樣？

林 他出城去了。

郝 方纔我從你臉上就看出來的。

林 他明天晚上回來。我留了一個字條給

他。

娜 你不應該這樣做，事情應該聽其自然。

并且等那「奇事」來也很有意思。

林 你等什麼。

娜 你不懂得。到飯廳裏去罷，我就來了。

(林敦夫人到飯廳裏去。娜拉獨自立了

半晌好像在那裏定定神，然後看錶。)

娜 五點。到半夜還有七點。到明天半夜

再加二十四點，那時候跳舞會也散了。二

十四點加七點？ 還可以活三十一點鐘。

（郝爾茂在右邊門口。）

郝 我的小鳥兒到那裏去了？

娜 （張著手跑過去。） 他在這裏呢！

第三幕

（佈景） 同前。 桌子擺在中間，四周都是

椅子。 桌子上點著燈。 通外廳的門

正開著。 樓上跳舞的音樂正在熱鬧

的時候。 林敦夫人坐在桌邊，手裏翻

著一本書，卻沒有心去讀他。 他時時

到大門口去留心細聽。

林 （看他的錶。） 還沒有來，時候要到了。

假使他老是不——（再聽。） 哦，他來了。

（走進外廳，輕輕的把大門開了。 門外階級

上有輕輕的腳步聲。 林敦夫人低聲說）

進來，此地沒有別人。

柯 我回家看見你留下的條子。 這是怎麼

一回事？

林 我們兩個人萬不能不談一談。

柯 當真？ 一定要在這裏談嗎？

林 我不能請你到我住的地方去，我那裏進

出不方便。 你進來罷，這裏沒有別人。 女

低下人已經睡了，郝爾茂一家都在樓上跳

舞。

柯 (走進屋子。) 郝爾茂一家今晚還在那裏跳舞嗎？

林 是的。有什麼不可以？

柯 是呵，有什麼不可以？

林 狃兒，現在我們可以談談。

柯 我們兩個人還有話談嗎？

林 話多呢。

柯 我可沒有想到。

林 這是因為你總不曾真正知道我。

柯 有什麼我不知道？那是世上最容易

懂得的事：一個沒有心肝的女子有了婚姻的機會便把原有的人丟了。

林 你當真以為我沒有心肝嗎？你以為我那時候心裏好過嗎？

柯 有什麼不好過。

林 你當真那麼想嗎？

柯 不然，你當時為什麼寫那封信給我？

林 那是不得不如此。我那時候不能不同你決絕，只好寫那封信打斷你的念頭。

柯 (絞自己的手。) 原來如此。總總——都為錢罷了！

林 你不要忘了我那時候有一個無依無靠的母親和兩個小兄弟。狃兒，我們那時候實在不能等你，當時你的光景也很困難。

柯 即使是那樣，你也不該爲了別人把我丟掉。

林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常常問我自己該不該那樣辦。

柯 (頓了一點) 自從你丟了我，好像我站的地面都陷了下去。你看如今的我，竟成了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了。

林 救星就來了。

柯 救星卻真來了，然而又被你擋住了。

林 那是無心的。我兒，我到今天纔知道我在銀行裏的事就是頂你的缺。

柯 我相信你這話。但是你如今知道了，難

道你還讓給我嗎？

林 不。我就讓還你，於你也無益。

柯 有益，有益——無論如何我總得要幹的。

林 你如今知道凡事要慎重，這都是一生的艱苦閱歷教訓我的。

柯 我的一生閱歷也教我不要相信一切好聽的話。

林 要是果然如此，也不枉了一生閱歷。但是你雖不信好話，你總該信實事。

柯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林 你說你是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

|柯| 我該說那話。

|林| 我也是一個翻了船抓往一塊破船板的人。也不紀念誰，也不用照應誰。

|柯| 那是你自己揀中的

|林| 我當時何嘗有什麼別的可揀。

|柯| 現在又怎樣呢？

|林| 狃兒，若是我們兩個翻了船的人互相幫襯，你看怎樣？

|柯| 你說什麼？

|林| 兩個人在一塊總比一人抱著一片破船

板好些。

|柯| 姬婷！

|林| 你想我爲了什麼到城裏來？

|柯| 難道你還想著我嗎？

|林| 我不做工便覺得沒有生趣。我做了一生的工，覺得做工是我最大的樂趣。現在我孤孤單單的一個人覺得什麼都是空蕩蕩的，無味得很。一個人替自己做活總沒有樂趣。狃兒，給我一個人，給我一點東西，使我有個生活的目的。

|柯| 我不相信。這不過是婦人家的慷慨心太重了，使你情願犧牲自己。

|林| 你覺得我是那樣的人嗎？

|柯| 你當真肯那樣做嗎？你可知道我從

前所做的種種壞事？

林 知道。

柯 你可知道旁人怎樣看待我？

林 你剛纔好像說，若是你當初有了我，決不會弄到這步田地。

柯 那是一定的。

林 難道現在已經太遲了嗎？

柯 姬婷，你說這話，可曾預先籌劃過？——

我看你的神氣，我該知道你果然決意要這樣做。你真有這個膽量？

林 我愛照應小孩子，你的孩子們也要一個母親。你正缺少一個我，我也正缺少一個

你。我兒，我相信你本來的人格；有了我們兩個在一塊兒，我什麼事都敢做。

柯 (緊捻著林敦夫人的手) 多謝你，姬婷，多謝你！我現在多努力做人，好教旁人也能這樣看待我。哦，我忘記了——

林 (細聽樓上的音樂) 不要做聲！他們在那裏跳『太蘭梯拉』了！你去罷！

柯 怎麼？什麼事？

林 你聽！他們跳了這一種就完事了，他們就要回來了。

柯 是的，是的，我就去。但是已經不能挽回了。你自然不知道我對付郝爾茂夫妻的

手段。

林 我全知道。

柯 你知道了還敢——？

林 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到了失望的時候

會做到什麼地步的。

柯 我但願能挽回這件事。

林 你還可以挽回。你的信還在那信箱裏

面。

柯 真的嗎？

林 真的。但是——

柯 (仔細注視林敦夫人) 原來爲此。你

無論如何總想救你的朋友。你老實說，是

不是這個意思？

林 貌兒，一個女子曾經爲了救人把自己賣

過一次，再不會賣第二次了。

柯 我想把那封信要回來。

林 使不得，使不得。

柯 我一定要討回那封信。我要在這裏等

郝爾茂回來，要他把信還我；我只說那信裏

說的是辭退我的事，我如今不要他看了！

林 貌兒，你千萬不要討回那封信。

柯 你老實告訴我，你不是爲了這件事纔叫

我到這裏來的嗎？

林 我起初害怕的時候確有這個意思。但

是這事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我這一天在家裏很看出了許多萬想不到的事。郝爾茂應該知道這樁秘密借款。他們夫妻兩個應該完全開誠相待。這樣支支吾吾決沒有開誠相待的日子。

柯 也罷，只要你肯擔這干係。但是我若是可以幫忙，我立刻就做去。

林（細聽。）趕快走罷。跳舞完了。再停一刻我們都有不便的地方。

柯 我在對面街上等你。

林 好的，你必須要送我回家。

柯 我一生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快樂！

（從大門出去。房裏通外廳的門還是開著。）

林（整理屋子，把自己的帽子同大衣檢好。）變得這樣快，變得這樣快！可以為一個人做事，可以為一個人活在世上，可以替一個有幸的家庭造點幸福！是的，我一定那樣做。他們怎麼還不回來。（細聽。）哦，他們回來了。我先把東西穿好。（戴上帽子，披上大衣，聽見外面郝爾茂同娜拉的聲音。門上鎖一轉，郝爾茂把娜拉硬拖進廳來。娜拉扮著意大利的裝束，披著黑色的圍巾。郝爾茂穿著晚禮服，披著一副揭開的黑色

罩衣。

娜 (在門口站住，同他丈夫掙扎) 不，不，

！——我不進去。我還要上樓去，我不願意這樣早就歇了。

郝 但是，我的最親愛的娜拉——

娜 親愛的滔佛，我求你，我哀求你——再跳

一點鐘。

郝 一分鐘也不能多了。好娜拉，你知道我們先講好了的。進來罷，站在外頭小心著了涼。(娜拉雖不願意，無奈被他丈夫輕輕一把拉了進來。)

林 你們好啊！

娜 姬婷！

郝 什麼！林敦夫人，這時候你還在此地

嗎？

林 是的，你不要見怪；我一心想看看娜拉穿了那套衣服是個什麼樣子。

娜 你坐在這裏等了我這許久嗎？

林 是的，我來遲了，你們兩位已經上樓去了；我不看見你，總捨不得回去。

郝 (把娜拉的圍巾拿下來) 你來仔細賞鑒，我想他是很值得看的。林敦夫人，你看他多可愛！

林 是的，他真可愛。

郝 誰說他不是極可愛呢？跳舞的時候

人人都這樣說。但是這個小寶貝任性得很，有什麼法子可以收拾他？你不知道我幾乎用了強迫手段纔把他拉出來。

娜 滔佛，你此番不讓我多跳舞半點鐘，將來一定要後悔。

郝 林敦夫人，你聽他說！他剛跳完了那

『太蘭梯拉』跳得真好——稍有一點過火的地方——但是那是小節，不要去管他。

總而言之，他這一次算是大大的成功，滿堂的人沒有一個不拍手稱贊，你想我如何肯讓他再等在那裏？極盛之後他再耽擱

一會就要減少他的魔力了！我一定不

做那種蠢事，所以我挽著我的意大利美人

——我的怪俏皮的意大利美人——手挽

手兒匆匆的繞了一個圈子，四面對大家行

了一個禮，謝謝他們；好像小說書上說的，一

個轉身那可愛的花妖便不見了！這樣

的下場，魔力最大，祇可惜娜拉不懂得這個

訣竅！——該死，這屋子裏熱得很。（把罩

衣拋在椅子上，把他內室的房門打開。）怎

麼沒有點燈？是了，少陪了。（進房去，

蠟燭點好。）

娜 （趕快低聲問。）那事怎樣了？

林 (低聲答) 我同他說過了。

娜 是了，他——

林 娜拉，你應該把這件事從頭到尾都告訴

你丈夫。

娜 (有意無意的) 我知道。

林 你不必怕柯樂克。但是你必須要對你

丈夫說老實話。

娜 我不告訴他便怎樣？

林 那麼，那封信會告訴。

娜 姬婷，多謝你！現在我有法子了。不

要聲張！

郝 (從自己房裏走出來) 林敦夫人，你可

曾仔細賞鑒？

林 我已經賞鑒過了，明天再見罷。

郝 你就要走嗎？這塊編織是你的嗎？

林 是的，謝謝你，我幾乎忘了。

郝 原來你做編織嗎？

林 是的。

郝 你不該做編織，該做挑花。

林 爲什麼呢？

郝 因爲挑花的姿態好看些。我做個樣子

給你看。你把左手拿著挑花的東西，右手

拿著針，這樣挑來挑去，很好看的，你說對不

對？

林 是的，我也這樣想。

郝 但是編織便不同了。編織總不好看。

你看，兩隻手腕差不多擺在一起，編織的針走上走下，很像中國人的神氣，怪難看的。

——他們今晚給我們喝的香賓酒真好得很！（這一節極無意識的話，是寫郝爾茂喝多了酒，有點醉了，所以說話沒有條理，看末句可以明白。）

林 明天再見，娜拉，你不要再任性了。

郝 說得好。

林 郝先生，明天見。

郝（送到門口。）明天見，明天見。我本該

送你回去——但是你也沒有多少路走。

明天見，明天見。（林敦夫人走後，郝爾茂關了大門，回進房來。）好了，好容易把他打發走了，討厭得很！

娜 滔佛，你疲倦了嗎？

郝 我一點也不倦。

娜 不想睡嗎？

郝 一點不想睡，我反覺得精神很好。你呢

？你很像又疲倦又想睡了。

娜 是的，我很倦了，我恨不得立刻去睡。

郝 你看，我不許你再跳舞原不會錯。

娜 你做的事總不錯的。

娜 (親他的額角) 我的小鳥兒這回說話

纔有點道理。你可曾看見南陔今晚那麼

高興？

娜 真的嗎？ 他居然那樣高興嗎？ 我

今晚不會同他說過話。

郝 我同他也不過說了幾句。但是我好久

不會見他有這種興致了。(對娜拉細看，

走近他身旁) 回到自己家裏靜悄悄的祇

有我們兩個人真是有趣！——哦，你這迷

人的東西！

娜 不要對我這樣看。

郝 難道我不該看我最親愛的小寶貝嗎？

不該看我自己的，我一個人獨占的好寶貝嗎？

娜 (走到桌子那邊去) 你今晚不要對我說這種話。

郝 (跟過來) 我看你的血管裏還帶著那『太蘭梯拉』所以他今晚格外可愛，格外動人。你聽，樓上的客也都要散了。(低聲說) 再過一會，這屋裏便都靜悄悄沒有人聲了。

娜 我盼望如此。

郝 可不是嗎？我的娜拉。你知道我同你出去赴宴會的時候，我總不大同你說話，往

往故意避開你，只不過偶然偷看你一眼——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我心裏總想我們好像還不過是暗地裏相愛，好像我們還不過暗地裏許了婚姻，好像人家都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親密的關係。

娜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的心思時時刻刻都在我身上。

郝 每到了要回來的時候，我把你的圍巾披在你那可愛的肩上——披在你那可愛的頸兒上——我每想你好像還是我的新娘子，好像我們剛行了婚禮，第一次帶你回家——第一次和你獨自在一塊——第一次

和我的含羞的小寶貝在一塊！——卽如今天晚上我心裏不想別的，只想你一個人。我看著你在那裏飄來飄去跳那『太蘭梯拉』的時候，我的心也飄飄蕩蕩的，我的血都湧起來了；我再忍不住了，所以那麼早就拉你回來。

娜 走開，滔佛！你不要來纏我，不要——

郝 什麼？小娜拉！你在那裏侮弄我

！不要——不要！難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嗎？——（外面有人敲門。）

娜 （吃驚。）你聽見嗎？

郝 （走到外廳。）誰？

南 (在門外) 是我。我可以進來坐一會兒嗎？

郝 (嘴裏咕嚕說) 討厭，這時候他來幹什麼？(高聲) 等一等。(開門) 進來，你真要好，從來不肯過門不入。

南 我走過這裏，好像聽見你的聲音，很想進來望一望。(四面一望) 這間屋子和我親熱極了。你們兩個在這裏很快活，很清靜。

郝 但是你在樓上也很高興了一番。

南 快活極了！我爲什麼不高興高興呢？人生在世，有得受用時，爲什麼不受用呢？

人生能受用多少，就該受用多少；能快活幾時，就該快活幾時。今晚的酒真好！

郝 那香賓酒更好。

南 你也這麼說嗎？我幾乎不信會喝了那許多。

娜 滔佛今天晚上喝的香賓酒也不少。

南 他也喝了許多嗎？

娜 是的，他喝了酒之後總是很高興的。

南 一個人整整的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應該高興高興才好。

郝 整整的忙了一天？我可不配說這話。

南 (在郝爾茂肩上拍了一下) 我倒可以

說這話。

娜 南陔先生，你今天一定是做了一天科學的研究了。

南 正是如此。

郝 你聽我的，小娜拉居然談起科學研究來了！

娜 我可以賀你研究的結果嗎？

南 可以。

娜 結果很好嗎？

南 好極了，於病人也好，於醫生也好。我得

的結果是『一定無疑』四個字。

娜 (接著追問) 一定無疑？

易卜生集 第一冊 娜拉

南 絕對的『一定無疑』。你想我得了這種

結果還不應該高興一晚嗎？

娜 你正該高興一晚。

郝 只消你明天不用還快活賬。

南 那是沒有的事。人生在世那一件是可以受用了不還賬的？

娜 南陔先生，我知道你很喜欢奇裝跳舞。

南 是的，只要有許多有趣的奇裝的人。

娜 我問你！下次開奇裝跳舞會的時候我

們兩個人應該扮什麼？(此時娜拉有死志，所以說『我們兩個人』)

郝 你這小孩子，早又想到下次跳舞了。

九十九

南 你說我們兩個嗎？我告訴你，你可以

扮一個仙女。

郝 很好，但是扮仙女該穿什麼衣服呢？

南 不用別的，他只穿家常衣服就行了。（南

原本愛娜拉，所以說娜拉穿家常衣服便是

仙女，深贊其美也。）

郝 你真會說。但是你不曾說你自己扮什

麼。

南 我嗎？我早已打定主意了。

郝 什麼？

南 下次奇裝跳舞，我來的時候，你們都瞧不

見我。

郝 這個主意倒很好頑的。

南 我要戴一頂黑的大帽子——你們不知

道有一種黑帽子戴了可以使人看不見嗎

？（西洋人畫死神作骷髏像，戴黑色大

帽。）

郝 （忍住笑。）是的，不錯的。

南 哦，我幾乎忘了進來幹什麼。郝爾茂，請

你給我一支雪茄烟，要那種黑色的哈巴納。

（哈巴納，古巴京城名產雪茄。）

郝 請請。（把烟盒子遞給他。）

南 （拿了一支，割去一頭。）謝謝。

娜 （替他擦一支火柴。）讓我給你一個火。

南 多謝多謝。(娜拉拿著火柴，南陔就火點烟)現在我要同你們告別了。

郝 明天見。

娜 南陔先生，我望你安睡。

南 多謝你的好意。

娜 你也該照樣回敬我。

南 你？也好，你要我說，我只得說。我望

你安睡。(娜拉曉得南陔將死，所以祝他安睡。又因爲自己也想死，所以教南陔回祝他)多謝你替我點火。(點點頭走了)

郝 他喝得太醉了。

娜 (有意無意的)想必是的。(郝爾茂從

袋裏摸出一串鑰匙來，走進外廳)湑佛，你

去幹什麼？

郝 我把信箱倒出來。這箱子都滿了，明天的報紙要盛不下了。

娜 你今晚還辦事嗎？

郝 你知道我今晚不辦事。——什麼？有人弄過這把鎖。

娜 弄過這把鎖？

郝 是的，這是什麼道理？我想不到這女用人——原來是一根斷的頭髮簪。(娜拉，這是你的簪。

娜 (忙答道)那一定是小孩子們——

郝 你該不許他們做這種事。好了，居然弄

開了。（把信件拿出，到廚房邊喊道。）愛蘭，

愛蘭，把門口的燈吹了。（進房來，把通外廳

的門關了。）手裏拿著一大堆信。）你看，這

樣一大堆！（把信翻過來。）這是什麼東

西？

娜 （站在窗口。）是信嗎！ 滔佛，不要看，

不要看！

郝 是南陔的兩張名片。

娜 南陔醫生的嗎？

郝 （念名片。）『南陔醫生』。這兩張名片在

面上，一定是剛才他出去時丟下去的。

娜 上面寫著東西嗎？

郝 名字上有一個黑十字。你看，這不是吉

兆，他好像是替自己報死信。

娜 正是這個意思。

郝 什麼？你知道這件事嗎？他對你說過

嗎？

娜 是的。他對我說，他的名片來時，那就是

他和我們告別了。他要關了門去死。

郝 可憐的人兒！我早知道他活不長久

了，想不到這樣快！他竟這樣躲起來，像

受了傷的野獸帶傷進洞去了。

娜 一個人要死的時候還是不聲不響死的

好，你說對不對？

郝（走來走去。）他竟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竟不信他會這樣死了。他一生的寂寞苦惱比起我們家庭的快樂就像日光襯著黑雲，覺得苦樂格外分明。——也罷，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在他自己看來或者還是這樣好。（忽然站住。）於我們兩人也未必不好。娜拉，我和你如今少了一個好朋友更加親密了。（抱住他妻子。）我的愛妻，我心裏總覺得不知怎樣纔可以緊緊的摟住你。娜拉，你可知道我常常希望你有一天遇著一點大危險，好讓我拚著性命

拋了一切來替你出力。

娜（推開他，斬釘截鐵的說道。）滔佛，你現在可以看你的信了。

郝 不，不，今晚不看了。我的好寶貝，我要陪著你。

娜 你難道不想著我們那位臨死的朋友嗎？

郝 不錯，他這個消息掃興得很。我們心裏想著死的可怕，便沒有興致了，我們總得把這種念頭排解開。現在我們只好暫時分開住。

娜（抱住他丈夫的頭頸。）滔佛，明天見！
明天見！

郝 (親他的額) 明天見,我的黃鶯兒。你好好的去睡罷,我要去看我的信了。(他拿了信走進自己的房)

娜 (睜著眼摸來摸去,拿起郝爾茂的單衣披在自己身上,嘴裏斷斷續續自言自語的說道) 再見不著他了! 永不再見了! 永不再見了! (把他自己的圍巾圍在頸上) 永不再見我的孩兒們了! 永不再見了! 永不再見了! 啊,那烏黑冰冷的水!——那無底的河!——我盼望什麼事都完了!——他拿到了那封信;他正在那裏看呢!——哦,還不會!——滔佛,

告辭了!——我的孩子們,告辭了!——(他正往外廳跑,忽然郝爾茂用力把房門推開,站在門口,手裏拿著一封拆開的信)

郝 娜拉!

娜 啊!——

郝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知道這信裏說

些什麼?

娜 我知道。你讓我走,讓我過去。(娜拉想投水死)

投水死)

郝 (拉他回來) 你到那裏去?

娜 (用力想擺脫他丈夫的手) 我不要你

救我,滔佛。

郝 (退一步) 當真嗎！他說的都是真的嗎？沒有的事，這斷不會是真的。

娜 全是真的。我只知道愛你，別的什麼都不顧了。

郝 呸！不要把這種蠢話來推託！

娜 (走近他丈夫一步) 滔佛——！

郝 你這混帳的婦人——幹得好事！

娜 讓我去——我不要你救我！我不要

你把這樁罪名擔在你身上！

郝 不要裝腔做勢給我看。(把房門鎖了)

我要你站在這裏老實招來。你知道你幹的什麼事？你說！你自己明白不明白！

娜 (睜著眼望他丈夫，冷冷的答道) 我現在方纔完全明白了。

郝 (走來走去) 哼！可怕！到這時候我纔睡醒！過了八個足年——我最疼的，最寵愛的人——原來是個騙子——比騙子更壞，更要壞——原來是一個犯了罪的罪人。唉，說不盡的醜！呸！呸！

(娜拉不做聲，只是眼睜睜的望著他)

郝 我早該知道的。我應該早就料到的。

你父親種種不規矩——(娜拉正要開口)

——不許開口！——你父親種種的不規矩都傳給你了——沒有宗教沒有道德，沒有責

任心。我當初替他遮蓋了如今受這種報應！我當時幫他的忙全是爲你；如今你這樣報答我。

娜 正是——這樣報答你。

郝 你斷送了我的終身幸福。你斷送了我的前程。哼，想起來真可怕！我現在被你送到那個光棍的手裏，由他擺佈，由他勒索，由他指揮，我只好件件依他。——種種的禍事全都因爲一個不懂事的婦人！

娜 我死了你就沒有事了。

郝 哼，你倒說得好聽。你真像你父親，他到處把許多好話掛在嘴上。你說你死了，你

死了於我有什麼好處？一點好處都沒有。他還可以把這件事傳揚出去；人家免不得疑心我和你同謀；人家或者竟會疑心是我出的主意，哄你出來幹這件事。總總一切總算我蒙你的好意，蒙你這樣照應我；總算我疼了你這幾年！你如今明白了，你替我幹的好事！

娜 （鎮定冷淡的答道。）我明白了。

郝 這件事真是夢想不到，我竟摸不著頭腦。但是我們總得商量一個辦法。把你的圍巾拿下來。拿下來，你不聽見嗎！我必須要想個法子安慰他；這件事無論如何不

能使外頭人知道。——至於我和你兩個

人，外面還是照常做夫妻——外面還是照常，你明白不明白。你自然仍舊住在這裏，

但是我不許你看管這些小孩子。我不敢

把他們託付給你了。唉，我真想不到要對

你說這些話——對一個我從前曾經愛過，

現在還——！但是那是過去的事了。

從今以後，不能再講什麼快樂不快樂，只有

補救補救，遮蓋遮蓋，裝個面子罷了——。

（門鈴響，郝爾茂嚇了一跳。）什麼事？

這時候！難道已經發作了？難道他

——？
娜拉，快躲起來，推託有病。（娜拉

不動身，郝爾茂把房門開了。）

愛（披著衣服在廳裏。）夫人，你有一封信，

郝拿來給我（搶信，把門關好。）果然是他

的。我不給你看，讓我看。

娜念出來！

郝（就著燈光。）我幾乎不敢拆這封信，恐

怕我們兩個都要斷送在這封信裏。也罷，

我總要知道的。（撕開信封，看了幾行，又看

了信裏夾的一張紙，大喜喊道。）娜拉！

（娜拉不明白，只呆望著他。）

郝娜拉！且慢，等我再看一遍——不錯

的，不錯的，我有救了！娜拉，我有救了！

娜 我呢？

郝 自然也有救了；我們兩人都沒事了。你

看，他把你的借據還你了。他說，他對不住

得很，抱歉之至；又說現在轉了一步好運——

哦，管他寫些什麼呢！只要我們沒事就

完了！娜拉，現在沒有人能害你了。嘎，

娜拉，娜拉——且慢，先把這件可恨的東西毀

了再說。讓我看看——（看借據。）不，我

不願意去看他，只當是做了一場大夢。（把

柯樂克的兩封信同借據都撕個粉碎，丟在

火爐裏，看他燒。）完了！——他說，從聖誕

節的頭一晚起——啊，娜拉，你這幾天一定

很難受。

娜 我這三天真不容易過。

郝 你煩惱的時候想來想去想不出別的法

子祇得——那樣可怕的事現在不必去想

他。我們正該高高興興的唱道，『完了，沒

有事了！』娜拉，你聽見嗎？怎麼你好

像不大明白似的。現在已經沒事了。你

爲什麼這樣板著臉？哦，我明白了，你疑

心我還不會饒恕你嗎？娜拉，我敢賭咒

我一點都不怪你了。我知道你幹那件事

情全爲愛我。

娜 那是真的。

郝 你那樣愛我，正是做妻子的應該愛他丈

夫的道理，不過你缺少閱歷，用錯了方法。

但是你當真以爲我因爲你不會做自己擔
干係的事就不愛你了嗎？千萬不要那

麼亂想。你祇要一心一意靠著我，我自然

會教導你，指點你。若是你這樣無能無用

的女孩兒，相還不使我加倍疼愛你，我還算

什麼男子漢？剛纔我一時氣忿，覺得好

像天翻地覆一般，不免說了幾句氣話，你千

萬不要放在心上。娜拉，我已經饒了你了，

我敢賭咒我已經饒恕你。

娜 多謝你饒恕我。（向右邊出去。）

郝 不要去！（向門裏看。）你去幹什麼？

娜 （在裏面說。）我去脫跳舞的衣服。

郝 （在門口說。）不錯，去脫罷。我那受了

驚駭的黃鶯兒，你且安靜一會，定一定心。

你不必害怕，凡事有我呢。我的翅膀大可

以保護你。（在門口踱來踱去。）娜拉，我們

的家庭何等安逸！何等可愛！在這

裏你不必害怕，我可以保護你，如同保護我

從鷹爪裏救出來的鴿子一樣。我不久就

可以使你那顆撲撲跳個不住的心定下來，

你放心，快得很！到了明天，什麼事都忘

了，還照從前一樣。我不用再說我饒恕了

你，你心裏自然明白我這話是真的。難道
我會有那硬心腸趕你出去嗎？ 不要說
趕出去，我捨得怪你嗎？ 娜拉，你真不懂

得男子的心腸。一個男子饒恕他妻子的
錯處，真真實實的饒恕了他，從心坎裏饒恕
了他——這裏頭有一種說不出的暢快。

從此他妻子便加倍變成他的私產。做妻
子的受了他丈夫這種恩典就像死了重生
一般；不但做他的妻子，竟成了他的孩兒了。
我的好孩子，從今以後你也該這樣待我。

娜拉，什麼事都不必煩惱！ 你只要坦坦
白白的待我，我自然可以做你的志向，又可

以做你的良心——（娜拉換了家常衣服
走進來。）怎麼，你還不去睡嗎？ 你換了
衣服嗎？

娜 是的，我把衣服換了。

郝 這時候換他做什麼？

娜 今晚我不睡了。

郝 但是，我的親娜拉——

娜（看錶。）此刻時候還早。滔佛，坐下，我
有許多話要同你談談。（他自己坐在桌子
的一邊。）

郝 娜拉，這是什麼意思？ 你這冷冰冰的

臉兒——

娜 坐下，話長呢！

郝 （坐在桌子那一邊） 娜拉，你想嚇我。

我 不懂得你。

娜 一些也不錯，你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你。

——到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打岔，聽我說。

我們不能不算一算帳。

郝 這話怎麼講？

娜 （略一停頓） 我們兩個對坐在這裏，你

覺得有什麼感想嗎？

郝 有什麼感想？

娜 我們結婚了足足八年，今天剛是第一次

我同你正正經經的開談。

郝 正正經經的！什麼叫做正正經經的？

娜 這八年裏頭——還不止八年呢——自

從我們初次認識我們兩個人從來不曾談

過半句正經話，從來不曾談到一件正經事。

郝 我怎肯把那些你管不了的事來麻煩你。

娜 我不是說那些家庭裏的困難；我說的是，

我們從來不曾好好的坐下來切切實實的

談過一件事。

郝 我的娜拉，談了於你有什么好處？

娜 正是如此：你從來不會懂得我。我一生

吃了大虧，先吃我爸爸的虧，後吃你的虧。

郝 什麼話？ 世上誰能像我同你爸爸那

樣愛你？你還說吃了我們兩個的虧！

娜（搖搖頭）：你何嘗愛我？你不過覺得戀愛著我是很好頑的罷了。

郝：你說的什麼話？

娜：這是千真萬確的話。我跟著爸爸的時候，他怎麼說，我也怎麼說；他怎麼想，我也怎麼想。有時候我的意思和他的不同，我也不讓他曉得爲什麼呢？因爲他不願意我有和他不同的意見。他叫我做『頑意兒孩子』；他把我當做頑意兒，正像我頑我的頑意兒一樣。後來我來住在你的家裏——

郝：什麼話！

娜（不保他）：我說我那時候不過是從爸爸手裏換到你手裏罷了。你樣樣事都安排得如你自己的意。你愛什麼，我也愛什麼，或是我故意愛什麼——我究竟不明白

還是真司你一樣嗜好，還是有意如此——也許都有一點；有時候是真的，有時候是故意的。我如今回想起來，檢直像一個耍飯的花子，討到手裏，吃到肚裏。滔佛，我靠著頑把戲給你開心過日子。但是你要我如此做。你同爸爸害得我不淺。我現在一無所能都是你們的罪過。

郝：你真不講道理，真忘恩負義！

娜拉，你

在這裏難道不曾過過快活日子嗎？

娜 我不曾過過快活日子。當時我以爲很快活，其實不然。

郝 不曾過過快活日子！

娜 不曾，不過高興高興罷了。你不曾待錯過我。但是我們的家庭實在不過是一座戲臺。我是你的「頑意兒的妻子」，正如我在家裏是我爸爸的「頑意兒的孩子」一樣；我的孩子們又是我的頑意兒。你逗著我頑我覺得很有趣，就像我逗著他們頑他們覺得很有趣一樣。滔佛，這就是我們的結婚生活！

郝 你這番話雖然太過分，裏面卻有些道理。

但是將來的情形就不同了。頑的時候完了，如今該是教育的時候了。

娜 誰的教育？我的還是孩子們的？

郝 都有，娜拉。

娜 滔佛，可惜你不配把我教育成你的良妻。

郝 你說這種話嗎？

娜 我也不配教育孩子們。

郝 娜拉！

娜 剛纔不是你自己說的不敢把孩子們交託給我嗎？

郝 那是氣頭上的話！記著他做什麼？

娜 其實你那句話並不會說錯。我不配做

那個。我還有一件先要做的事情——我要教育我自己。你不配幫我的忙。我必須要獨自去做。因此我所以就要走了。

郝 (跳起來) 你說什麼？

娜 我如果想要懂得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事，非得獨居不可。因為這個原故，我一定不能再同你住下去了。

郝 娜拉，娜拉！

娜 我立刻就要走了。我想今天晚上姬婷總肯留我住的。

郝 你瘋了！我不許你走！我禁止你

走！

娜 你禁止我也不中用。我只帶我自己的東西。無論現在將來，你的東西我一概不要。

郝 你怎麼瘋到這步田地！

娜 明天我要回家去——回到我從前的家裏去。我想那裏總該可以找點事情做。

郝 噯，像你這樣沒有經驗——

娜 我去想法子得一點經驗。

郝 你就這樣丟了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也不顧旁人要說話！

娜 我不管旁人。我只知道我應該這樣做。

郝 真是豈有此理！你就這樣拋棄你的神聖的責任嗎？

娜 你以為什麼是我的神聖的責任？

郝 還用我說嗎？是你對於你丈夫同孩子的責任。

娜 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 沒有的事。你說的是什麼？

娜 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 第一要緊的，你是人家的妻子，又是人家的母親。

娜 這種話我如今都不信了。我相信第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是一樣的人——

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我知道大多數人都同你一樣說法，並且書上也是那樣說。但是從今以後我不信大多數人同書上說的話了。一切的事情總得我自己去想，總得我自己明瞭懂得。

郝 你自己不明瞭你在家庭裏的地位嗎？

難道沒有顛撲不破的道理來指導你這些問題嗎？你難道不信宗教嗎？

娜 滔佛，我實在不知道宗教是什麼東西。

郝 你這話怎麼講？

娜 我只知道我進教的時候牧師對我說的話。他說宗教是那個。我離了此

地，我也要細細的去想想。我要看看究竟那牧師說的話是不是真的；至少我要看看他的話對於我自己是不是真的。

郝 我從來不曾聽見過一個年輕婦人會說這種話！假使宗教不能約束你，讓我來激發激發你的良心——因為你總該還有良心。或者，直捷爽快的回答我：你簡直沒有良心。

娜 滔佛，這話不容易回答。這些事我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的意見和你的全不相同。我聽說國家的法律同我心裏想的全不相同；但是我總不信他們是對的。法律

說一個女人不該替他臨死的父親免了煩惱，也不該救他丈夫的性命。這種法律我不信。

郝 你說話真像小孩子。你不懂得你現在住的是一種什麼世界。

娜 我不懂得。但是現在我要去學了。我要看看究竟是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

郝 娜拉，你病了；你說的都是害熱病的胡話。我幾乎當你是瘋了。

娜 我一生從來不會有過今天晚上這樣的明白清爽。

郝 難道你明白得要丟你的丈夫兒女嗎？

娜 正是。

郝 如此看來只有一個解說。

娜 什麼解說？

郝 你如今不愛我了。

娜 一點都不錯。

郝 娜拉，你真肯說這話嗎？

娜 滔佛，我說這話，我心裏也不好過，因為你

待我不錯。但是我不能不說。我現在不

愛你了。

郝 (勉強鎮住自己) 這也是你的明白清

楚的話嗎？

娜 是的，極明白，極清楚。因為如此，所以我

不能再住在你這裏。

郝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不愛我了？

娜 可以。就是今天晚上，我準備一件奇事

發現，卻不曾發現，我纔知道你不是我這幾

年來理想中的你。

郝 這話我不懂。

娜 我耐著性子等了八年，我也知道奇事不

是天天有的。後來那件禍事發生，我心裏

滿望著那奇事要來了。柯樂克的信在信

箱裏的時候，我萬想不到你會服從他的條

件。我以爲你一定要對他說，『你儘管發

表這件事；』發表之後——

娜 發表之後把我妻子的名譽體面一齊丟了又怎樣呢？

娜 發表之後我以為你一定會挺身而出把一切罪名都擔在自己身上，說道，『這件事情是我做的。』

郝 娜拉！

娜 你以為我一定不肯讓你替我擔惡名嗎？
我自然不肯。但是我說的話那有你的話能使人相信。——這就是我又盼望又害怕的奇事。因為想阻止這件事情所以我去尋死。

郝 我日夜替你做事，忍窮忍苦，我都願意。

但是世上沒有男子肯爲了他所愛的女子犧牲自己名譽的。

娜 世上整千整萬的女子都爲了男子犧牲了名譽。

郝 你所想的所說的都像一個蠢孩子。

娜 你所想的所說的也不像我願意嫁的男子。後來你害怕過了——你害怕不是爲我，完全是爲自己——後來事情過去了，你又裝沒事人了。我仍舊做你的小雀兒，你的頑意兒——因爲他那樣不中用，所以要你加倍的保護他。（站起來）滔佛，就在那個當口，我忽然大覺大悟，我這八年原來只是

同一個生人住在這裏，替他生了三個孩子。

——唉，我想起來真難受！我恨不得把自已扯個粉碎！

郝（帶悲容）：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們

兩個中間如今隔開了一條無底的界河。

娜拉，這條界河還可以填得滿嗎？

娜：現在的我已經不是你的妻子了。

郝：我還可以做一個完全改變的人。

娜：只要把你的『頑意兒』去了，你或者可以

改變。

郝：當真和你分開嗎？不行，不行，娜拉，我

不懂你這個意思。

娜（從右邊出去）：你不懂，我們更該分開。

（他又回來，拿著大衣，帽子，一個小包裏，都放在桌旁椅子上。）

郝：娜拉，現在不要去！等到明天罷。

娜（穿上大衣）：我不能在生人房裏過夜。

郝：我們不可以算是哥哥妹妹那樣住下去嗎？

娜（戴上帽子）：你知道那樣辦法是不會

長久的。（披上圍巾）：滔佛，再會了。我也

不去看小孩子們了。我知道有比我好的人

照管他們。我現在這個樣子，他們也用不著我了。

郝 將來總有一天，娜拉，我們——

娜 那個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將

來如何。

郝 無論怎樣，你還是我的妻子。

娜 你聽我說。我聽人說一個婦人像我這

樣離開他丈夫的家，他丈夫對他完全可以完全

不管了。無論那話確不確，我把你對於我

的一切責任一齊取消。我對你，你對我，如

今全不相干。兩邊都有完全自由。拿去，

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還我。

郝 連那個都要嗎？

娜 也要。

郝 拿去。

娜 很好。現在什麼事都完了。我把這些

鑰匙都放在這裏。這屋裏的事這些女用

人比我熟悉的多。明天我動身之後，姬婷

會來拿我從家裏帶來的那些東西。我教

他隨後寄來。

郝 都完了！都完了！——娜拉，你再會惹

著我嗎？

娜 我常要想著你，和孩子們，和這所房子。

郝 我可以寫信給你嗎？

娜 千萬不要寫。

郝 至少我可以寄點——

娜 什麼都不要。

郝 你如果到了窘迫的時候可以讓我幫襯
你一點。

娜 不要。我不能受生人的幫襯。

郝 難道我於你只不過是一個生人嗎？

娜 (提了包裹) 滔佛，那要等『奇事中的
奇事』發生。

郝 你告訴我什麼叫做『奇事中的奇事』？

娜 你和我都要改變到——滔佛，我如今
不信世上真有『奇事』出現了。

郝 你不信，我卻要信。你告訴我，我們應該
變到怎樣？

娜 須要變到那步田地，要使我們同居的生

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會了。(他從外
廳走出去)

郝 (倒在門旁一張椅子上，雙手蒙著臉)

娜拉，娜拉！ (擡頭四望，站起來) 沒有

人了！他去了！ (忽然希望心) 啊

！奇事中的奇事——？！

(下面大門關閉的聲音)

(全劇完)

易卜生集第二冊

羣鬼

劇中人物

阿爾文夫人

阿爾文(姓)歐士華(名) (阿爾文夫人

之子)

孟代牧師

安司強木匠 (瑞琴之父)

安司強(姓)瑞琴(名) (阿爾文夫人家

之女僕)

戲中情景皆在阿爾文夫人家中，其家

在挪威西部海濱一個峽港上。

第一幕

(布景) 一間對著花園的大屋子，左邊有

一扇門，右邊有兩扇門；中間一張圓

桌，桌邊幾把椅子。桌上有書，雜誌，日

報。前面左邊有一扇窗，靠窗放著一

只小沙發同一只針線桌子。

背後通一所養花的暖房。右邊的門

通花園。

從暖房外牆的大玻璃窗望過去，可望

見海邊峽港(Fjord)的愁慘風景；那時

雨下久了，雨中風景模糊，更覺愁慘。

開幕時，安司強木匠正立在花園門邊。

他的左腿有點跛了，穿著長統靴，靴跟

底下墊著一截木頭。他的女兒瑞琴

手裏拿著澆花筒，攔著安木匠不許他

進來。

瑞琴（低聲說）：你要什麼？站住了，不要

動。你瞧你身上的雨水直滴下來呢。

安司強木匠：我的孩子，這是上帝的好雨。

瑞：這簡直是魔鬼的雨！

安：瑞琴，這是什麼話。（蹣跚走上幾步）

我要對你說的是——

瑞：你瞧！不要這樣吱吱咯咯的響。小

主人正在樓上睡覺呢。

安：什麼？正午了還睡覺嗎？

瑞：于你什麼事？

安：昨天晚上我出去喝了一點酒——

瑞：那是不用說的。

安：是呀，我的孩子，我們都是苦人兒——

瑞：是呀。

安：外面的迷魂陣很多，我們那裏抵當得住

——但是我雖是喝醉了，今天五點半鐘就來

做工了。

瑞：好好，好好，你少到這裏來罷。我不願意站

在這裏好像同你有什麼 Rendez-vous 似

的。(此女用法文字以顯其在上流人家來往。原文義爲約會。)

安 你說好像同我有一個什麼？

瑞 我不願意有人瞧見你在這裏。如今我對你說了，你走罷。

安(走近幾步) 我一步也不走。我們話不說完，我是不走的。今天下午我可以把學堂那邊的生活都做完了，今天晚上我要趁船回家去了。

瑞(口中咕嚕) 好，好，望你一路平安！

安 多謝你的好意。明天是孤兒院落成的大禮，一定很熱鬧的，一定還有許多燒酒喝。

我不要叫人說我安司強見了迷魂湯就不走了。

瑞 哦呵！

安 是的，明天還有許多貴客來呢。孟代牧師要從城裏趕來。

瑞 他今天就要來了。

安 是呀！因為他要來，所以我不願意叫他說我什麼壞話。你懂得嗎？

瑞 哼，你又來弄鬼了。

安 你說什麼？

瑞(仔細打量他) 這一回你又要想騙孟代牧師的什麼東西了？

安 什麼話？你發瘋了嗎？你想我——

我要哄騙孟代牧師嗎？不會的，他待

我太好了，我肯算計他嗎？但是我要對

你說的是我今晚回家的事。

瑞 你去得越早，我越快活。

安 是的，但是我要你同我一塊兒回去。

瑞（張著嘴）什麼？——你要帶我回去？

安 我說的是我要帶你回去。

瑞（作瞧不起他的樣子）你決不能帶我

回去。

安 我們且看罷。

瑞 是的，我們且看罷。我從小都靠這裏的

阿爾文夫人撫養成人，他待我如同他自己的
孩子一樣，我想我肯同你這樣的人回去

嗎？不會的！

安 什麼話？你竟敢同你的老子作對嗎？

瑞 你自己對我說過幾次，我不是你的女兒。

安 呸！你聽那些話做什麼？

瑞 你不是罵過我好幾次『野種』嗎？不

要臉！

安 我賭咒我不曾用過這兩個字。

瑞 誰管你用的什麼字？

安 況且我那時候一定是多喝了幾杯。——

哼，世間的迷魂陣很多，我的孩子。

瑞 噫！

安 况且那時你的媽一定是發脾氣的時候。

我恨他擺那臭架子，我不得不頂他幾句。

你的媽天天說（學他妻子）『雅各（安木

匠小名）你不要管我。你那裏配管我！

我在阿爾文家住過三年。你不知道他家

是見過皇上的人嗎？』噯喲，你的媽總忘

不了阿爾文統帶見過一次皇上。

瑞 可憐的媽，你不久就把他氣死了。

安（把肩膀一聳） 自然，自然，總是我來擔

這個罪名。

瑞（轉身，口中咕嚕） 噫！——這一條腿！

安 你說什麼？

瑞 *Pied de mouton.*（法文·譯言羊腿）

安 這是英國話嗎？

瑞 是的。

安 你在這裏受了很好的教育，那是一定的。

這種教育現在你正用得著。

瑞（略停一會） 我且問你，你要我回到城

裏去幹什麼？

安 我只生了你一個女兒，你還要問我爲什

麼要你回去嗎？ 我不是一個孤老嗎？

瑞 哼，你不要裝腔作勢。老實說你要我去

幹什麼？

安 老實告訴你罷，我現在想找一種新的生活做做。

瑞（口中呼哨） 你換了許多新的生活了，

但是總沒有一次不是失敗的。

安 你瞧這一次罷，打死我，要是——

瑞（頓腳） 不要賭咒！

安 正是，正是，我要對你說的是，我把在這裏建造孤兒院的工錢積下了幾文。

瑞 當真嗎？ 很好，很好。

安 在這鄉下地方，有錢也使不了的。

瑞 你積下了幾文錢又怎樣呢？

安 我想把這筆錢去做一樁可以有利息的

生意。我想開一座水手海客的飯館——

瑞 什麼！

安 自然是一種上等的飯館，決不是平常水手來往的豬欄。決不是的。我這座館子是要給船主們大副們往來的，你知道這都是上等客人。

瑞 要我幹什麼呢？

安 你的用處多呢。但是我只要你做個幌子。決不要你做粗事。你可以隨你的意，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瑞 哦，原來如此？

安 你要知道這館子裏必須有些女人。因

爲到了夜晚這裏面總得要能惹人注意，可以招徠主顧——總得要有歌唱，有跳舞。

你要知道來的人都是海客，都是飄洋過海謀生的人！（走近瑞琴身邊）你不要

這樣愚蠢，不要打笨主意。你在這裏有什麼好處？你的主母給你那種教育有什麼用處？

我聽說他們叫你去照應孤兒院裏的小孩子。你是該幹那種事的嗎？

你當真肯糟蹋自己的身體去照應那班小叫化子嗎？

瑞 要是以後的事能如我的意，我就——

或者能如我的意；誰知道呢？或者可以

做到？

安 什麼事可以做到？

瑞 你不要管他。你究竟積下了多少錢？

安 一齊算起來，大約有四五十鎊。

瑞 倒也不壞。

安 很够動手了。

瑞 你竟不分給我一點嗎？

安 不行。

瑞 你難道不給我一件衣料嗎？

安 你要肯回我回到城裏，隨你愛穿什麼衣服都可以。

服都可以。

瑞 呸！我若是當真要衣服，我自己也能

弄到手。

安 但是有做老子的照應，不更好嗎？我

現在就可以在小海港街租一所好房子，不用多少錢押租，我們租了屋就可以開張，辦一個水手公寓。你懂得嗎？

瑞 但是我不高興和你同居！我與你毫

無關係！你出去罷！

安 我的孩子，你在我那邊也住不長久。只要你會玩把戲，你決住不長久。這一兩年來你長得這樣好看——

瑞 怎樣呢？

安 不久自然有船上的大副，——或是船主，

——看上了你。

瑞 我不想嫁給那種人。做水手的人都沒

有 *Savoir-vivre*（又用法文譯言禮貌。）

安 你說他們沒有什麼？

瑞 我知道水手是怎樣一等人。他們那班人是嫁不得的。

安 誰要你當真嫁給他們？不嫁給他們

一樣可以賺他們的錢。（低聲說。）那個

英國人——你不記得嗎？——那個有

一隻遊艇的英國人，他給了你媽七十鎊金

子；你媽也不見得長得比你好看。

瑞（走近安木匠。） 滾出去！

安（退幾步）

噯！噯！你難道要動手打我？

瑞 是的！你敢這樣說媽的醜話，我就打

你，滾出去！（推他到花園門邊）輕

點兒關門，小主人正——

安 正睡呢，我知道了，奇怪的很，你爲什麼

這樣關切小阿爾文先生。（低聲說）哦

呵！難道是他——？

瑞 滾出去，快快！老頭子，你又胡思亂想

了，不要打那邊走，孟代牧師正從那邊進

來呢，快快從廚房門出去。

安（退向右邊） 是的，是的，但是——你

同孟代先生談談罷，他會教訓你做女兒的應該怎樣待他老子，無論如何，我總是你的老子，我可以用官家註冊來證明。（他從通廚房的門走了）

（瑞琴關上那扇門，對着大鏡子照了一照，用手巾扇自己，整一整領巾，然後用澆花筒澆花，裝作很忙的樣子，孟代牧師從花園門走進暖房，他穿了一件外套，拿著一把傘，肩上有皮帶掛著一隻小皮包）

孟代牧師 安司強姑娘，你好呀。

瑞琴（回轉身，裝作驚喜之狀） 哦，孟代先

生，你好呀，船到得這樣早？

|孟 剛到。(從暖房走進室內。) 天天下雨，討厭得很。

|瑞(跟他進來。) 孟代先生，這場雨是莊家

人家的好雨。

|孟 是的，你說得不錯。我們城裏人往往想不到這個上頭。(脫去外套。)

|瑞 讓我幫忙。好了。濕得這樣！我去把他掛在走廊下。那把傘也給我，我拿去張開了，容易吹乾。

(瑞琴拿著外套同傘，從右邊門出去。)|孟 代牧師把皮包同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

|瑞琴回來。)

|孟 從外面走進門來覺得很舒服。——這裏事事都好嗎？

|瑞 都很好，多謝你。

|孟 我想今天這裏要預備明天的事，大概總很忙罷？

|瑞 是的，也就够忙了。

|孟 阿爾文夫人在家？

|瑞 在家。他剛纔上樓拿曲古律茶給小主人喝去了。

|孟 我正要問你，——我到碼頭的時候就聽說歐士華已經回家了。

|瑞 是的，他是前天到的。我們本預備他今

天才能到家。

孟 他還平安強健嗎？

瑞 還算好，不過走了遠路回來，身子很乏了。

他從巴黎一直回來，路上竟不曾擔擱。大概他此時正睡呢，我們說話還該輕些，你不怪我嗎？

孟 不錯，我們低聲談。

瑞 請坐，（說時，搬了一把椅子到桌邊。）不要拘束。（孟坐下，瑞搬一只小凳子墊他腳下。）這樣舒服嗎？

孟 謝謝你，這樣很舒服了。（望著他。）安

司強姑娘，我看自從我那回見你之後，你

長大了。

瑞 你也這樣說嗎？阿爾文夫人也說我

發育了一點。

孟 發育了？是的，有一點——到也還相稱。（兩人話頭略停片刻。）

瑞 你要我告訴阿爾文夫人說你來了嗎？

孟 我的孩子，不忙，不忙。——我的親愛的

瑞琴，你老子在這裏還好嗎？

瑞 多謝你，他在這裏很過得去。

孟 上回他進城時，他來看我。

瑞 是嗎？他最愛同你老人家談天。

孟 你同他天天見面嗎？

瑞 我嗎？ 是的，我每天看見他，——我得閒的日子總看見他。

孟 你老子的品行不很靠得住，他很要人指點他，照管他。

瑞 這話我很相信。

孟 他很要一個可以倚靠，可以信服的人。

這話是他上回自己對我說的。

瑞 是的，他也曾對我說過，但是阿爾文夫

人如何能放我走？ 何況現在添了孤兒

院的事，況且我自己也不願離開阿爾文

夫人，他待我這樣好。

孟 但是，我的孩子，你有做女兒的職務。——

自然我們應該先問過你的女主人，請他允許。

瑞 我總覺得像我這麼大的女孩子不便去替一個沒有老婆的人當家。

孟 什麼！ 什麼話！ 安司強姑娘，我們

說的是你自己的老子！

瑞 不錯，但是—— 要是在一個好人家，同

一個真正上等人，——

孟 但是，親愛的瑞琴——

瑞 —— 要是一個我能親愛的人，要是我真

能覺得是他女兒，——

孟 哦，哦，我的好孩子——

瑞 我本願意住在城裏。這裏冷靜得可怕。

孟代先生，你是自己嘗過冷靜滋味的人。

——我是很願意去的。孟代先生你可知
道什麼地方有我相當的位置嗎？

孟 我嗎？不知道。

瑞 但是，親愛的孟代先生，無論如何，你不要

忘了我，如果——

孟 (站起來) 不，我不會忘記你，安司強

姑娘。

瑞 因為，如果我——

孟 費心請你告訴阿爾文夫人一聲我在這

裏。

瑞 孟代先生，我就去請他下來。

(瑞琴從左邊出去。孟在室中走來走去，
有時立在窗前，背著手，望著花園。停一會，
他回到桌邊，拿起一本書，看了面上的書名，
吃了一驚；又細看別本書的書名。)

孟 哼！當真！

(阿爾文夫人從左邊門進來。後面跟著

瑞琴，進來後又從右邊門出去了。)

阿爾文夫人 孟代先生，見了你，我很高興。

孟 阿爾文夫人，你好。我答應了來，現在果

然來了。

阿夫人 你是總不失信的。

孟 我這次來很不容易，有好幾個本區教友會，董事會——

阿夫人 你此刻來的正好，我們可以把正事辦完了再吃飯，你的行李呢？

孟（急忙） 我的行李放在本村店裏，今晚我要歇在那邊。

阿夫人（忍住笑） 今回我不能請你住在我家裏嗎？

孟 不，不，多謝多謝，我還是照常睡在那邊，那邊上船便當。

阿夫人 自然隨你的意，不過我覺得現在我們都老了，應該不比從前了。——

孟 哈哈！你總要說笑話，這也難怪，今天你應該興致很好；一來呢，有明天的大事；二來呢，你把歐士華弄回來了。

阿夫人 可不是嗎？這不是好福氣嗎？他有兩年多不曾回家了，這次他說可以陪我過一個冬。

孟 當真嗎？這真是他的孝心，不然，羅馬和巴黎的繁華熱鬧他肯丟下嗎？

阿夫人 是的，但是他母親在這裏，上帝保佑這孩子，他的心窩裏居然還有他的母親。

孟 假使出門學美術就要消磨天性的愛情，那才是大不幸呢。

阿夫人 是的，但是我這孩子這一層倒可以不消慮得，我很想看看你還認得他嗎。

他就要下來了，此刻正在樓上軟榻上躺一會兒呢。——你請坐，我的好朋友。

孟 多謝，我不打攪你的正事嗎？

阿夫人 說那裏的話。（他坐在桌邊。）

孟 那還好。我給你看——（他走到放皮包的椅子邊，打開皮包，取出一大疊的紙。

回來坐在阿夫人的對面，要想在桌子上找一塊空地放這些紙張。）第一樁，這是——

（忽然中斷。）阿爾文夫人，我且問你，桌

上這些書是作什麼的？

阿夫人 這些書嗎？我正讀他們呢。

孟 你當真讀這一類的書嗎？

阿夫人 正是。

孟 你讀了這種書覺得心裏舒服些或是快活些嗎？

阿夫人 我覺得讀了這種書使我格外能自己倚靠自己。

孟 真是怪事。但是何以能這樣呢？

阿夫人 因為這些書能替我解釋或是證實我平日心裏所有的各種思想。最奇怪的是這些書裏面其實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這些書所說的和大多數人的思想信

仰其實沒有什麼分別。不過大多數人或

是不去理會這些事，或是自己不肯承認罷

了。

孟 但是當真以為大多數人——？

阿夫人 是的，我確如此想。

孟 無論如何不會在這鄉下地方？不會

是我們這班人？

阿夫人 是的，到處都是一樣。

孟 當真，我要說——！

阿夫人 究竟你對於這些書有什麼不滿意

的地方？

孟 不滿意的地方？你以為我覺得這些

出版物有味嗎？

阿夫人 其實你並不懂得你在那裏罵的東

西。

孟 我已經看過許多講這些書的東西，所以

够得上去批評他們。

阿夫人 話是不差，但是你自己的意思——

孟 阿爾文夫人，有許多時候一個人不能不

依靠別人的意思。世上的事正是如此，並

且也應該如此，不然，世界還成個什麼樣子？

阿夫人 你的話也許有理。

孟 除去那個，我自然也不是不承認這類文

學很能惹人注意。並且我也不能責備你

要去曉得現在思想上學術上的趨向，這種趨向我聽說正在你讓你兒子去的地方發展呢。但是——

阿夫人 但是——？

孟（聲音放低） 但是別人嘴裏不講。一個人人在私室裏所讀的書，所有的思想，是不定非要對著別人負責的。

阿夫人 自然不必。我的意思和你一樣。

孟 就拿你對於這孤兒院的用意說罷，據我看起來，在你決意造他的時候，你對於這些事的思想，和現在是絕不相同。

阿夫人 的確。但是方纔是爲了孤兒院的

事情——

孟 方纔我們要談的正是關於孤兒院的事；很對。阿爾文夫人——小心著就是了！現在讓我們談手頭的事情罷。（開一信封，取出幾張紙）你看這個？

阿夫人 是契據嗎？

孟 正是，都在裏面了——並且件件都按次序排著。我對你說罷，弄到這些東西沒有什麼耽擱，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時候我祇好去逼著那些管事的人；這班人遇到處置財產的事情，總是格外的謹慎，不肯放鬆一點。但是到底被我弄到手了。（翻紙）

這是羅生福地產上的一部分叫做沙爾微

克產業的一張過戶契券，所有學堂，教員住

的房子和禮拜堂——那塊地上一切新造

的房屋都在其內了。這是孤兒院章程的

批准書。這裏你看——（念道）『阿爾

文統帶孤兒院章程。』

阿夫人（對著紙看了半天）：倒都排得整

整齊齊的。

孟：我當時想最好還是用『統帶』這個名字，

比你丈夫『御前侍衛』的官銜好。『統

帶』兩個字好像招搖得好些

阿夫人：正是，正是，祇要你覺得最妥當就好

了。

孟：這是銀行裏存款的收據，上面的利息指

定作為孤兒院的經常費。

阿夫人：多謝多謝；不過我想你如果肯經營

這些事，那就最便當了。

孟：敢不效勞。不過目前還是把款子存在

銀行裏的好。這利息並不大；週年四釐，提

款六個月以前知照。以後如果可以做押

款的時候——自然是要好的，並且有確實

可靠的抵押品——我們可以再商議這件

事情。

阿夫人：正是，正是，孟代先生，這些事你最清

楚。

孟 我時時當心就是了。但是有一件和這
個關連著的事情，我時常想問你。

阿夫人 是件什麼事情？

孟 這房子我們要不要保火險？

阿夫人 自然要保的。

孟 啊，且慢，夫人，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再細
想一想。

阿夫人 我所有的東西都保著火險——房
子和房子裏的傢具，養的牲口——樣樣都
在其內。

孟 那是自然。那是你自己的產業。我也

是如此，不消說得。但是你看這是一件大
不相同的事情。孤兒院的用處說起來總
比尋常的事情高貴些。

阿夫人 自然，但是——

孟 單就我一個人說——憑良心講話，我絲
毫都不反對保火險防備各種的不測。

阿夫人 我也正是那樣想。

孟 但是這邊地方上人的意思怎麼樣？

阿夫人 他們的意思——？

孟 這邊有什麼重要人物阻撓沒有？

阿夫人 什麼叫作重要人物？

孟 我專指那些有勢力不依傍別的人物，

他們的意見是不能當作無關緊要的。

阿夫人 此地有幾個這樣的人或者要阻撓，

如果我們——

孟 就爲了這個·城裏頭這種人多得很·

所有我教友會的會衆就是榜樣·他們很容易誤會你和我都不敢信託上帝保佑·

阿夫人 但是講起你來，我的好朋友，你心裏

總很坦然——

孟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裏確乎很坦然·但

是我們禁不住人家把我們的舉動胡猜·

并且還有一層，這種事情到後來很容易阻

礙孤兒院的發達·

阿夫人 啊，如果當真要有這種結果——

孟 我也不能完全忽視我說不定要遇到的

(棘手情形)·在城裏上等社會裏面，這孤

兒院很惹人注意·造這孤兒院確於城裏

也有些好處，大家盼望貧民稅可以因此減

輕許多·(貧民稅是一種稅，徵收了專爲扶

助貧民用的)·但是我做了你的顧問，又經

管錢財的事情，我恐怕將來那班小人罵的

時候第一個就是我——

阿夫人 你不應該讓他們罵·

孟 不用說有幾種報紙雜誌要罵我的話了·

阿夫人 孟代先生不要講這個了；那已經決

定了。

孟 那麼你不要保險嗎？

阿夫人 不要，我們把這話作罷。

孟 (靠在椅裏) 但是萬一出什麼事呢？

——誰能拿得定——那時候你能想法子恢復損失嗎？

阿夫人 不能；老實和你說，無論如何我都不
能。

孟 阿爾文夫人，你要知道——歸根到底我們
仍舊把一個很重的擔子壓在肩上。

阿夫人 你想我們能換個別的法子做不能？

孟 不能，就是這句話。我們真想不出別的

法子做。我們不要讓別人誤會我們；並且我們不應該做得罪大眾的事情。

阿夫人 你無論如何不應該，你是個牧師。

孟 并且我想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業當作有天保佑——有一種特別的保佑。

阿夫人 孟代先生我們但願如此。

孟 那麼我們就讓他去罷？

阿夫人 正是。

孟 很好。隨你的便。(記下來) 那麼，不
保險了。

阿夫人 說也巧得很，你今天來恰恰提起這
事——

孟 我想問了你許久了——

阿夫人 ——因為我們這裏昨天幾乎失火。

孟 當真！

阿夫人 啊，幸而還沒有什麼要緊。是木作

裏刨下來的木花燒着了。

孟 就是安司強做活的地方嗎？

阿夫人 正是。人家說他火柴總是那樣不

當心。

孟 他心裏事情太多，可憐兒的——許多變

愁的事情。謝謝上帝，人家同我說，他現在

極力想做一個清白的人呢。

阿夫人 真的嗎？誰告訴你的？

孟 這是他自己對我講的。他還是個好工人。

阿夫人 哦，他沒有喝酒的時候是的。

孟 唉，這是他的缺點！但是他對我說，他

左腿上的痛苦時常逼得他這樣。前回他

在城裏的時候，我看見了他，心裏老大的不

忍。他到我家裏千恩萬謝的謝我替他在

這裏找著活做，並且可以和他女兒瑞琴在

一塊兒。

阿夫人 他並不常看見他女兒。

孟 但是他對我說天天看見他女兒。

阿夫人 哦，那也說不定。

孟 他很知道迷魂陣來的時候，要一個人管

著他。這是雅各安司強最使人愛的一點

地方；他跑到別人那裏就像一個小孩子一

樣，自己說自己不好，并且承認自己的壞處

。前一次他來找我，和我談天——阿爾

文夫人，如果他必定要瑞琴跟他回家他才

能活命——

阿夫人（突然起立）瑞琴！

孟——你不應該十分為難他。

阿夫人 我一定不能答應他，并且你知道

瑞琴在孤兒院裏還有一個位置呢。

孟 但是再一想，他到底是他父親——

阿夫人 我知道得最清楚他是瑞琴的怎麼

樣一種父親。我斷不許瑞琴跟他去。

孟（起立）我的好夫人，不要這樣要緊下

斷語。你錯怪那可憐的安司強，真是不幸

得很。人家以為你怕——

阿夫人（鎮靜些）不為這個。我以前把

瑞琴弄來管，現在還是我管著。（作聽狀）

不要作聲，孟代先生，再不要講這個了。（面

有喜色）你聽！歐士華下樓來了。

現在我們祇想著他。（歐士華阿爾文穿

著一件薄的外套，帽子拿在手中，銜著一隻

海泡石製的大烟斗，從左面門裏走進來。）

歐 (立在門口) 哦，恕我錯了，我以為你在

辦公室。(走入) 孟代先生，你好呀。

孟 (瞪目看) 呀！真正奇怪——

阿夫人 正是，你看他怎麼樣，孟代先生？

孟 我——我——呀，當真是——

歐 正是那個敗子，孟代先生。

孟 啊，我的親愛年輕的朋友——

歐 現在那兒子回家來了。

阿夫人 歐士華在那裏想你以前極力反對

他做畫家的時候呢。

孟 我們靠不住得很，有許多事情起初看來

覺得很冒險，後來——(抓住他的手) 歡

迎，歡迎！我親愛的歐士華——我還可以叫你歐士華嗎？

歐 別的你想叫我什麼？

孟 多謝你。我的意思是，我親愛的歐士華，

你不要以為我是絕對的不贊成美術家的生活。我承認也有許多人，雖然吃那一項飯，仍舊可以保持真我，不受外來的損害。

歐 我們但願如此。

阿夫人 (快活起來) 我知道有一個人能

保持外面的假我和裏面的真我都不受損害。看看這個人，孟代先生。

歐 (在屋子裏走) 是的，是的，親愛的母親，

自然。

孟 毫無疑惑——沒有人能說不是。我聽

見你漸漸的出名了。我在報紙上時常看

見人家說起你——而且都是很好的批評。

但是我卻要說，近來不大看見你的名字了。

歐 (向暖房走去) 近來我不大畫什麼東

西。

阿夫人 美術家和榜的人一樣，有時也要休

息休息的。

孟 自然，自然。那些休息的時候，美術家正

在那裏養精蓄銳預備大出力呢。

歐 對呀。母親，飯快好了嗎？

易卜生集 第二冊 羣鬼

阿夫人 再隔半點鐘，他胃口這樣好倒也

罷了。

孟 并且也喜歡抽烟。

歐 我在樓上屋子裏找著了父親的烟斗，并

且——

孟 啊，這不是和從前一樣嗎！

阿夫人 什麼？

孟 方纔歐士華走進來的時候嘴裏銜著個

烟斗，我覺得他活像他父親。

歐 當真嗎？

阿夫人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歐士華像

我。

二十五

孟 話是不差，但是看了他嘴角的神氣——差不多又像在嘴唇上——我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他父親來了——抽煙的時候格外像。

阿夫人 我一些也不覺得。照我看起來，歐士華的嘴倒很有些像教士的。

孟 是的，——教堂裏我有許多同事的人都有些像這個樣子。

阿夫人 放下你的煙斗，我的好孩子。我這裏不准抽煙。

歐 (放下煙斗) 是了，我不過試試罷了，因為我小時候抽過一次。

阿夫人 你嗎！？

歐 正是，那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呢。我記得有一天晚上走到樓上父親屋子裏去，我父親正是高興的時候。

阿夫人 啊，以前的事情你那裏會記得。

歐 我記得清清楚楚他把我抱在膝上，讓我

抽他的煙斗。他說『我的孩子，好好的抽，孩子！』我就儘力的抽，一直到後來覺得面色也變白了，頭上的汗珠出得同黃豆一樣大。我父親就大笑，——拚命的大笑——

孟 這真是怪極了。

阿夫人 孟代先生，歐士華是做夢如此。

歐 不是，母親，這並不是夢。因為——你不記

得嗎——後來你進來把我帶到我的屋子裏去，我就病了，我還看見你哭呢。我父親常這樣惡作劇嗎？

孟 他年輕的時候專喜歡頑笑——

歐 雖然那個樣子，他一生還作了許多事——這樣許多好的有用的事——雖然他的壽命那樣短。

孟 正是，我的歐士華阿爾文呀，你承襲了一個又強幹又可敬的人的名字。我們盼望這名字時時可以策勵你前進，發展你的才

力——

歐 自然，應該如此。

孟 你爲了父親的紀念日回家，真是一片孝心。

歐 我爲了父親至少要如此。

阿夫人 並且許我把他留在這裏住許多時候——這真是他最好的地方。

孟 是的，我聽說你要在家裏過冬。

歐 我永久在家裏住著了，孟代先生——啊，重新回到家裏真快活！

阿夫人 (面有光彩) 可不是嗎！

孟 (視歐士華有不忍狀) 你出去的時候年紀還很輕呢，我的歐士華。

歐 是的，有時候我自己也覺得年紀太小。

阿夫人 一點也不小。這是對於天機活潑的孩子最好的事情，獨養兒子更好。把孩子們關在家裏和父母在一處，把他們糟蹋了，是很可惜的。

孟 這件事情很可以討論，阿爾文夫人。一個孩子自己的家永遠應該是他正當的住處。

歐 我的意思同孟代先生完全相合。

孟 就拿你自己兒子說罷。不妨事，我們可以當著他的面講。他得到的是什麼結果？今年二十六七歲了，還不會知道什麼叫做一個整整齊齊的家庭呢。

歐 請你原諒，孟代先生，你的話完全講錯了。

孟 當真？我以為你在外面過的日子是完全消耗在美術界裏的。

歐 是的。

孟 總和些年輕的美術家在一處。

歐 自然。

孟 但是我想那班人是照例沒有錢成家立業的。

歐 孟代先生，有許多人連娶親都沒有力量。

孟 我說的就是這句話。

歐 但是他們自有他們的家，還是一樣；許多人都如此。并且他們的家都是很整齊。

很舒服的。

（阿爾文夫人用心聽他兒子講話，點頭稱是，但是不說什麼。）

孟 哦，我不是說沒有娶親的人的住所。我所說的家是一種家庭生活——一個人和他妻子兒女過的生活。

歐 是的，或者是和他兒女同兒女的母親。

孟 （吃驚，抓歐兩手。）噯喲！

歐 做什麼？

孟 和——和他的兒女的母親同住！

歐 你莫非要他丟了他兒女的母親不成？

孟 說了半天你是在那裏講那些苟且配合

不正當的行爲！

歐 我不覺得他們過的日子有什麼不正當的地方。

孟 你是不是以爲一個隨便什麼樣的男子和一個年輕的女子可以湊在一處過這種日子——并且也不用避人？

歐 不然，叫他們怎樣？一個窮的美術家和一個窮的女孩子——要結婚很得要花幾個錢。不然，叫他們怎樣？

孟 叫他們怎樣？阿爾文先生，我來告訴他們應該怎樣。他們初起就應該各人不沾惹各人——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事！

歐 這些話給血氣方張，情欲正盛的少年聽了，是不會有什麼大功效的。

阿夫人 真不會有的。

孟 (堅執) 執政的人竟不過問這些事情

！居然讓他們公然盛行！(轉向阿爾

文夫人) 現在你看，我替你兒子著急難

道是多事嗎？有許多地方不要臉的事

極盛行——或者我們竟可以說還受人尊

敬——

歐 孟代先生，我來告訴你。我每逢星期日

總到一兩處那種人家去做客——

孟 并且還是星期日！

歐 正是那閒的日子。我在那裏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難聽的字眼，更沒有看見過什麼叫作不道德的事情。從來不曾；但是你知道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我遇見過美術家不道德的行爲？

孟 噯，我不知道！

歐 等我來告訴你。我遇見不道德的行爲

就是在你們所謂可以做好榜樣的丈夫父

親高興出來見識見識并且枉顧美術家住

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很可以從他們那裏

學些乖巧。這些先生們能够告訴我們許

多地方和許多事情我們以前連夢都沒有

做到的。

孟 什麼？ 你是不是要我相信規矩的人

——離開家就要——

歐 這些規矩人回家來的時候，你沒有聽他們演講過外面風俗敗壞的情形嗎？

孟 自然聽見過的，但是——

阿夫人 我也聽見過的。

歐 你竟可以相信他們的話，不用遲疑。有

幾個是這裏頭的專家。（兩手放在頭上。）

不想那美麗的生活自由竟被人這樣糟蹋！

阿夫人 歐士華，你不要這樣動火；你得不到

什麼好處的。

歐 母親，你說的很是。並且於我身體也有

害。我疲勞的要死。我想出去活動活動

再吃飯。孟代先生，失陪一會兒。你決不

曉得我心裏是個什麼樣子；但是我自己也

不能作主。（從右邊門走出。）

阿夫人 我那可憐的孩子！

孟 你說的不錯。把他弄到這個地步！

（阿爾文夫人看著他，卻不開口。）他自

己叫自己敗子。太確切了，唉——太確切了

！（阿爾文夫人看定了他。）你有什麼

意見？

阿夫人 我以為歐士華說的話個個字都不

錯。

孟 不錯？ 不錯？ 信那種話？

阿夫人 孟代先生，我一個人坐著的時候，也會想到過他說的那些話。但是同人談天的時候我從來不敢提這些事。好在現在有我兒子替我說，不用我自己開口了。

孟 阿爾文夫人，你真可憐。照我的職務應該懇懇切切的和你講幾句。你要曉得現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經紀人和你的顧問了，也不是像和你丈夫的老朋友了。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教士，就像他有一次是你一生的緊要關頭在你面前站著

一樣。

阿夫人 我的教士要和我講什麼？

孟 第一我要提醒提醒你以前的事情。這時候最相宜。明天是你丈夫去世的十週年；明天死者的紀念碑要開幕了；明天我要對到會的人演說幾句。但是今天我卻先要和你說一說。

阿夫人 孟代先生，很好，請說罷！

孟 你還記得不記得你嫁了不到一年，你就站在一個懸崖邊上？——你拋了你的家？——你背著丈夫逃走——阿爾文夫人，逃走，——並且無論他怎樣求你，你還是不

肯回去？

阿夫人 你記得不記得那第一年裏頭我是怎樣的說不出的苦？

孟 在這世界上要想尋快活，就是反抗自然。我們怎麼配過快活日子？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職務。你的職務就是緊緊的靠住一個人，那個人是你從前自己揀定的，并且是上帝把你牢牢繫住教你跟他的。

阿夫人 當時我丈夫的行爲同他怎樣的荒唐，你是全知道的。

孟 那些傳聞說他的話我聽得也夠了；如果傳聞當真靠得住，你丈夫那種年輕人的行

爲，我再也不會以爲然的。但是妻子不是批評他丈夫的人，你應該把忍受上帝降的挫折苦難當作你應做的職務才是。不想你不如此，反倒抗拒這種困難，那個人失了足，你不扶持他，反丟下他，你所作所爲的不但危害自己的名聲，并且還幾乎連累了別人的。

阿夫人 別人的？一個人的，是不是。

孟 最不該的就是你來找我。

阿夫人 找我們的教士？找我們的知己朋友？

孟 正爲此所以更不該。你應當謝謝上帝

當時我有那種毅力。——能使你丟開那種狂想，并且使我把你引到職務的路上，重新回到原來的丈夫那裏去。

阿夫人 孟代先生，那正是你所做的。

孟 我不過是一個傳達天意的人罷了。難道我領你回去盡職務，服命令，不是替你後來的日子造福嗎？難道後來的事情沒有應我預料的話嗎？難道你丈夫沒有改邪歸正，正經做人嗎？難道他自從那件事以後沒有同你要好，巴巴結結的過日子嗎？難道他沒有做附近人家的恩人嗎？難道他沒有把你擡得同他自己一

樣高，使你漸漸的成了他各種事業的幫手嗎？——并且我知道還是個很好的幫手，阿爾文夫人，這是我應該誇獎你的。——現在要講到你一生第二個錯著了。

阿夫人 你指著什麼說？

孟 正因為有一次你拋棄過做妻子的職務，所以後來你又拋棄做母親的職務。

阿夫人 啊——！

孟 你一生吃了任性固執的虧。你的念頭總是引你到不守規則，無拘無束的路上去。你從來不肯受什麼束縛。隨便什麼事情，你一覺得不耐煩了，就肆無忌憚的丟開

手，好像這種擔子你要放下就可以放下的。一樣。不高興再做妻子了，你就丟下你丈夫。做母親做得討厭了，你就把孩子送到外面去。

阿夫人 不錯，對的；我是這樣做的。

孟 這是他同你疏遠的原故。

阿夫人 不，他並不同我疏遠！

孟 他確同你疏遠了；這是一定的。你現在弄回來的是怎樣一個兒子？細細的去想想。你丈夫的事情你錯了主意後悔無窮——你自己也承認的，所以替他造這個紀念碑。現在你應該承認你兒子的事情

你究竟錯了多少，現在或者還來得及把他從邪路上領回來。重新起頭，他能改悔的地方你總想法子改悔他。因為，（舉起食指）——你實在是個有罪過的母親！——這是我覺得是我的職務應該對你說的。（半响沒有話）

阿夫人 （說話很慢，自己約制自己。）孟代先生，你的話已經說完了，明天你還有一篇演說紀念我丈夫。明天我不說什麼。但是現在我要同你稍微講幾句話，就像方纔你對我講一樣。

孟 很好；我知道你想替自己辯白辯白——

阿夫人 並不是。我不過想對你講幾句話。

孟 真的嗎？

阿夫人 所有方纔你講的關於我同我丈夫以及你領我回到正路以後我們過的日子——你都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自從那一回你的腳就沒有再沾過我們家的地——你以前是我們天天見面的朋友。

孟 記得不記得你們隨後就搬出城了。

阿夫人 記得的，我丈夫在日你也就從來沒有到此地來看過我們一次。爲了孤兒院的事情你纔不得不來找我。

孟 (聲氣低而懷疑) 海倫——如果這是我

的錯處，我祇能請你想著——(海倫，阿夫

人小名)

阿夫人 ——想著你職業的尊嚴？ ——是的。

再加上我是一個要想私奔的妻子。這種胡鬧的女人，人家愈避得遠愈好。

孟 我親愛的——阿爾文夫人，你也說得太過火了——

阿夫人 是的，是的，——也罷。我說的是，你責備我不像個做妻子的，你除了衆人傳說的話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根據。

孟 對的。底下怎樣！

阿夫人 也罷——孟代先生，現在我把真情告

訴你罷。我自己賭過咒總有一天要讓你

曉得——你，并且祇有你。

孟 這真情是怎樣一會事？

阿夫人 這真情就是我丈夫死的時候還是照常像以前那樣的荒唐。

孟 (手摸椅子) 你說什麼？

阿夫人 娶了十九年的親，他仍然是同未結婚以前一樣的荒唐。

孟 你竟把他的年輕不謹慎——他的不守規範——他的行止過分——當作荒唐嗎！

阿夫人 這是替他看病的醫生說的。

孟 我不明白你說些什麼。

阿夫人 你也不必定要曉得。

孟 我聽了頭暈。你的嫁後光陰——同你丈夫的日子——不是別的，竟是個苦海。

阿夫人 盡在於此，沒有別的了。現在你明白了。

孟 這個——這個把我弄糊塗了。我不明白！我領略不過來！怎麼世界上會有這等事——？怎麼這種事瞞得過人？

阿夫人 正爲此我才要天天拚命。歐士華生下來以後我覺得好些了。不料好得並不長久。從此以後我命拚得加倍的利害——盼望沒有人知道我孩子的父親到底是

怎樣一等人。你是知道他有一個很動人的外貌；好像人家祇會相信他好，不會相信他有別的事的。有等人的行為好像對於他的名聲絲毫沒有關係，我丈夫就是那樣一個人。但是到後來，——你也要聽仔細了——後來事情出得比隨便什麼都壞。

孟 比你告訴我的還壞！

阿夫人 我雖然曉得他在外頭暗地裏迷些什麼，我總忍著。後來索性醜事鬧到自己家裏來了——

孟 真的嗎！ 在此地？

阿夫人 正是在此地，在我們自己家裏。在

那邊（用手指右邊門）我頭一次在飯廳裏得的消息。我恰巧要到那裏有點事，門開著一半。我聽見我們那女用人從花園裏進來，帶著水預備澆暖房裏的花。

孟 以後怎樣——？

阿夫人 不多一會兒我聽見我丈夫也進來了。聽他低聲同那女用人講了幾句話。

後來我就聽見——（一短笑）——吓，現在還在我耳朵裏響，又讓人心碎，又讓人好笑——我聽我的用人低聲說道：『放手，阿爾文先生！ 放了我罷！』

孟 你丈夫怎麼這樣的輕狂！ 但是除了

輕狂之外，我想斷沒有什麼別的事。

阿夫人 我不久就都知道了。我丈夫把那女孩子騙上手——他們要好就生出下文來了。

孟 (好像變成了石頭一樣) 都在這所房子裏！ 在這所房子裏！

阿夫人 在這所房子裏我苦也吃得不少了。
· 晚上把他絆在家裏——夜裏也是如此——
陪著他在他的屋子裏偷偷的喝酒，做他的酒友。有時候沒有法子，祇好和他對坐著，陪他取樂喝酒，聽他講些毫無意思不堪入耳的話，用盡了力量弄他去睡——

孟 (顫動) 你這些都受得住！

阿夫人 我有個孩子，看孩子面上忍受下來的。後來愈鬧愈不堪了——我的用人——我打定主意這事情應當有個完才好。家裏的事我就拿起權來——無論是對我丈夫或者對別的事。我有件東西抵擋他他不敢說什麼。歐士華正是在那時候送出去的。當時他差不多七歲，漸漸像尋常小孩子似的能够辨別事情，曉得問話了。這些情形我都耐著。我覺得如果這孩子在此地住著恐怕要中毒。所以我把他送到別處去的。現在你明白了爲什麼他父親活

著的時候，他從來不會到此地來過。沒有人知道，我爲了這件事心裏的難過。

孟 你那種日子真正可憐。

阿夫人 如果我沒有事做，那種日子真過不下去。不是我自己誇口，我確作了些事。

所有增加的產業，所有改革的地方，以及種種適宜的調度，那好名聲都是我丈夫得的。

——你猜他肯爲這些事操心嗎？他呀，整

天躺在軟椅上看舊繒紳錄！索性對你

說了罷。他清楚的時候是我幫他撐場面；

他昏天黑地或是長吁短嘆怨命的時候是

我獨自一個人受罪。

孟 這就是你現在替他造紀念碑的人！

阿夫人 你看良心不安何等可怕。

孟 良心不安？什麼意思？

阿夫人 我時時刻刻怕這些事瞞不過人家，總有一天要傳出去。所以辦這孤兒院息

息謠言，解解人家的疑心。

孟 你想辦的都辦到了，阿爾文夫人。

阿夫人 我還有個大原因。我不願意我自

己的兒子，歐士華拿到他父親一個辦士的

產業。

孟 照此說來，是用阿爾文先生的產業——

阿夫人 正是。歷年我用在孤兒院裏的款

項恰好抵那產業的數目——我曾經細細核算過的——就爲了那份產業，所以當初人人都把阿爾文大佐當作一塊肥肉。

孟 我明白。

阿夫人 那就是我的賣身錢。我不願意教這些錢到歐士華手裏去。我打定主意我兒子要什麼東西都是我給他。

（歐士華從右邊門裏進來。帽子外套都留在外面。）

阿夫人 又回來了，我的親兒子？

歐 是的。這樣下不停的雨，叫人家在外頭幹什麼？我聽見飯差不多好了。好極

了！

（瑞琴從飯廳裏走進來，拿著一個小包裹。）

瑞 夫人，你這裏有個包裹。（遞過去。）

阿夫人（眼睛對孟代望了一望。）是不是明天用的歌。

孟 哼——

瑞 飯都齊備了。

阿夫人 好。我們就來。我要——（剛要解包裹。）

瑞（向歐士華。）主人，喝紅酒是喝白酒？

歐 兩種都要，安司強姑娘。

瑞 *Bien*——很好，阿爾文先生（走進飯廳去。）

法語，
意即很好。

歐 我幫你開瓶子——（跟他進去，門半開著）

阿夫人 我早料到是的。孟代先生，歌在此

地。

孟 （緊握兩手） 明天我怎樣有膽量去演

說——

阿夫人 吓，你想法子敷衍過去。

孟 （低聲，恐怕被飯廳裏的人聽見） 不錯，

我們千萬不要惹人家疑心。

阿夫人 （鎮靜堅決的樣子） 從此這齣擔

驚受怕的把戲就算完事。從明天以後我

祇當我丈夫不會在這屋子裏住過一樣。

除了我兒子同他母親以外再沒有第三人
住在這裏。

（聽見飯廳裏一把椅子倒的聲音，隨後又
聽見瑞琴半低聲說道：歐士華！ 你瘋了
嗎？ 放手！）

阿夫人 （嚇得跳起來） 啊——！

（阿夫人瞪著眼睛，注定了那半開的門。

聽見歐士華在那裏歎嗽，并且嘴裏哼哼，隨
後一個瓶子開了的聲音。）

孟 （心神不寧的樣子） 什麼事？ 阿爾

文夫人，什麼事？

阿夫人 （聲音大變） 鬼，鬼。暖房裏的一

對——又來了。

孟 你說什麼！ 瑞琴——？ 是他——？

阿夫人 是的。來罷。一個字也不要提——！

〔緊握孟臂，顫巍巍的一同走入飯廳。〕

第二幕

〔布景〕 與第一幕同。外面的風景依舊

被雨籠罩得模模糊糊的。孟代同阿

爾文夫人從飯廳裏走進來。

阿夫人 〔在門口向著飯廳叫。〕 歐士華，你

進來不進來？

歐 不進來，多謝；我想出去一會兒。

阿夫人 很好，去罷；天氣好一點兒了。〔把飯

廳門關好，走到走廊門口，喚道：瑞琴！

瑞 〔在外頭答應。〕 噯，夫人。

阿夫人 去洗衣服，並且把花園弄弄好。

瑞 是了，夫人。

〔阿爾文夫人知道他去了，才放心來，把

們關好。〕

孟 他聽不見我們罷？

阿夫人 門關了是聽不見的。並且他就要

走出去了。

孟 我仍然是莫名其妙。不曉得剛纔的飯

我怎樣咽下去的。

阿夫人 〔走來走去，想力自鎮靜。〕 我也如

此。但是我們怎樣呢？

孟 正是，我們怎樣呢？老實說我沒有法子；

這種事情我從來不曾碰見過。

阿夫人 我敢說現在還沒有發生什麼重要

事故。

孟 斷使不得！但是這等舉動已經是極

不應該了。

阿夫人 你放心，這不過是歐士華發傻，鬧著

玩的！

孟 我剛說過，這些事情我本不明白；但是我

覺得——

阿夫人 把瑞琴送出此地的門——並且刻不

容緩。這一節是毫無疑感的——

孟 這是很明顯的。

阿夫人 但是教他到什麼地方去呢？我

們不該——

孟 什麼地方去？自然回到他父親那裏

去。

阿夫人 你說到誰那裏去？

孟 到他——安司強固然不是——但是怎

樣會有這種事呢？你許是弄錯了。

阿夫人 因為決不會錯所以更苦。菊娜沒

有法子當著我的面招認的——我丈夫也

不能抵賴所以當時沒有別的路走祇好把

這事瞞起來。

孟 也祇有這一個法子。

阿夫人 那女孩子立刻打發走了，很給了他些錢堵他的嘴。到了城裏，他就自己想法子去了。他找著了他的老相好安司強木匠；大約是先露了點口風，他手裏有多少錢，隨後對他說了一片鬼話，怎樣有一個外國人夏天坐著遊艇來逛。他同安司強就趕著結了婚。不還是你經手辦的嗎！

孟 我不明白——我清清楚楚記得安司強來安排婚事。他後悔的了不得，自己怪自己不應該同他的未婚妻做出那種丟臉的

事來。

阿夫人 他自然祇得把罪名望自己身上拉。

孟 這樣騙人！並且同我搗鬼！我本不信雅各安司強會這樣。我一定要重重的責備他一番。——這樣不道德的婚姻！就爲了幾個錢——那女孩子有多少錢？

阿夫人 七十鎊。

孟 你想想——爲了區區七十鎊就情願同一個墮落的女子結婚！

阿夫人 那麼我自己呢？——我情願嫁一個墮落的男子。

孟 噯喲，你說什麼？一個墮落的男子？

阿夫人 你以為我們到教堂裏去的時候，我

丈夫比安司強答應娶他的時候的那個菊

娜高潔些嗎？

孟 這兩件事就像白天和黑夜似的大不相

同。

阿夫人 其實並沒有什麼大不相同。價錢

裏頭確乎大有分別，一個是七十鎊，一個是

整的一份家產。

孟 你怎樣可以比較兩件絕不相干的事情

！我想你自己心裏一定盤算過的——也

同家裏人商量過的。

阿夫人（眼睛移開不看他。）我想你知道

當時我的心在什麼地方。

孟（阻著聲音。）如果我知道了，我就不會

是你丈夫家裏天天來的客了。

阿夫人 我可以說，這件事情我自己沒有同

自己商量過。

孟 你總同你最親近的人商量過的——那是

應該的——你母親，你兩個姑母。

阿夫人 不錯。這件事完全是他們三個人

替我決定的。我現在有點不相信，怎麼當

時他們清清楚楚的說回絕了這種親事是

傻呢。能讓我母親看見那種好親事的收

場就好了！

孟 誰也不能擔這個錯。無論如何這門親事總是合乎法律同秩序的。

阿夫人 (走至窗前) 吓，法律同秩序！

我常想就是這些勞什子是世界上萬般苦惱的根原。

孟 阿爾文夫人，你說這些話很不好。

阿夫人 也許罷；但是我再也不把那些束縛人勉強人的事情當作重要了。我不能再如此了！我一定要爭我的自主權。

孟 你說什麼？

阿夫人 (輕敲玻璃窗) 我不應該把我丈夫的歷史瞞人。但是當時沒有膽量不那

樣做——也是爲我自己。我這人太不中用。

孟 不中用？

阿夫人 如果當時別人曉得了那回事情，他們一定要說：『可憐的人兒，他的妻子想背著他私奔，那就不怪他要倒行逆施了。』

孟 他們說這話也有些道理。

阿夫人 (注視孟) 我應該老實對歐士華說：『我兒，你聽著，你父親是個荒唐的人——』

孟 可憐的女人——

阿夫人 ——并且要把告訴你的話從頭至尾統統的告訴他。

孟 阿爾文夫人，我有點怕你。

阿夫人 我知道·我全知道！ 我想的時候自己也怕自己·（離開窗·）這些事情

我膽子太小·

孟 你把盡職務當作膽子小嗎！ 你忘了

沒有一個小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夫人 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就問『歐

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不應該？』

孟 你是個母親——難道你心裏不想保持你

兒子的完美理想嗎？

阿夫人 把眞事又怎樣處置呢？

孟 把他的完美理想怎樣處置？

阿夫人 啊——完美理想，完美理想！ 但願

我不像現在這樣膽子小！

孟 不要看輕了完美理想·——這些東西報

仇的時候很利害的·就拿歐士華說罷，正

因爲他沒有完美理想所以可惜·但是我

覺得他父親還是他理想中最完美的人物·

阿夫人 這是不錯的·

孟 他意中的父親就是你歷次在信裏告訴

他的·

阿夫人 正因爲我被別的東西束縛住了；所

以一年一年的對我兒子說誑話·唉，眞不

中用——我從前眞不中用！

孟 你在你兒子心裏造了個幻象——那個幻

象你不要輕視呢。

阿夫人 啊，誰知道到底有用沒用！——無

論如何我不願意容納瑞琴了。我不讓他
害這可憐的女孩子。

孟 那真是件怕人的事情！

阿夫人 祇要我知道我兒子是不是真有這

意思，能不能使他快活——

孟 用什麼法子。我不懂。

阿夫人 但是不行；可惜瑞琴夠不上。

孟 我不懂。你說什麼？

阿夫人 我如果不是個膽子小不中用的人，

我就要對我兒子講：『娶他，或者同他想別

的辦法——祇要沒有瞞人的去處。』

孟 罪過！你真想做這種駭人，從來不曾

聽見過的事叫他們兩個人配合嗎！

阿夫人 你說這種事沒有聽見過嗎。孟代

先生，老實對我講，此地鄉下有那樣配合的

夫妻沒有？

孟 我檢直不懂你的意思。

阿夫人 你實在懂得。

孟 你是不是在那裏想有許多人家——家

庭裏往往不能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這是

無庸諱言的。但是像你說的那種事——那

是不好說定的。再說——你是個母親，就甘

心讓你的——

阿夫人 我並不甘心。我無論如何總不甘

心；這是我方纔說過的。

孟 因為你自己說你是個不中用的人。但

是假如你不是個沒膽量的人——！這種

叫人聽了要惡心的事！

阿夫人 相傳我們的祖宗就是那個樣子。

孟代先生，當初誰是罪魁禍首？

孟 我不同你討論這些事情；你的心又是一

個樣子在那裏。但是你敢說是你膽子小

阿夫人 我把我的意思告訴你 因為我被

一大羣鬼圍住了，永遠不能脫身，所以我的膽子嚇小了。

孟 什麼東西？

阿夫人 一大羣鬼。我聽見瑞琴同歐士華

在那邊的時候，我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影在

我眼前，我覺得我們都是鬼。不但父母傳

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裏活著，並且各種

陳舊的思想信仰這一類的東西也都存留

在裏頭。雖然不是真正的活著，但是埋伏

在內也是一樣。我們永遠不要想脫身。

有時候我拿起張報紙來看，我眼裏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在兩行字的夾縫中間爬。世

界上一定到處都有鬼。他們的數目就像沙粒一樣的數不清楚。我們都是這樣怕看見亮光。

孟 吓！——這是你看書的效果。真是好結果——這種可恨，害人，叛常的文學！

阿夫人 朋友，你錯了。你是第一個啓發我思想的人，我還要重重的謝你呢。

孟 我嗎！

阿夫人 是的；因爲你逼我盡我的職務，贊美我心裏厭恨的事情，所以我才把你教訓我的話細細的研究了一番。我本來祇想解釋一件事情，不想一件事一明白，別的事情

也都站不住了。我才知道原來都是機器造的。

孟 (若有感觸) 是不是我拚命爭得的就是這一點兒？

阿夫人 這是你一生最丟臉的敗仗。

孟 海倫，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勝仗，打勝我自己。

阿夫人 是我們兩個人的失著。

孟 失著——？當時你半瘋似的跑到我這裏來，嘴裏喊着：『我來了，留下我罷！』我求你回到你丈夫那裏去，能算我的失著嗎？

阿夫人 我以爲是失著。

孟 我們兩個人大家不知道大家的心。

阿夫人 不管從前怎樣，現在總不知道。

孟 從來——甚至於在自己心裏頭——我不會有一刻時候不把你當作別人的妻子看待。

阿夫人 你的心口相應嗎？

孟 海倫——

阿夫人 一個人這樣容易忘記自己的感情。

孟 不是我。我現在同以前一樣。

阿夫人 好好——我們再不談從前的事了。

你現在是被董事會和各種事業忙得看不見別的東西了；我在這裏心內心外同鬼打

架。

孟 心外的事我總可以幫你想最好的法子

· 今天聽你說了那些怕人的話，我心裏真不敢把那樣的個年輕孤弱的女孩子留在此地了。

阿夫人 我們把他安置妥帖，你想豈不是好嗎？——我意思指有什麼適當的親事。

孟 自然。想來他也情願的。瑞琴現在的年紀——我不大懂得這些事情，但是——

阿夫人 瑞琴發育得很早。

孟 可不是嗎。我記得替他預備受堅信禮的時候，他身體已經很發育了。但是目前

他祇可以回家。在他父親手裏——不，安司

強自然不是——他居然能哄我！

(有人敲走廊門)

阿夫人 是誰？進來！

(安司強穿著星期日的好衣服，立在門口)

安 求你恕我，但是——

孟 啊哈！哼！——

阿夫人 哦，是你，安司強！

安 外頭沒有用人，所以我大膽敲的門。

阿夫人 不妨事，進來，你有話同我講嗎？

安 (走進來) 不是，多謝你，夫人，我要同

孟代先生談幾句話。

孟 (走來走去) 哼！——你嗎？你要同

我講話，是不是？

安 是的，我極想——

孟 (立定在他面前) 你想什麼？

安 孟代先生，是這樣一件事，我們現在要

算清帳走了，阿爾文夫人，並且多謝你。

現在工程已經完了，我想我們這一向在一

塊兒同事的人如果今天晚上禱告幾句再

散場，豈不是好。

孟 禱告？在孤兒院裏？

安 是的，如果你以為不方便，那麼就——

孟 哦，當然——但是——哼！——

安 我每天晚上總在那邊禱告幾句——

阿夫人 真的嗎？

安 夫人，真的，我時常如此——不過是一點祝告罷了，但是可惜我不過是個尋常的人，沒有那種才幹，——所以我想孟代先生既然在此地，或者——

孟 安司強，你聽著，我先要問你句話？

你的心做這事適宜不適宜？ 你的良心安逸不安逸？

安 上帝饒恕我這有罪過的人！ 孟代先生，我的良心不值得你提起。

孟 我們正要談這個，你怎樣回答我問你的話？

安 我的良心？ 唔，有時候自然不安逸。

孟 哦，你自己認了，你肯不肯對我講，一點都不要隱瞞——你是瑞琴的什麼人？

阿夫人（忙著說） 孟代先生！

孟（安慰他）——你不要管！

安 是瑞琴的？ 你把我嚇壞了！（瞧著

阿爾文夫人）瑞琴做錯了什麼事沒有？

孟 我們但願沒有，我要問你，你是瑞琴的什麼人？ 你算是他父親，是不是？

安（慌張的樣子）唔——哼——我同我

那可憐的菊娜有過事，你是知道的。
孟 再不要藏頭露尾罷！ 你去世的妻子

在告退的以前早把這件事情在阿爾文夫人面前和盤托出了。

安 什麼！——真的嗎——？他到底這樣做的嗎？

孟 安司強，你看現在真情都暴露了。

安 難道他允許了我，并且還賄過咒——

孟 他賄過咒嗎？

安 唔，沒有——他不過很鄭重的答應過我的。

孟 這幾年你總把真情瞞著我——瞞我這樣

一個極信託你的人。

安 我對不起得很。

孟 我該當受你的騙嗎，安司強？——難道我

不會時時刻刻隨事隨地盡力幫你的忙嗎？
？ 你說罷，是不是？

安 我真時常幸虧有你。

孟 那麼你就這樣報答我——使我在教堂冊子裏面註假的事情，并且這幾年來總把真情瞞著我，不但爲我，就是爲自己信用起見，也應該把實話說出來。安司強，你的行爲完全不能饒恕，從今天起我同你絕交。

安 (嘆口氣) 原來是這麼回事。

孟 正是，你怎樣能辨護以前的行爲？

安 難道那可憐的女孩子還要走來走去講自己的醜事，多丟幾次臉嗎？——假使你處

了菊娜同樣的境地——

孟 我嗎！

安 我不是說同樣的境地。我說譬如你老人家有一件在大家看起來是丟臉的事情

孟代先生，我們男人不應該把一個可憐的女人責備得太嚴厲了。

孟 我並沒有責備他。我責備的是你。

安 你准我問你一句話不準？

孟 你問罷。

安 你說男人應該不應該援助墮落的人？

孟 自然應該的。

安 男人說的話應該不應該當句話用？

孟 應該當句話用的；但是——

安 菊娜同那個英國人鬧了亂子以後——也有人說是個美國人，也有人說是個俄國人，究竟不曉得怎樣！他就到城裏來了。可憐的東西，他以前的兩次都不肯答應我；那時候他祇想找長得好看的男人，我卻有這條折腿。你還記得我撐著膽子到一間跳舞廳裏去，那時候那些水手海客正是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我勸他們改邪歸正——

阿夫人（在窗口咳嗽）：噯哼！

孟 安司強，我知道——那些畜生把你從樓上推下來了。你以前對我講過的。你腿上

吃的苦就是你的功績。

安 我不想居什麼功。我要對你講的是，菊

娜當時噙著眼淚，齧著牙齒來靠託我。我被他感動了。

孟 真的嗎，安司強，以後怎樣？

安 我就同他說：『那美國人是個漂洋的人

· 菊娜，你是犯過錯的，是個墮落的女子。

此地是雅各安司強，站在兩條一點沒有毛病

孟 我很懂得。講下去。

安 我就救了他，使他做了我的妻子，好教人

家不知道他以前同外人有過醜事。

孟 這都是你的好意。我不能原諒的一層

是你受那注錢——

安 錢？我？一個大錢也沒有拿。

孟 (向阿爾文夫人，疑問的口氣) 但是——

安 哦，是的！——等一等；我想起來了。菊

娜是有幾個錢，你的話不錯。但是我不願

意問這些事。我說『呸，昧盡天良的錢財，

這是你罪孽的代價；至於這些骯髒錢——

也許是紙幣，不曉得究竟是什麼了——『我

們應該當面丟還那美國人。』但是他早

已走到海洋裏去沒有影子了。

孟 這全是當時的真情嗎？

|安 是的。所以菊娜同我打定主意這錢都當作那孩子的養育費，這是那錢後來的用途；并且我還可以報得出一筆清帳，一個辨士都不會沒有著落。

|孟 這樣一來，這件事情大變樣子了。

|安 這都是當時的實在情形。我敢說我這父親並不會待虧瑞琴——祇要我力量辦得到——因為我是一個入了迷途的苦人兒！

|孟 很好，很好，我親愛的安司強——

|安 我敢說是我把那孩子領大的，並且替可憐的菊娜做了一個親愛謹慎的丈夫，像聖經上說的一樣。但是我從來不想到你面

前來自己誇口，因為我在這世界上做了這一樁好事。雅各安司強做了一樁這種事情，他是決不開口的。但是那種事不常有就是了。我到你這裏來的時候，除了艱難和壞事好像沒有別的話講。因為，我剛說過，現在再說一遍——良心有時候是不肯饒人的。

|孟 雅各安司強把你的手遞給我。

|安 啊，我不願意——

|孟 胡說。（抓住他的手。）好了！

|安 你肯恕我——

|孟 我？應該我求你恕我——

|安 啊，不是的。

|孟 一定是的，我誠心如此。恕我錯怪了你，並且你放心，如果我可以替你盡點力，表

白我十分抱歉的意思——

|安 當真嗎？

|孟 如果能替你盡力，那我樂極了。

|安 現在你就可以做得到。我正想用我在

此地工錢裏辛辛苦苦攢下來的幾個錢在

城裏開一所水手公寓。

|阿夫人 你嗎！？

|安 是的，算他們避難的地方。那些水手在口岸上來來往往的時候，正不知有多少迷

魂陣等著他們。我的意思是，他們在我寓

裏住著，我們照着他們要像父母照看兒子

一樣的當心。

|孟 阿爾文夫人，你對於這事有什麼意見沒

有！

|安 我知道我沒有多少資本創辦，但是上天

或者可以保佑興旺，並且如果我找得到幫

手，那麼——

|孟 是極，我們將來再細細討論。你的計畫

很動聽。但是目前還是回到孤兒院裏去

把各樣東西收拾整齊，把燈都點起來，使這

回事情有點莊嚴的樣子。然後我們再聚

在一處祝告一番，我親愛的安司強，因為我知道此刻你心裏正是明白的時候。

安 我自己確也這樣想。那麼再會罷，阿爾

文夫人，謝謝你的好處，並且謝你替我照看

瑞琴。（擦眼淚。）苦菊娜的孩子——這事

真奇，他好像在我心裏吊著我的肚腸一樣

。這是我心裏實在的情形。（鞠躬，走出。）

孟 現在你看他怎樣，阿爾文夫人？他的

一大套話另是一個樣子。

阿夫人 正是！

孟 你看我們批評人應該何等小心才是。

但是自己曉得錯了，也有一種樂趣。你想

是不是？

阿夫人 孟代先生，我以為你永遠是一個大

小孩子。

孟 我嗎？

阿夫人 （兩手放在孟肩上。）我很想要抱

你一抱。

孟 （急忙退後。）使不得，使不得！這是

什麼話！

阿夫人 （微微一笑。）吓，你不必看見我害

怕。

孟 （立在桌子旁邊。）你有時候偏喜歡用

這種胡鬧的法子顯出你的高興。現在我

要把這些紙聚在一處，放到我皮包裏去了。

（動手理紙。）好了，暫時再會罷。歐士華回來的時候，你眼睛睜睜開。我就要回來的。

（取帽，從走廊門出。）阿爾文夫人嘆氣，看看窗外，把屋子裏的東西整理了一兩件，轉身向飯廳去。在門口立定，聲氣塞著，喊道：)

阿夫人 歐士華，你還不會離坐嗎？

歐 （在飯廳裏。）我正想抽完這支雪茄烟呢。

阿夫人 我以爲你出去散步了。

歐 （在屋子裏。）這種天氣？（一隻玻璃

杯叮璫的聲音。阿爾文夫人讓那門開著，

拿著活計坐在窗口榻上。）是不是孟代先生剛出去？

阿夫人 是的，他到孤兒院裏去了。

歐 吓 （又聽見酒瓶碰酒杯的響聲。）

阿夫人 （神色不安。）歐士華你當心那個酒。那酒很利害的。

歐 這酒是避溼氣的好東西。

阿夫人 你願意進來不願意？

歐 你不是不喜歡人家在那裏抽烟嗎？

阿夫人 你在此地抽支雪茄不妨事。

歐 好，我就進來。再喝一口。好！（走進

來抽著支雪茄，隨手把門關好。稍停了一會兒。）那牧師到那裏去的？

阿夫人 我對你說過他到孤兒院裏去了。

歐 哦，你說過的。

阿夫人 歐士華，你不該在飯桌上坐這許多時候。

歐 （將雪茄放在背後。）但是很舒服很適意的，母親。（用一隻手同他母親親熱。）

你替我想——回到家裏來了；坐在我母親的桌子旁邊，在我母親的屋子裏，享用他給

我吃的講究飯。

阿夫人 我的親親孩子！

歐 （走來走去抽烟，心裏有些不耐煩。）在此地教我做什麼別的事？我沒有事情——

阿夫人 沒有事情？

歐 這樣陰沈沈的天氣，整天一絲太陽光也沒有。（在地上走來走去。）不能做事，這是——！

阿夫人 我想你回來不見得上算。

歐 上算的，母親，我不能不回來。

阿夫人 因為我寧可拋了同你在一處住著的快樂，不寧可你——

歐 （立定在桌子旁邊。）母親；我在家裏同你在一處住著，你是不是真快活？

阿夫人 你怎麼問得出這句話？

歐 (團皺一張報紙) 我祇當我在家不在家於你沒有分別呢。

阿夫人 歐士華，你忍心對你母親說這種話嗎？

歐 但是你這一向沒有我，過的日子也很快活。

阿夫人 是的，我過的日子沒有你——這話不錯。(半晌沒有話。暮色漸漸的深了。歐士華不停的走來走去。雪茄已經放下了。)

歐 (立定在阿爾文夫人身旁) 母親，許我坐在你旁邊榻上嗎？

阿夫人 何消說得我的好孩子。

歐 (坐下) 母親，現在我一定要講些事情給你聽了。

阿夫人 (憂急的樣子) 什麼事？

歐 (向前呆看) 我再忍不住了。

阿夫人 忍什麼？你說的什麼？

歐 (仍舊那樣子) 我要想寫信告訴你，又寫不下去；現在我已經回來了——

阿夫人 (捉住他的臂) 歐士華，什麼事？

歐 昨天今天兩天工夫我總想把心裏的胡想丟開——不被他們纏住。不想辦不到。

阿夫人 (起立) 歐士華，你一定要明明白白

白的說。

歐 (重新拖著他母親坐下) 坐定了，我來

想個法子告訴你。此番路上我覺得很疲

勞——

阿夫人 那算得什麼事？

歐 不是爲那個。這並不是尋常的疲勞——

阿夫人 (要想立起來) 歐士華，你不舒服

嗎？

歐 (又把他按下) 母親，坐定了。靜靜的

聽著。我不算是不舒服，不是尋常說的不

舒服。(兩手捧頭) 母親，碎的是我的心

——變成粉碎一樣——我不能再做事了？

(兩手掩面，縱身跪在他膝前，放聲大哭)

阿夫人 (面色發白，週身打戰) 歐士華！

瞧著我！這是不確的！

歐 (仰看，面上神色迷亂) 再不能做事了

！再不——再不！一個活死人！母

親，你想有這樣可怕的東西嗎！

阿夫人 可憐我這福薄的孩子？怎麼會

遇到這種可怕的事情的？

歐 (重新坐起來) 我正不明白呢。我從

來不會荒唐過。母親，這一層你一定信得

過我的！我從來不會做過那些事情。

阿夫人 歐士華，我一點都不疑心。

歐 可是他依舊尋上我的門來了！——這

可怕的病！

阿夫人 不要緊，就會好的，我的寶貝孩子。

這不過是操勞太過了。信我的話，確是如此。

歐 （全無生氣的樣子。）起初我也是那樣

想；誰知道竟不是的。

阿夫人 告訴我，究竟是怎樣一會事。

歐 讓我告訴你。

阿夫人 你從什麼時候起覺得的？

歐 就從前次回家又到巴黎以後。我漸漸的覺得我的頭痛得了不得——差不多全在

後面。好像是一塊鐵從我頭頂上面在那裏壓下來一樣。

阿夫人 後來怎樣？

歐 起初我以為不過是像發育時候的一種頭痛罷了。

阿夫人 不錯，不錯——

歐 誰知道竟不是；我不久就看出來了。我不能再做事。我想動手畫一張大畫，但是我的能力好像都逃走了，我的力量好像是麻木不仁了。我也不能運用心思了；我的頭像在那裏旋轉——樣樣東西都在那裏轉圓圈兒。這真是怕人！後來我請了

一位醫生——從他那裏我才全明白了。

阿夫人 怎樣明白的？

歐 他是個本地有名的醫生，他教我告訴

他心裏覺得怎樣，隨後他又問了我許多據

我看來同這病毫不相干的話，我不明白

他是什麼意思——

阿夫人 唔？

歐 後來他說：『你身體裏有一種病菌是從

胎裏帶來的』—— 他用的那個字是

Vermouth
法語蟲蛙的

阿夫人 (憂愁貌) 他說的那個字是什麼

意思？

歐 我也不懂，我請他講得明白些，那老東

西就說了——(緊握拳頭) 啊——

阿夫人 他說些什麼？

歐 他說『做父親的造的孽重新要在兒女

身上發作』

阿夫人 (慢慢起立) 做父親的造的孽——

歐 我幾乎要打他——

阿夫人 (在屋子裏走) 做父親的造的

孽——

歐 (慘笑) 想想！我自然就對他說，他所

想的是萬沒有的事，你猜他理我不理？

他不理我，他還是堅執著他自己的意思，一

直等到我把你寄給我的信都拿出來，把提到我父親的地方都譯出來給他看——

阿夫人 以後怎樣？

歐 他自然祇好認錯了，後來我才知道那回事——

事——那回無從索解的事！我當時不應

該同我的朋友過那種快活日子，我的體

力受不住，所以是我自己的不好！

阿夫人 不是，不是，歐士華，不要信那話！

歐 他說再想不到別的原故了，這是最可

怕的一點，我一生不可救藥——就爲了我

自己不謹慎，所有我要想做的事情——不

敢再想他——也不能想了！呀！但願

我能够重新做個人——但願以前所做的事

情都能同不曾做一樣！（伏在榻上。阿

爾文夫人絞自己的兩隻手，靜悄悄走來走

去，心裏交戰。）

歐 （隔了一會，擡頭看，撐在臂上。）祇要是

遺傳的病——我自己做不動主，倒也罷了。

偏偏不是，是自己糊裏糊塗塗葬送了自己的

快樂，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性命——

阿夫人 不是的，不是的，我的親孩子，斷不至

於如此！（灣腰看他。）事情還不至於

像你說得那樣無望。

歐 啊，你不曉得——（跳起來。）母親，你想

想我連累你這樣傷心！我有時候恨不得望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

阿夫人 我，歐士華？我的獨養兒子！

你是我世界上所有的寶貝！你是我唯一心愛的人！

歐 (握阿夫人兩手吻之) 不錯，不錯，我知道是的。我在家的時候我知道這話是不假的。這正是我最爲難的地方。現在你已經全知道了；我們今天也不要再談這個了。我不能用心太久。(在屋子裏走) 給我點東西喝喝，母親！

阿夫人 喝喝？你要什麼？

歐 隨便什麼。我聽說家裏有果子酒！

阿夫人 有，但是我親愛的歐士華——

歐 母親，不要說我喝不得酒。行好罷！

我必須要喝點什麼把這些擾人的胡想沖散。(走到暖房裏去)這裏好——好洗悶呀！(阿爾文夫人按鈴)這下不停的雨。說不定一個一個星期下下去——下一個月呢。一線太陽光都沒有。我從來不記得我在家的時候看見過太陽光。

阿夫人 歐士華——你心裏在那裏想離開我呢！

歐 唉！——(長嘆)我心裏什麼都不曾想。

我不能想什麼了！（低聲）我祇好讓

他去罷。

瑞（從飯廳裏走來）夫人，你按鈴沒有？

阿夫人 按的，把燈拿進來。

瑞 就來，夫人，早點好了。（出去）

阿夫人（走近歐士華）歐士華，不要瞞我

什麼事。

歐 母親，我不會瞞你。（走到桌前）我覺

得已經對你講了不少了。

（瑞琴拿燈進來，放在桌上。）

阿夫人 瑞琴，你拿一小瓶香賓酒來。

瑞 是了，夫人。（出去）

歐（注定了他母親的臉）那才對呢。我

知道我母親不肯讓他兒子渴著的。

阿夫人 可憐的親兒子，現在什麼事我能不

依你呢。

歐（認真的樣子）母親，當真嗎？ 你當

真這樣想嗎？

阿夫人 想什麼？

歐 想隨便什麼不能不依我？

阿夫人 我親愛的歐士華——

不要作聲！

（瑞琴用托盤盛著一小瓶香賓酒，兩隻玻

璃杯走進來，把盤子放在桌上。）

瑞 瓶子要開不要開？

歐 不必，謝謝，我自己來。

（瑞琴出去。）

阿夫人 （坐在桌前。）你問我能不能什麼都依你，有什麼意思在裏頭？

歐 （忙著開瓶子。）我們先喝一兩杯再說。
（拔塞子，斟滿一杯，剛要斟那杯）

阿夫人 （用手按住那隻杯子。）謝謝——我不要。

歐 吓，也好，給我罷！（乾了一杯，重新斟滿，又乾了，然後坐在桌旁。）

阿夫人 （等著的樣子。）現在可以對我說

了。

歐 （不看他母親。）我剛纔覺得你同孟代先生吃飯的時候神氣那樣離奇——那樣靜。

阿夫人 你覺得嗎？

歐 是的。噁哼！（略一停頓。）你覺得

瑞琴怎樣？

阿夫人 你覺得他怎樣？

歐 他人才不出衆嗎！

阿夫人 歐士華，你是不及我曉得他那樣底

細——

歐 那又何妨？

阿夫人 瑞琴不幸在家裏住得太長久了。

我應該早把他領過來才是。

歐 是的，但是他長得不好看嗎？（斟酒）

阿夫人 瑞琴有許多大毛病！

歐 那又何妨？（飲酒）

阿夫人 但是我還是照樣的喜歡他，並且還爲他擔著干係，我隨便怎樣不讓他吃虧。

歐（跳起來） 母親，瑞琴是我惟一的一顆救命星！

阿夫人（立起來） 你說什麼？

歐 我心裏的難過不能這樣獨自忍受下去。

阿夫人 你沒有你母親幫著你忍受嗎？

歐 我是這樣想，所以我才回家來，但是依

舊不中用；我覺得不是那樣一件事，我不能在此地過日子。

阿夫人 歐士華！

歐 母親，我一定要過另外一種日子；所以將來祇好離開你，我不願意你看著那些事情。

阿夫人 我的苦孩子！ 歐士華，但是你如果常像這樣病著！

歐 母親，祇要是心裏覺得有病，不是真病，我就可以同你住著，你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阿夫人 歐士華，我正是，能說我不是嗎？

歐 (不住的走) 但是所有的煎熬——懊恨，

追悔——要命的害怕。呀——真怕死人了。

阿夫人 (追他) 害怕？ 怕什麼？ 你

說什麼？

歐 呀，不要再問我這些事了。我不知道是

什麼。我要說的話說不出來。(阿爾文夫

人走過去按鈴) 你要什麼？

阿夫人 我要我兒子快活，這是我要的東西

。不讓他心裏有什麼事悶著。(瑞琴剛走

到門口，阿爾文夫人就說) 再要些香賓

酒——大瓶的。

歐 母親！

阿夫人 是不是你以為我們鄉下人不會過

日子？

歐 他不好看嗎？ 好漂亮的人物！ 真

是活潑鮮艷！

阿夫人 (坐在桌前) 坐下，歐士華，我們靜

靜的談話。

歐 (坐下) 母親，你不知道我還欠著瑞琴

一筆小債呢。

阿夫人 你嗎！

歐 這不過是一點不小心的地方——隨你叫

他什麼罷。這並算不得什麼。前番我在

家裏的時候——

阿夫人 怎樣？

歐 —— 他問我許多巴黎的情形，我就一樣一樣的講給他聽。我記得有一天我說：『你情願到那裏去不情願？』

阿夫人 唔？

歐 我看他臉一紅，說道：『我很情願。』我說：『很好，我想可以辦得到』——就是像這樣的一句話

阿夫人 後來呢？

歐 這些話我自然都忘記了；可巧前天我問他願意不願意我這樣長在家裏——

阿夫人 唔？

歐 —— 他很詫異的瞧著我，問道：『那麼我的

巴黎旅行怎樣呢？』

阿夫人 他的旅行！

歐 我這才明白他把那句話當了真，一刻不停的想我，並且用心學法文——

阿夫人 怪不得——

歐 母親——這樣一個漂亮整齊的女孩子在
我面前——我以前一些也不會把他放在心
上——現在在我面前，好像張開著手等我收
留他——

阿夫人 歐士華！

歐 —— 然後我才明白我的救星在他手裏，因

爲我覺得我的生趣在他那裏。

阿夫人 (驚退) 生趣——？ 是不是那裏

有救星？

瑞 (拿著一瓶香賓酒從飯廳裏進來) 恕

我拿了這半天因爲是下地窖子去取的。

(把瓶放在桌上)

歐 再拿一隻杯子來。

瑞 (很詫異的看著他) 主母的酒杯已經

在那裏了。

歐 瑞琴，我知道，替你自己拿一隻。(瑞琴吃

驚，急忙不好意思似的看了阿爾文夫人一

眼) 唔？

瑞 (躊躇低聲) 夫人，你准我嗎？

阿夫人 去拿罷，瑞琴。(瑞琴走到飯廳裏

去)

歐 (在後面看著他) 你看他路走得多少

好？——又穩又有把握！

阿夫人 歐士華，使不得。

歐 事情已經定了。你瞧著罷。不准也沒

有用了。(瑞琴手裏拿著一隻杯子進來)

瑞琴坐下。(瑞琴疑疑惑惑的瞧著阿爾文

夫人)

阿夫人 坐下罷。(瑞琴在靠近飯廳門的一

張椅子上坐下，手裏仍舊拿著一隻杯子)

歐士華，你方纔說什麼生趣？

歐 啊，母親——生趣！你在家裏不會曉得的。我在家裏也永不會曉得的。

阿夫人 雖然同我在一處也不會曉得嗎？

歐 在家裏永遠不會曉得。你不懂得那個。

阿夫人 我覺得我已經懂得你了。——

歐 那個——做事的樂趣。其實兩件事情是一件。但是你連那個也不懂。

阿夫人 你的話也許是的。你講點給我聽罷。

歐 此地的人從小別人就對他們說，做事是遭殃，是犯罪的報應，人生都是煩惱，愈早逃

出愈好。

阿夫人 正是一個眼淚世界。我們確當他如此。

歐 然而那裏的人卻沒有這種話。那裏沒有人再信著這些話。在那裏祇要能活命就把他當作一件極快樂的事情。母親，你覺得不覺得凡是我畫的東西都是描寫生趣的？——沒有不是描寫生趣的。那裏有光明，有太陽，並且還有過時過節的一種興致——人人臉上都帶著快活的神氣。因為這樣，所以我怕同你在家裏住著。

阿夫人 怕？同我住在此地怕什麼？

歐 我怕的是，我這些很強的感情，在此地要變成下流的行爲。

阿夫人（注視他。）你是不是以爲這是要發作的事情？

歐 這是我拿得定的。就算在此地也有在那裏那種日子——仍舊是不會一樣的。

阿夫人（聽得很著急，立起來，臉上帶著一種沈思的神氣，說道）現在我全看清楚了。

歐 你看見什麼了？

阿夫人 我這是初次看出來。現在我可以說了。

歐（站起來。）母親，我不懂你。

瑞（也站起來。）或者我還是走的好。

阿夫人 不必，就坐在那裏。現在我可以說了。我兒，我全讓你曉得了罷。歐士華！

瑞琴！

歐 不要作聲！——牧師來了！

（孟代從廊下進來。）

孟 我的朋友們，我們在那裏祝告了半天。

歐 我們也同你們一樣。

孟 我們一定要幫安司強辦那水手公寓。

瑞琴 一定要回去幫助他父親。

瑞 孟代先生，不必，多謝你。

孟（剛看見他。）什麼？你在這裏？——

手裏還拿著一隻酒杯！

瑞（趕緊放下酒杯）求你不要見怪——！

歐 孟代先生，瑞琴不久要跟我走了。

孟 就要走！跟你！

歐 是的，做我的妻子——如果他一定堅執著。

孟 但是——！

瑞 孟代先生，這不能怪我不好。

歐 不然，我在此地，他也在此地。

瑞（不由自主的）此地——！

孟 阿爾文夫人，我真不明白你的用意。

阿夫人 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的，因為現在

我可以公然宣布了。

孟 但是，你不會說的！不，不，不！

阿夫人 我不但能說，並且願意說。並且不

至於破壞無論那一個的完美理想。

歐 母親，瞞我的是些什麼事？

瑞（一面聽）阿爾文夫人——你聽！

他們外頭喊呢！

（走到暖房裏，向外望）

歐（走到左邊窗口）什麼事？ 那紅光

從那裏來的？

瑞（喊起來）孤兒院著火了！

阿夫人（走到窗口）著火？

孟 著火？ 斷沒有的事，我纔從那邊來。

歐 我的帽子呢？吓，顧不得了。父親的

孤兒院——！

（從花園門裏跑出去。）

阿夫人 瑞琴，我的圍巾呢！這一片地方

全燒著了。

孟 好不怕人！阿爾文夫人，這場火是這

造孽人家的報應！

阿夫人 很對。瑞琴，跟我來。

（阿夫人同瑞琴慌忙走出去。）

孟 （緊握兩手。）也不曾保險！

（跟他們出去。）

第三幕

（布景）同前兩幕。所有的門都開著。

桌上的燈依舊點在那裏。外面漆黑，祇有從後窗裏望出去有些淡淡的紅光。阿爾文夫人頭上蒙著圍巾，立在暖房裏望外看。瑞琴也裹著一條頭巾，比阿爾文夫人略立後些。

阿夫人 都燒盡了——剩了一片白地。

瑞 底下還在那裏燒呢。

阿夫人 爲什麼歐士華還不回來。又救不

出什麼東西來了。

瑞 要不要我去把帽子送給他？

阿夫人 他連帽子都沒有來得及戴嗎？

瑞 (指廊下) 那不是嗎，掛在那裏。

阿夫人 讓他去罷。他一定就要回來的。

我要去看看他在那裏做些什麼。(從花園

門裏出去。孟代從廊下進來。)

孟 阿爾文夫人不在這裏嗎？

瑞 他剛到花園裏去。

孟 我生平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可怕的一

晚。

瑞 可不是一場大禍嗎！

孟 啊，不要提起。我想都不敢想。

瑞 這禍怎樣惹出來的？

孟 安司強姑娘，不要問我！我怎麼會知

道？ 你也要說——？ 難道還不够受你

父親——

瑞 他又怎樣了？

孟 他差一點把我急瘋了。

安 (從廊下進來) 孟代先生——！

孟 (吃了一驚，轉過身來) 你索性跟到此

地來了！

安 是的，可了不得——！ 噯喲！ 好怕人

的事情！

孟 (走來走去) 噯喲，噯喲！

瑞 你說什麼？

安 你明白不明白，我們的禱告是一切的禍

根？（向瑞琴私語。）我兒，此番我們可

把老頭子拿住了。（高聲。）都是我不好，

讓孟代先生做了惹禍的人！

孟 安司強，我和你說！

安 但是除了你沒有別人拿蠟燭。

孟 （立定不動。）不錯，你是這樣說。但是

我卻記不清手裏拿著蠟燭了。

安 我清清楚楚看見你老人家拿著支蠟燭，

用手指頭去夾蠟花，把一段有火的芯子，丟

在木屑裏的。

孟 你親眼看見的嗎？

安 清清楚楚看見的。

孟 我真不明白了。我從來不用手指頭夾

蠟花的。

安 是不像你老人家做的事情。但是誰又

想得到會惹這樣大的亂子呢？

孟 （來來往往不停的走。）啊，不要問我！

安 （跟著他。）你也不會保險嗎？

孟 不會，不會；你聽見我說過的。

安 你沒有保險——又把那一片地方都燒了

！唉，真倒運！

孟 （揩額上的汗。）安司強，你就那樣說罷。

安 又偏偏碰到是個城裏鄉下都可以沾光

的慈善事業！我想各種報紙不見得肯

放過你老人家。

孟 決不放過的，我正想這件事呢。這事最糟的就在此。那種不饒人的攻擊責罵——想起來就害怕！

阿夫人（從花園裏進來）我沒有法子使他離開火場。

孟 哦，阿爾文夫人，你來了。

阿夫人 孟代先生，你現在倒可以免得硬著頭皮致開幕詞了。

孟 啊，我寧可——

阿夫人（聲音抑鬱）這場火燒得也好。

這孤兒院總不會有好結果的。

孟 你當真這樣想嗎？

阿夫人 你呢？

孟 但是究竟是一場大晦氣。

阿夫人 我們把他當作尋常事辦就是。安

司強，你是不是在那裏等孟代先生？

安（在走廊門口）是的。

阿夫人 你坐著等罷。

安 多謝你，我情願站著。

阿夫人（向孟代）你是不是趁船走？

孟 是的。大約船有一點鐘的工夫就到了。

阿夫人 請你把所有的契券文件都帶回去。

罷。關於這件事情，我再不要聽一個字了。

現在我心裏還有別的事情——

孟 阿爾文夫人——

阿夫人 將來我正式委託你，由你去辦這件

事情。

孟 我極願效勞，恐怕原來處置那遺產的

計畫現在全要改變了。

阿夫人 自然。

孟 就目前而論，我想用這個法子處置他。

把沙爾微克那份產業歸教區管。那片地

決不是不值錢的；將來好歹總有個用處。

至於存在銀行裏那筆款子的利息，我或者

可以想法子去用在城裏的公益事業上頭。

阿夫人 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現在這

件事我全不管了。

安 孟代先生，你將來要替我的水手公寓想

法子？

孟 是的，這也是一種提議。但是這件事我

們必須要從長計較。

安 （私語）計較——鬼管這個！

孟 （嘆氣）這件事情不曉得我還可以管

多少時候——不曉得外面大眾的意思要逼

我告退不要。那就全要靠著調查起火原

因的結果了。

阿夫人 你說什麼？

|孟 沒有人能够靠託未知的結果。

|安 (走近他些) 能够的; 因為此地站著個我, 雅各安司強。

|孟 很對, 但是——

|安 (聲音放低) 雅各安司強決不是那一種在急難時候丟下恩主的人。

|孟 不錯, 但是, 我的好朋友——怎樣——?

|安 你簡直可以說雅各安司強是救命的菩薩。

|孟 不對, 不對, 我不能承認那個。

|安 將來總是如此的, 好在一樣。我知道以前有一個人替別人擔過罵。

|孟 雅各! (抓住他的手) 你是一千個

裏頭的一個! 你那水手公寓一定有人幫助你, 你放心罷。

(安司強想謝他, 又心裏難過, 謝不成。)

|孟 (把皮包搭在肩上) 現在我們一定要去了。路上我們結伴走。

|安 (在飯廳門旁, 向瑞琴私語) 跟我來, 醜

丫頭! 一定教你像蛋裏的蛋黃一樣舒服!

瑞 (頭一擺) *Merci!*
法語多謝

(瑞琴走到廊下把孟代的行李拿來。)

|孟 再會罷, 阿爾文夫人! 但願合法的事

情和秩序的精神趕緊到你家裏來。

阿夫人 孟代先生，再見罷。

(阿夫人走進暖房去的時候看見歐士華從花園門裏走進來。)

安 (他同瑞琴正幫著孟代穿外套。)

再見罷，我的孩子。如果你有什麼事情，你知道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雅各安司強。(放

低聲音。)

小海港街，噯哼！(向阿爾文夫人同歐士華。)

我替那些可憐的水手開的公寓應該叫『阿爾文公寓』。并且如

果都能照我的意思做，我還要盼望不辱沒

那去世阿爾文先生的名字才好。

孟 (在門口。)

噯哼！噯哼！來罷，我的親安司強呀。再見——再見！

(二人俱從廊下走出去。)

歐 (走至桌前。)

他說的什麼東西？阿夫人 是一種公寓，他同孟代先生想著手

去辦。

歐 將來一定也是同這個一樣的燒了。

阿夫人 你怎麼會想到這個？

歐 樣樣東西都要燒的；紀念我父親的東西

一件也不會剩下的。我這裏也正燒著呢。

(瑞琴驚看歐。)

阿夫人 歐士華！你不應該在那裏住得

這樣長久，我可憐的孩子。

歐 (在桌前坐定) 我差不多也信你的話。

阿夫人 歐士華，讓我替你擦臉揩揩乾罷；你都溼了。(用手巾替他揩臉)

歐 (向前直看，瞪著兩眼) 母親，謝謝你。

阿夫人 歐士華，你疲倦不疲倦？你要睡不要？

歐 (不安貌) 不——不睡！我不想睡；我是假的。(黯然) 那日子也不遠了。

阿夫人 (很著急的看他) 你是真病了，我的寶貝兒子。

瑞 (專心的樣子) 是不是阿爾文先生病

了？

歐 (不耐煩) 把門都關好！怕死人了！

阿夫人 瑞琴關門；瑞琴把門都關好，立在

廊下門口；阿爾文夫人脫圍巾；瑞琴也脫

圍巾；阿爾文夫人移一椅靠近歐士華，坐在旁邊；什麼！現在我坐在你旁邊！

歐 好，坐罷；并且瑞琴也一定要在此地。

瑞琴一定要永遠傍著我；瑞琴，你一定要幫我一臂的忙；你肯不肯？

瑞 我不懂——

阿夫人 幫一臂的忙？

歐 是的——在用得著的時候。

阿夫人 歐士華，難道你沒有你母親幫你的忙嗎？

歐 你？（笑）母親，你永遠不會給我那種幫助的。（瘳笑）你！哈哈！（很鄭重的看著他）其實應該是你。（躁急）瑞琴，你爲什麼不叫我的小名？你爲什麼不叫我歐士華？

瑞（低聲）恐怕阿爾文夫人不願意我叫。

阿夫人 不久你就可以這樣叫了。坐在我旁邊。（瑞琴躊躇不安，輕輕的坐在桌子那一邊）我的可憐受罪的孩子，現在我要把你心上的那一塊石頭搬開了！

歐 母親，你嗎？

阿夫人 ——就是所有你所說的懊恨，追悔，自怨。

歐 你覺得你能辦得到嗎？

阿夫人 能的，現在我能了。剛纔你在那裏說生趣，我一聽你所說的那些話，我一生的各種事情也好像都改了樣子。

歐（搖頭）我一點也不懂你說些什麼。

阿夫人 你應該曉得你父親年輕在軍中的時候，渾身都是生趣。

歐 我知道。

阿夫人 我一看他那種生氣蓬勃的樣子，我

心裏也覺得高興。

歐 後來怎樣？

阿夫人 後來這一團高興的孩子——那時候他像個孩子——祇得在一個二等城裏住下，那城裏除了酒色荒淫並沒有什麼別的生趣可尋。所以他祇好搬到此地來消磨日子。他祇有一個政界上的小事。他沒有值得用全副精神去做的事情；不過辦些例行公事罷了。他也沒有一個同伴能領會究竟生趣是什麼；他的朋友無非是些遊手好閒同終日醉鄉的酒鬼——

歐 母親——！

阿夫人 所以那逃不掉的一步就到了。

歐 什麼是那逃不掉的？

阿夫人 就是你方纔說過你如果在家就要有的那件事情。

歐 是不是父親——？

阿夫人 你那可憐的父親鬱著一肚子的生趣，從來不曾找著地方發洩過。我又不會助他的興。

歐 你也不會？

阿夫人 我祇知道職務同職務一類的東西，因為從前有人是這樣教我的。樣樣事情總離不開職務——不是我的職務，就是他的

職務，歐士華，後來你父親在家裏住不下去了。

歐 爲什麼以前你在信裏不提這些事情？

阿夫人 我從來不當他是件可以告訴我兒

子的事情。

歐 那麼你當他什麼？

阿夫人 我祇曉得你沒有生的時候，你父親

已經是個墮落的人了。

歐 (喉音梗塞) 啊——！(起立，走至窗前)

阿夫人 後來我心裏日夜有件事情，就是瑞

琴也應該算是我們家裏的一個人——像我

親生的兒子一樣。

歐 (急轉身) 瑞琴——？

瑞琴 (起立，哽聲問) 我嗎！——？

阿夫人 是的，現在你們兩個人都明白了。

歐 瑞琴！

瑞 (自言自語) 所以母親也是那樣一等

人。

阿夫人 瑞琴，你母親很有許多長處。

瑞 話是不錯，但是他依舊是那樣一等人。

有時候我自己也這樣想，但是——阿爾文

夫人，你許我立刻走嗎？

阿夫人 瑞琴，你真心想走嗎？

瑞 真的，我自然願意走。

阿夫人 你本可以想怎樣就怎樣，但是——

歐 (走近瑞琴) 現在就走？此地是你的家。

瑞 *Merci*，阿爾文先生——哦，現在我可以叫

歐士華了，但是卻不是我以前想的那個可以法子。

阿夫人 瑞琴，我不會和你明講過——

瑞 我也不會說你和我明講過！如果我早知道歐士華有病！——現在我們兩個人沒有什麼嫌疑了！——我決不能在鄉下住著，照看病人，把我的年紀蹉跎了。

歐 也不肯爲一個同你這樣親近的人？

瑞 不肯。一個窮苦的女孩子應該在年輕

的時候想些用處，不然，等到在外頭凍著，自己還不曉得是怎樣一回事呢。阿爾文夫人，現在我也有了生趣。

阿夫人 真可惜；但是不要把你自己糟蹋了，瑞琴。

瑞 哦，逃不掉的事是一定逃不掉的。如果

歐士華像他父親，我就應該像我母親，阿爾文夫人，孟代先生知道我這些事不知道？

阿夫人 孟代先生全知道了。

瑞 (披圍巾) 我能趁船愈早走愈好。孟

代先生是個好對付的忠厚長者；我覺得那

錢我也應該分些，像他——像那個討人厭的木匠一樣。

阿夫人 瑞琴，你應該分的。

瑞 (注視阿夫人) 當初你如果把我當大戶人家的女兒一樣撫養，那就覺得格外好些。(搖搖頭) 哦，好在也不妨事！(對那沒有開的酒瓶很很的釘了一眼) 我不敢說總有一天我能同上等人士坐在一處喝香賓酒。

阿夫人 瑞琴，如果你要家，你就到我這裏來。

瑞 阿爾文夫人，用不著，多謝你。孟代先生很願意照料我。如果事情不順手，我還有

一處可以住得慣的地方。

阿夫人 是什麼地方？

瑞 就是『阿爾文公寓』。

阿夫人 瑞琴——我看得很明白——你要自己去害自己了！

瑞 吓——再會罷。

(瑞向二人鞠躬，由廊下出。)

歐 (立在窗口，向外望) 他走了嗎？

阿夫人 走了。

歐 (自己咕嚕著) 我想這都不對的。

阿夫人 (從後面走近他，兩手按在他兩肩上) 歐士華我親愛的孩子——你吃驚不

吃驚？

歐（轉臉向他）你是不是說父親的事情？

阿夫人 是的，是你那可憐的父親。我恐怕

你受不住。

歐 你爲什麼想起那個來了？我自然是

沒有提防著；但是究竟與我沒有什麼相干。

阿夫人（手放下來）不相干！——你父

親一生這樣的一敗塗地！

歐 自然我可以憐惜他，像我憐惜別人一樣，

但是——

阿夫人 再沒有別的了！爲你自己的父

親！

歐（不耐煩）父親——父親！我從來不

會曉得我父親什麼事情。我不記得他有

什麼別的事，就記得他有一次把我弄病了。

阿夫人 想想也可怕！——但是無論如何，

一個小孩子總應該愛他父親？

歐 如果那孩子沒有什麼可以感激他父親

的地方，也應該愛他嗎？如果他從來不

會曉得他父親，也應該愛他嗎？你當真

拘守那種古代的迷信嗎？——別的事你

都很豁達的。

阿夫人 你簡直叫他一種迷信嗎！

歐 母親，不錯，你自己也很可以看得出。這

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種迷信，並且——

阿夫人 迷信的鬼！

歐 （在屋子裏走）不錯，你可以叫他鬼。

阿夫人 （忍不住了）歐士華——這樣說來，

你也不愛我了！

歐 你是我知道的，無論怎樣——

阿夫人 你知道我的，不錯；是不是沒有別的

了？

歐 我知道你怎樣的愛我，我爲了那個應該

知恩的，還有一層，現在我病著，你又這樣

的有用處。

阿夫人 不錯，可不是嗎，歐士華！我還要

感謝你的病，因爲他把你趕回家來了。我覺得你現在還不是全是我的；還要想法子服你的心。

歐 （不耐煩）不錯，不錯；這也是一種說法

。母親，你要記著我是個病人。我不能多管別人什麼事；我儘有事做，要想我自己。

阿夫人 （慢慢的）我一定耐著性兒待你。

歐 母親，並且你還應該高興些！

阿夫人 你說的很對，我的孩子。（走近他）

現在我把你的悔恨自怨除掉了沒有？

歐 那個你做到了。但是誰能把我心裏的

害怕也除掉呢？

阿夫人 那害怕？

歐 (走過去) 祇要瑞琴說一句好話就做

到了。

阿夫人 我不懂你。你說什麼樣的害怕——

那又和瑞琴有什麼相干？

歐 母親，是不是天不早了？

阿夫人 已經是清晨了。(從暖房的窗裏望

出去) 天已經在那裏亮起來了。天氣

很清。再過一會兒你就看見太陽了。

歐 那我很快活。說不定還有許多事情可

以使我快樂，使我要活——

阿夫人 我盼望如此！

歐 甚至於我不能做事——

阿夫人 你不久就又可以做事了。你不會

再有那些傷心的事在心裏悶著了。

歐 你替我除去了這些胡思亂想是很好的

。現在我祇要能過這一關——(坐在軟榻

上) 母親，我們講幾句話罷。

阿夫人 好，講罷。(把一隻椅子推到榻旁，在

他旁邊坐下)

歐 太陽出來了——你也都知道了；我也不怕

什麼了。

阿夫人 我都知道什麼？

歐 (不聽他) 母親，是不是你晚上說過的，

世界上隨便什麼事，祇要我要，你沒有不肯替我做的？

阿夫人 不錯，我是說過的。

歐 母親，你說的話算不算？

阿夫人 你祇管放心就是了。我活著不為

別的，就為你。

歐 母親，好好聽我說。我知道你是很有主見的。我講話給你聽的時候，我要你靜靜的坐著。

阿夫人 又是什麼怕人的事情——？

歐 你不要喊叫。聽見沒有？你答應我

不答應？我們要坐下靜靜的談一談。

母親，你答應我不答應？

阿夫人 好好，我答應——祇要你告訴我是怎

樣一回事。

歐 你要知道我這疲勞和我這不能用心做事都不是那真病——

阿夫人 什麼是真病呢？

歐 我害的是遺傳病——（摸著額，慢慢的說著）——病在這裏呢。

阿夫人（差不多說不出話來）歐士華！不——不是！

歐 不要喊叫；我受不了。病在這裏等著呢。

隨時隨刻都可以發作。

阿夫人 怕死人了——

歐 安靜些。這是我現在的情形——

阿夫人 (跳起來) 不確的，歐士華！ 斷

不會有的事！ 不會這樣的！

歐 我在外頭的時候發過一次。幸而就好了。但是事後一聽見我當時的情形，我又怕起來了。

阿夫人 就是那種害怕，後來——

歐 這是形容不出來的害怕，你知道不知道。假使祇是一種尋常致命的病——我並不怎樣怕死；雖然是有一天我還想活一天。

阿夫人 不錯，不錯，歐士華，你應該這樣想！

歐 但是這是說不出的可怕。重新做一個

什麼都不會的小孩子——要人家喂，要人家

——啊，真是說不出！

阿夫人 我的孩子有他母親招呼他。

歐 (跳起來) 不，不要；這就叫我忍不下去！ 這樣一年一年的延命算什麼意思——

這樣到老頭髮白。并且你說不定要比我先死。(坐在阿爾文夫人椅中) 因為醫生說過的這病不一定就死。他說這是一種腦腐病。(慘然一笑) 那個名字真好聽。常使我想著櫻紅色的天鵝絨簾子——碰上去很軟的東西

阿夫人 (叫一聲) 歐士華！

歐 (跳起來在屋子裏走) 你把瑞琴從我

這裏生生的奪去。祇要有他在這裏，還可

以幫我一臂。

阿夫人 (走近他) 你說什麼？我有什

麼不肯幫你的地方嗎？

歐 我那一次在外頭病好的時候，醫生和我

說這病如果再發——並且一定要發的——那

就沒有救了。

阿夫人 他就這樣很心的說——

歐 是我一定要他說。我對他說我還有事

情要安排呢——(狡笑) 所以我就安排

好了。(從裏面胸口衣袋裏拿出一隻小

盒子) 母親，你看見這個沒有？

阿夫人 那是什麼？

歐 嗎啡藥粉。

阿夫人 (驚看他) 歐士華——我的孩子！

歐 我一共藏著十二盒——

阿夫人 (想搶那盒子) 歐士華把那盒子

給我？

歐 母親，還不到時候。(仍舊放到衣袋裏

去)

阿夫人 我決不放過這個！

歐 你一定要放過他。如果瑞琴在此地，我

一定要靜靜的告訴他現在我到了什麼地步——並且還要求他幫我這末一次的忙。

我知道他一定肯的。

阿夫人 他決不肯！

歐 如果我病發了，他看見我躺著，像個初生的小孩子一樣，沒有法子幫忙，沒有法子救，沒有指望——不會好了！

阿夫人 瑞琴決不肯這樣做。

歐 瑞琴肯這樣做，他的心是很不定的。

他一定不耐煩照管我這樣的病人。

阿夫人 那麼幸而瑞琴不在此地！

歐 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 (大聲喊叫) 我嗎！

歐 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 你的母親！

歐 正爲那個。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歐 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你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 我不要他！ 你拿回去

罷！

阿夫人 救命！ 救命！ (奔入廊下)

歐 (跟著他) 不要離開我！ 你到那裏

去？

阿夫人 (在廊下) 替你去請醫生，歐士華

！ 讓我出去！

歐（走入廊下）你不許出去。別人也不

許進來。（把鎖轉好）

阿夫人（重新走進來）歐士華！ 歐士

華！——我的孩子！

歐（跟著他）你沒有做母親的心腸嗎！

忍心看我受這種說不出的苦嗎？

阿夫人（自己定一定神，稍停片刻）我一

定肯的。

歐 你肯——？

阿夫人 如果必不得已。但是不會必不得

已的。不——斷不會如此的！

歐 我們但願如此。我們能在一處活一天

是一天。母親，謝謝你。

（坐在方纔阿爾文夫人移到榻邊的椅子

裏。天色在那裏亮起來；燈還在桌子上點

著）

阿夫人（小心走近）你現在覺得安靜些

嗎？

歐 覺得好些。

阿夫人（俯身看他）這是你心裏瞎想的

害怕。都是瞎想。這些憂煩於你身體有

害。現在你可以安靜些了，在家裏跟著你

母親，我的寶貝孩子。你要什麼有什麼，就

像你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好了：那陣

病已經過去了：你看過去的何等容易。

我早就知道——歐士華，你看多少好的日

子：好太陽。現在你可以清清楚楚看你的

的家了：（走至桌前息燈。正是出太陽的

時候。遠遠的冰川和山峯都在朝霞裏裹

著。）

歐（坐在椅子裏半晌不開口，把背朝著外

面的景致，突然說道：）母親，把太陽給我。

阿夫人（立在桌旁，看著他奇怪。）你說的

什麼？

歐（用沈悶失音的聲氣再說一遍。）太陽

——太陽。

阿夫人（走近他。）歐士華你怎麼啦？

（歐士華好像在椅子裏抽縮；所有他的筋

肉都放鬆了；臉上失了神氣，兩眼直著不動

。阿爾文夫人嚇得不住的打顫。）怎麼

啦！（喊叫。）歐士華！你怎麼啦！

（跪在他身旁搖他。）歐士華！歐士華

你瞧著我！你不認識我嗎！

歐（依然是沒有字句的聲音。）太陽——太

陽。

阿夫人（發狂似的跳起來，用兩手打自己

的頭，喊叫著。）我受不住了！（低著聲

說，好像嚇癱了一樣。）我受不住了！

沒有的事！（突然。）他從那裏聽來的

？（把手很快的在他兒子外衣上一摸）

噯！（略退後哭道）不是，不是，不是！——

是的！——不是，不是！（離開他幾步，兩手

伸在頭髮中間，嚇得一聲不響的看著他。）

歐（依然坐著不動。）太陽——太陽。

（全劇終）

易卜生集第三冊

國民公敵

劇中人物

司鐸門湯姆醫生，市立浴場醫官。

司鐸門夫人，他的妻子。

裴脫拉，他們的女兒，是個教員。

愛立夫，十三歲

摩登，十歲

都是他們的兒子。

司鐸門彼得，醫生的哥哥，是市長，警察長，

浴場董事會會長，和還有些別的職務。

開爾摩登，司鐸門夫人的義父，是個製革

匠。

霍士達，民鐘報的主筆。

畢林，副主筆。

霍司脫，船長。

阿斯拉克孫，印刷所主人。

許多各種樣子，各種職業的男人，幾個女

人，一羣小學生——一個大會的會衆。

這件事情發生在挪威南部臨海的一個

鎮上。

第一幕

(佈景)司鐸門醫生家的會客室。天色已

經晚了。屋子裏陳設雖不講究，卻鋪

排安置得精雅宜人。右邊牆上有兩個門，遠的一個通外廳，近的一個通醫生的書室。左邊牆上對著通外廳的門有一個通其餘各處屋子的門。左牆中間是火爐，再向前來有張軟榻，上面掛著一面鏡子，前面放著一只橢圓桌子。桌上點著一盞有罩的燈。屋子後面有個開著的門通飯廳。畢林坐在飯桌前面，桌上點著一盞燈。他胸前掖著一塊飯單，司鐸門夫人正站在桌邊遞給他一大滿盤烤牛肉。其餘的坐位都空著，桌上不很齊整，一看

就曉得是剛喫過飯的樣子。

司夫人 畢林先生，你看，如果你再來遲一點鐘，就只好喫冷肉了。

畢 (一面喫) 謝謝你，好得很，非常之好。

司夫人 你是知道的，我丈夫喫飯的時刻向來很準。

畢 與我毫不相干。我覺得一個人獨喫，沒有別人來攪我，反倒喫得有味。

司夫人 很好，只要你覺得有味——(轉身向廳門，作聽狀) 我猜那是霍士達先生也來了。

畢 很像是的。

(司鐸門市長進來，穿著外套，戴著禮帽，手

裏拿根杖。)

市長 加塞林，你好。

司夫人 (走近會客室。) 哦，你好，原來是你

？ 謝謝你來望我們！

市長 我碰巧走過這裏，所以—— (眼睛看

飯廳裏。) 你有客在那裏。

司夫人 (有些跼促不安。) 不是的，他碰巧

在這裏。(忙道。) 你也肯進來用些東西

嗎？

市長 我嗎！ 不用，謝謝你？ 礙喲——

晚上喫熱烤肉？ 我的消化力可不行。

司夫人 偶然喫一次也不妨！

市長 不行，不行，我的好太太，我抱定主意只

喫我的茶，麪包和牛油。日子長了很有益

處，並且錢也省一點。

司夫人 (笑道。) 你不要把我和湯姆當作

浪費的人。

市長 你不是的，我決不把你當作那等人用。

(指著司鐸門醫生的書房。) 他不在家嗎？

司夫人 不在家，他喫過飯帶著小孩子們出

去散步了。

市長 我不敢相信那是個好法子。(聽。)

我好像聽見他在那裏來了。

司夫人 恐怕不是他。（外邊有敲門的聲

音。）進來！（霍士達從外廳進來。）

哦，霍先生，原來是你！

霍士達 請你不要見怪，我在印刷所裏耽擱

了些時候。市長先生，你好。

市長（淡淡的一鞠躬。）你好。你一定是

爲公事來的。

霍士達 一半是的，爲了報上一篇文章。

市長 我料到的。聽說我兄弟近來在民鐘

報上投的稿子很多。

霍士達 是的，他每逢要發表些真理常識的

時候，承他總是投稿給民鐘報。

司夫人（向霍士達。）你不想——？（指

著飯廳。）

市長 很對，很對。我決不責備他把稿子寄

到最和他表同情的地方去。況且，霍士達

先生，我個人對於貴報也沒有什麼惡感。

霍士達 你的話一點不錯。

市長 就各種事情總說起來，我們地方上有

一種寬大的氣象，可以算是自治的眞精神。

所以能够如此是因爲有一種極大的公共

利害關係把我們團結起來——這種利害

關係凡是公正的市民都是同樣的關心——

霍士達 不錯，就是那浴場。

市長 一點也不錯，正是我們那個講究的，美麗的新浴場。霍士達先生，你記著我的話，將來那浴場就是我們地方上事業的中心點！那是毫無疑義的。

司夫人 湯姆也正是這樣說。

市長 你想這一兩年裏頭這地方發達得何等快！錢不斷的流進來，地方上有了生氣和許多事業。房屋田地的價錢一天一天的漲起來。

霍士達 失業的人漸漸的減少了。

市長 不錯，那也是一樁。扶養貧民的稅減輕以後，財主的肩上也輕了許多。祇要今

年夏天運氣好有許多的遊客病人來替我們把浴場的名聲傳播出去，將來我們的肩上也還要輕呢。

霍士達 我聽見人家說見這件事很有希望。
市長 看著樣子很靠得住。來和我們打聽房子這一類事情的信天天不斷。

霍士達 這樣看來醫生那篇文章來得正湊巧。

市長 近來他又做了些東西嗎？

霍士達 那還是他去年冬天做的，是一篇稱讚浴場的文章，細說此地的衛生狀況怎樣好。但是我當時把他那篇文章擱了起來。

市長 爲什麼，有什麼困難嗎？

霍士達 並不是。我當時想不如把那篇文章留到春天，因爲到了春天大家纔真正想到夏天避暑的地方呢。

市長 霍先生，你想得一些也不錯。

司夫人 祇要是浴場的事情，湯姆總是不厭不倦的。

市長 你要曉得，他是浴場的醫官。

霍士達 不錯，並且還有一層，那浴場是他提倡辦的。

市長 是他嗎？ 不錯，我時時聽見有些人是這樣說。不過同時我要說我也有些小

功勞在裏頭。

司夫人 不錯，這是湯姆常常說的。

霍士達 司鐸門先生，何嘗有人不承認呢？

我們都知道是你發起造成的。我方纔

不過說那意見是醫生先想到的罷了。

市長 哦，意見——不錯！我兄弟當年的

意見真是不少，可惜得很！但是到了要

把一個意見做成事實的時候，霍先生，這就

不能不請教另外一等人了。我想在這屋

子裏至少——

司夫人 我的彼得——

霍士達 你怎麼會以爲——

司夫人 霍先生，你不進去喫些東西嗎？

我丈夫一定就要回來了。

霍士達 謝謝你，只消略喫一點。（進飯廳）

市長 （聲音放低了一點）真是奇怪，這些莊稼人家的子孫永遠脫不了一股粗俗氣息。

司夫人 這也不值得放在心上！你和湯

姆弟兄兩個好好的同享這種名譽，何必爭呢？

市長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但是有人得了一部分名譽還不滿意呢。

司夫人 什麼話！你和湯姆何等要好。

（聽） 這次恐怕真是他回來了。（走出去開通外廳的門）

司 （在外頭談笑）你瞧，加塞林，又來了一個客，你說有趣不有趣！

霍司脫船長，請進來，把你的外套掛在這個釘子上。哦，你不曾穿外套。加塞林，你想，我在大街上碰見他，幾乎拉他不進來。（霍司脫走進屋子，招呼司夫人。司醫生跟在他後頭）孩子們，進來。他們又餓得什麼似的了。

霍船長，來，你喫一塊牛肉。（把霍司脫推進飯廳。愛立夫，摩登也跟著他們進去）

司夫人 湯姆，你不曾看見——？

司 (在門口轉過身來) 哦，是你，彼得！

(握手) 好極了。

市長 可惜我就要去的——

司 胡說！還有噴箕酒呢。加塞林，你不

會忘記嗎？

司夫人 自然不會忘記，水正在那裏開。(走

進飯廳去)

市長 又是噴箕酒！

司 是的，坐下，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點。

市長 謝謝，晚上我向來不喝酒。

司 但是這還不是晚上。

市長 我覺得—— (看著飯廳) 真是

奇怪，那許多東西他們都喫得完。

司 (搓搓手) 看年輕人喫東西好不有趣！

他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喫得下！那是應

該的。喫許多東西——長他們的力氣！

彼得，他們正是那班將來鼓動風潮的人。

市長 照你說的，請問他們將來在此地鼓動

些什麼？

司 祇能到了那時候你去問他們自己，我們

當然是看不見了。其實是當然的——像

我們這樣兩個老頑固——

市長 兩個老頑固！當真！我覺得那

是很奇怪的一句話——

司 彼得，你不要把我說的話太認真了。

我是十分的快活滿足。我覺得生在這樣一個蓬蓬勃勃，滿眼生氣的時期裏真是絕頂好福氣。生在這個時候真是有趣！好像是一個新世界在四面生出來似的。

市長 你當真這樣想嗎？

司 自然你不能領略得像我一樣的親切。

你是生長在這裏的，所以也就覺不出什麼來了。但是我卻不然，這許多年住在北邊一個小地方，差不多從來不曾看見過一個有些新思想的人，所以照我看起來，我好像是一個熱鬧城的中心來了。

市長 噯，是一個城——？

司 我知道，我知道，此地同別處比起來規模還窄小得很。但是此地有生氣，有希望，有無數的事情可以做，可以奮鬥，這是主要的一點。（喊道：）加塞林，郵差來過了沒有？

司夫人（從飯廳） 不會。

司 彼得，並且過舒服日子！凡是喫過苦的人，像我們從前似的，就曉得過舒服日子是很難得的。現在居然可以過貴族一般的生活了！譬如拿今天說罷，我們喫午飯的時候有烤牛肉，并且晚飯還有！你

何不來嚐一點？再不然，我拿給你看看？

來呀——

市長 不必，不必！

司 你不妨進來一進來。你看見沒有，我們有了一塊檯罩子？

市長 不錯，我剛纔看見的。

司 我們還買了一個燈罩。你看見了沒有？

都是加塞林省出來的！有了這些東西這屋子就舒服了。你說是不是？

到這裏來看一看——不，不要在那裏——

在這裏，對了！你看，那光都照在上頭，

我覺得很好看，你說是不是？

市長 哦，如果你有錢置備這些奢華品——

司 不錯，現在我有錢置備了。加塞林告訴

我，我掙進來的錢差不多够我們的用度了。

市長 差不多够了——是的！

司 但是科學家的生活總要講究一點纔是。

我敢說一個尋常的官吏每年的用度比我

還大呢。

市長 大概是罷。官吏是一個進款很多的

人——

司 不然，就拿一個普通商人說罷。那等人

花的錢也兩三倍於——

市長 那祇看各人所處的境遇怎樣。

司 無論如何我敢說我決不花無謂的錢

但是我心裏總不肯不好好的款待朋友。

你要曉得，我很需要這種事情，因為我從前向來不會有過，所以我現在必須要多結交些年少氣壯，志向遠大，開通活潑的朋友。

在裏面喫飯的幾個都是這一等人。我深

願你多知道些霍士達的為人——

市長 提起了霍士達，他告訴我又預備發表

你的一篇文章。

司 我的一篇文章？

市長 是的，關於浴場的事情。你去年冬天

做的。

司 哦，那一篇——目前我不願意那篇文章

登出來。

市長 爲什麼？我覺得現在是最好的時

候。

司 不錯，很像是的——照尋常的情形（在

屋子裏走動）

市長（眼睛跟著他走）莫非現在的情形

有什麼變態嗎？

司（立定）彼得，老實講罷，目前我不能說

——無論如何今天晚上不能說。這件事

情裏頭也許有許多很利害的變態，也許連

一些變態都沒有，目前很難說，因爲也許祇

是我的一種空想。

市長 我覺得這些話很是教人捉摸不定。

難道有什麼要瞞過我的事情嗎？ 我想，

我既是浴場董事會會長——

司 我想你既是—— 嘎，彼得，我們不必這

樣互相爭意氣。

市長 沒有的事情！ 我不會像你所說的

和人家爭意氣的。但是我卻有權可以切

實要求，無論什麼計畫都應當由法定的人

照著法定的手續開誠布公的去做。我不

能忍受背著我們的鬼鬼祟祟的手段。

司 我幾時背著你們做過事來！

市長 無論如何，你有一種很深的固執脾氣，

那種脾氣在有秩序的社會裏差不多是同

樣的不通行。個人應該服從社會——再

說得清楚些就是，應該服從社會上掌權的

人。

司 話是不錯，不過這嘮嘮叨叨的一大套關

我什麼事？

市長 我的——湯姆，這正是你向來不肯學

的地方。但是你記著我的話，將來你總有

一天要喫虧——不過遲早些罷了。我的

話說完了，再見罷。

司 難道你瘋了嗎？ 你完全是胡鬧。

市長 我尋常並不是如此。務必請你不要

見怪，如果我——（向飯廳裏喊道。）加塞

林，再會。諸位先生，再會。（走出）

司夫人（從飯廳裏出來。）他走了嗎？

司 是的，生著氣走的。

司夫人 湯姆，你又把他怎麼了？

司 並不會怎樣。無論如何，不到時候他決

不能逼著我做報告。

司夫人 你有什麼事要報告他？

司 哼！加塞林，你不要去管他。郵差不

來，真是怪事！

（霍士達，畢林，霍司脫一齊立起身來，走進

休息室。愛立夫和摩登也跟著他們進

來。）

畢（伸腰。）唷！喫了那樣一頓痛快的

飯像換了個人似的。

霍士達 本天晚上那市長似乎不大高興。

司 爲了他的胃，他的消化力極壞。

霍士達 恐怕他消化不了的是民鐘報裏我

們兩個人。

司夫人 我記得你們已經同他和解了。

霍士達 不錯，不過那祇算一種暫時停戰。

畢 一些也不錯！那句話把所有的情形

都包括在裏頭了。

司 我們要記著彼得是個可憐的單身人兒，他一些沒有家庭樂趣，祇是一年的事情忙個不休。并且祇喝些極淡的剩茶！孩子們，把椅子搬到桌子旁邊來。加塞林，酒還沒有得喝嗎？

司夫人（向飯廳裏去） 我正要去拿。

司 霍船長，在我旁邊的軟榻上坐下。我們輕易看不見你——朋友們，都請坐。（大家坐下）

司夫人托了一只茶盤，裏面盛著一盞酒精燈，幾只玻璃酒杯，和瓶子等等東西。

西

司夫人 來了！這是阿萊克酒，這是羅姆

酒，這一瓶是白蘭地酒。大家都請用些，不要客氣。

司（拿了一杯） 我們知道。（各人都和了些糖酒）我們還要些雪茄煙。愛立夫，你知道煙盒子的地方。摩登，你去拿我的煙斗。（兩個孩子走進右邊的屋子去）

我疑惑愛立夫有時候藏著一支雪茄，不過我也不去理會他。（喊道）摩登，還有我的喫煙的便帽。加塞林，你告訴我我把他丟在什麼地方了。哦，他找著了。（小孩子們把東西都拿來了）朋友們，你們都知道。我離不開我的煙斗。這個煙斗跟

著我在北方經過許多的風波。（舉起酒杯同大家的杯子碰一碰。）祝你們諸位健康！啊，坐在這裏又是舒服又是暖和真有趣！

司夫人（坐在那裏編東西）霍船長，你就
要開船嗎？

霍船長 我準備下星期開船。

司夫人 你是到美國去嗎？

霍船長 不錯，是這樣的計畫。

司夫人 那麼，這一次的選舉你不能預聞了。

霍船長 就要辦選舉了嗎？

畢 你不知道嗎？

霍船長 不知道，我不理會那些事情。

畢 公共的事情你不過問嗎？

霍船長 不過問，我對於政治一些也不懂。

畢 不相干，無論如何，應該去投票。

霍船長 如果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知道，也

應該去投票嗎？

畢 不知道！你說些什麼？一個社會

好像是一只船，人人都應該預備著掌舵。

霍船長 在岸上或者辦得到，在船上卻不行。

霍士達 真是奇怪，大多數的水手對於岸上

的事情簡直漠不關心。

畢 奇怪得很。

司 水手像候鳥一樣，無論到什麼地方他們一樣的住得慣。霍士達，這正是我們格外關心的又一個原因。明天民鐘報上有什麼公衆有關係的新聞沒有？

霍士達 沒有關於市政的新聞。但是我正想後天登你的文章——

司 啊，我的文章！使不得，暫且慢一慢。

霍士達 當真嗎？我們纔替他把地方騰出來，我方且以爲正是絕妙的時候——

司 是的，是的，你說得好像很不錯，但是仍然要慢一慢。我將來再把原因告訴你。（裴脫拉從廳裏進來，戴著帽子，穿著外套，手裏

夾著一疊練習簿。）

裴 你好。

司 裴特拉，你好，過來。（大家互相招呼。）

裴特拉把衣帽脫去，放在一張靠門的椅子

上。）

裴 好呀，你們都在這裏坐著享福，我在外頭做苦工！

司 你也來享些福！

畢 我替你和一杯酒，好不好？

裴 （走到桌子前。）謝謝你，我寧可自己來，你總是把他弄得太濃。父親，我忘了，你有一封信。（走到放東西的椅子前。）

司 一封信。誰給我的？

裴 (望他自己的衣袋裏看) 方纔我出去的時候郵差遞給我的。

司 (站起來，走過去) 你這時候纔給我。

裴 那時候我實在沒有工夫再跑回來。在這裏了！

司 (把那封信一搶) 孩子，讓我瞧，讓我瞧。

(看發信人的地址) 不錯，對了！

司夫人 湯姆，就是你盼望得什麼似的那一封嗎？

司 正是。我要到我屋子裏去一趟——加

塞林，什麼地方有燈？我屋子裏又沒有

燈嗎？

司夫人 你的燈點好在你書桌上。

司 很好，很好。我暫時失陪一會兒——

(進書室)

裴 母親，你猜是什麼事？

司夫人 我不知道。這兩天裏頭他不斷的

問郵差來過了沒有。

畢 也許是爲了鄉下的病人。

裴 可憐的老爹爹！他快要辛苦過度了。

(自己和了一杯酒) 這杯酒的味兒一定

好！

霍士達 今天你又上過夜班了嗎？

裴 (吸酒) 兩點鐘。

畢 白天上四點——

裴 五點鐘。

司夫人 并且還要改卷子。

裴 不錯，一大堆呢。

船長 我覺得你的事情也太多。

裴 不錯，但是也好。因為做完了事疲乏得

很舒服。

畢 你喜歡如此嗎？

裴 是的，因為可以睡得很甜。

摩 裴特拉，你這人一定壞得了不得。

裴 壞？

摩 正是，因為你事情做得這樣多。羅倫先

生說過工作是我們罪孽的懲罰。

愛 吓，你真是個傻子，去相信那種話！

司夫人 愛立夫，罷了，罷了！

畢 (大笑) 妙極了！

霍士達 摩登，你也肯那樣很命的做事嗎？

摩 不，我決不肯。

霍士達 那麼，你想做什麼？

摩 我頂喜歡做一個海盜。

愛 那麼，你就祇好做一個邪教徒。

摩 難道我不能做邪教徒嗎？

畢 摩登，我贊成你的話！我的意見恰是

如此。

司夫人（和他做手勢）畢先生，我知道這

話一定是假的。

畢 真的，我敢賭咒！我是個邪教徒，並且

我還很得意。你看著罷，不久我們都要變

邪教徒了。

摩 到那時候我們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畢 摩登，你看——

司夫人 孩子們，你們都回自己屋子去罷，我

知道你們還要預備明天的功課呢。

愛 我很盼望在這裏再坐一會兒——

司夫人 不行，不行，快去，兩個一齊去。（孩

子們道了晚安，一齊走進左邊屋子去。）

霍士達 你當真以為孩子們聽了這些話有

害處嗎？

司夫人 我不知道，不過我不願意他們聽。

裴 母親，我以為你實在錯了。

司夫人 也許是罷，但是我不願意——不願

意在我們自己家裏如此。

裴 家庭學校兩方面都有許多虛偽的地方。

在家裏不能說話，在學校裏我們逼著站在

那裏對小孩子們說謊。

船長 說謊？

裴 你不知道我們逼著要去把種種自己不

信的事情教學生嗎？

畢 這話一些也不假。

裴 祇消我有錢，我自己要辦一個學校，辦法完全不同。

畢 頂麻煩的是錢——！

船長 司姑娘，如果你想辦學校，我很願意供給一所房子。我父親給我留下來的，那所舊的大房子現在差不多空閒在那裏，樓下有個極大的飯廳——

裴 (大笑) 多謝多謝，但是我恐怕什麼也做不成。

霍士達 據我看來，司姑娘還是走新聞事業

那條路近情得多。提起新聞事業，你答應我們繙譯的那篇英文小說怎麼樣了？

裴 現在還不會譯好，不過一定不誤你們的事。

(司鐸門手裏拿著一封拆開的信從自己屋子裏來)

司 (搖搖信) 我告訴你們罷，地方上又有些新鮮事情可談了。

畢 新鮮事情？

司夫人 什麼事？

司 加塞林，一樁大大的新發現。

霍士達 當真嗎？

司夫人 是你發現的嗎？

司 是我發現的。（走來走去）讓他們

照從前的樣子再說這都是瘋子的胡思亂想！我告訴你們說，這次他們說話要小心些了。

裴 父親，告訴我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司 是了，是了，不要忙，我都要告訴你們的。

可惜此刻——彼得不在這裏！這種地

方正可以證明我們雖然常常發議論，下斷語，可憐我們的眼光實在祇同田鼠一樣——

霍士達 司醫生，你指著什麼事？

司 （在桌子旁邊立定）大家不是都承認

我們這裏是個極合衛生的地方嗎？

霍士達 那是自然。

司 真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合衛生的地方，值得極力介紹給病人或是沒有病的人——

司夫人 不錯，但是湯姆——

司 我們在報上也誇獎過，我屢次的做文章，登在民鐘報上和別種小單行本上——

霍士達 底下怎樣？

司 那裏曉得那個浴場——我們把他叫作『我們地方的命脈』，『我們地方的神經中樞』，以及另外種種的名字——

畢 我記得有一次緊要時候我還說過他是

「我們地方的活心臟」呢——

司 一些也不錯。但是你可知道這規模宏麗，用費浩大，人人稱贊的浴場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東西？

霍士達 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司夫人 不錯，究竟是什麼？

司 原來是個傳染病的地方！

裴 父親，當真是那個浴場嗎？

司夫人 (同時道) 我們的浴場！

霍士達 但是，司醫生——

畢 一些也靠不住！

司 老實說罷，那浴場全部竟是一座外面刷

得很白，裏面含著毒質的墳墓——公共衛生上最大的危險，所有山上的髒東西，臭東西，把通水池的管子裏的水都染上毒了，并且那些害人的毒質還要在岸邊上滲出來——

船長 浴場在什麼地方？

司 正在那個地方。

霍士達 司醫生，你怎樣會知道得這樣確實？

司 我曾經悉心盡力的把那樁事考驗過一番。我已經疑惑過多時。去年遊客中間發現過幾種極奇怪的病——腸熱症和胃熱症等的症候——

司夫人 不錯，確有這會事。

司 當時我們以為一定是那些遊客不會到這裏來之前就得了病。但是後來到了冬天，我的見解就漸漸的改變了。所以我就竭力去化驗那水。

司夫人 你一天到晚忙個不了，就爲那個嗎？

司 加塞林，那一層我確是忙得很。但是當時我家裏沒有必須的科學儀器，所以我就把喝的水同海水一齊送了些到大學去，讓化學家去細細的分析。

霍士達 結果你得到了嗎？

司 (把信給他看) 這個就是！這信裏證明水裏有無數腐爛性有機體——無數

的小微生物。那水無論是喝是用都有絕大的危險。

司夫人 幸虧你發現得還早。

司 你這話真不錯。

霍士達 司醫生，你現在打算把他怎麼辦？

司 不消說得，自然是想法子把他整頓起來。

霍士達 做得到嗎？

司 一定要做到的。不然那浴場就完全糟蹋無用了。但是我們也不必擔憂，我們將來應該怎麼辦，我已經籌畫得很清楚了。

司夫人 但是你爲什麼把這件事情這樣守祕密？

司 難道你教我不曾得到絕對的證據，就跑到大街上逢人便告訴嗎？

謝謝你，我做

不到，我不這樣傻。

裴 然而你可以告訴我們——

司 一個人也不告訴。到了明天你儘管跑

到老獾那裏——

司夫人 啊，湯姆，湯姆！

司 到你爺爺那裏去。那老頭子一定喫驚

不淺！我知道他要把我當作瘋子——

不但是他，另外有許多人都要這樣想。但

是現在讓那班人看著罷——讓他們等著

看罷——（走來走去，搓搓手。）加塞林，

地方上要鬧一個不亦樂乎，鬧到什麼地步，

你想都想不出。所有的水管都要從新安

過。

霍士達（站起來。）所有的水管——？

司 自然是。那管子安得太低，必須要把

他提高許多。

裴 照這樣看來，從前你的話到底不錯。

司 啊，裴特拉，你可記得，在開工以前，我就作

文章反對他們的計畫。不過那時候沒有

人肯聽我的話。現在我要讓他們嘗嘗滋

味了！我替浴場董事會預備了一個報

告，已經做好了一禮拜，專等這件東西來。

(指信) 現在馬上就要送出去了。(走
進自己屋子，拿了幾張寫的東西出來。)

看看！寫得密密的四頁！——這封信跟
著同去。加塞林，給我一點紙把他包起來。

行了！把這包交給——給——(蹣腳。)

他叫個什麼東西？——給那個女用人，叫他
立刻送到市長那裏去。

(司夫人拿了包裹從飯廳裏出去。)

裴 父親，你猜彼得伯伯要說些什麼話？

司 他還有什麼可說的話。我想他曉得了

發現了一樁極重要的真理一定很歡喜。

霍士達 你許我把你的發現在民鐘報上登

一小段記事嗎？

司 承情得很！

霍士達 這個消息應該讓大家早些知道。

司 當然。

司夫人 (回來) 他已經送去了。

畢 司醫生，我敢保你就要做這地方上的第

一個人了！

司 (很高興的走來走去) 說那裏話！

實在說起來我祇是盡了我自己的職務。

我不過運氣好偶然發現罷了。況且——

畢 霍士達，你看這地方上的人應該給司醫

生一種紀念品嗎？

霍士達 無論如何我要提議的。

畢 我要把這件事情告訴阿斯拉克孫。

司 使不得，我的好朋友，不要鬧那些無謂的

舉動。我不願意聽見那種事情。并且即

使浴場董事會要加給我薪水，我也不拿。

加塞林，你聽見沒有？！我不拿。

司夫人 湯姆，你的話說得一些也不錯。

裴（舉杯） 父親，祝你健康！

霍士達同畢林 司醫生，祝你健康！

船長（和司鐸門碰一碰酒杯） 希望你前

途沒有別的，全是幸福！

司 各位老朋友，多謝多謝！我覺得異常的

快活！一個人替本鄉做了一樁事業，真是

得意得很。加塞林，哈哈！（撲著他妻子

滿地的轉，他妻子連笑帶喊的要掙脫。大

家都大笑起來，拍掌，替司鐸門喝采。那兩

個孩子在門口伸進頭來看裏面什麼事。）

第二幕

（佈景） 同前。通飯廳的門關著。早晨的

時候。司夫人手裏拿著一封不會拆

過的信從飯廳裏進來，走到司醫生的

書房門口，朝裏望。

司夫人 湯姆，你在裏頭嗎？

司（從自己屋子裏回答） 是的，我剛進來。

(進來) 什麼事？

司夫人 你哥哥寄來的一封信。

司 哈哈，讓我們看看！(拆信念道)『來

稿退還』——(底下念得就含糊了) 哼！——

司夫人 他說些什麼？

司 (把信揣在衣袋裏) 沒有什麼，他祇說

今天午間要到這裏來。

司夫人 這次記著不要再出門了。

司 不妨事，上午的客我都拜完了。

司夫人 我極盼望知道他是什麼態度。

司 你看他一定不願意那發現的人是我，不

是他。

司夫人 你也有點擔心嗎？

司 放心，他一定會高興。但是彼得有個毛

病，除了自己之外，最怕別人替他地方上做事。

司夫人 湯姆，我告訴你，你應該同他好好兒

的，分一半功勞給他。你不能去證明把你

領到這條發現的路上去的是他嗎？

司 我都願意，祇要能改良那件事。我——

(開爾摩登從通外廳的門裏伸進頭來，四

面探望，咯咯的笑起來。)

開 (狡猾狀) 真——真的嗎？

司夫人 (走到門口) 父親！——是你嗎？

司 哦，開爾摩先生，你好，你好！

司夫人 請進來。

開 如果真的，我就進來；假的，我就走。

司 如果什麼事真的？

開 自來水的事情。是真的嗎？

司 自然是真的。但是你怎樣聽見的？

開 (進來) 裴特拉到學堂的時候跑進來——

司 是嗎？

開 是的，他說——當時我祇當他騙我，後

來一想裴特拉不是做那等事的人。

司 自然不是，那樣會有這種事情！

開 啊，還是永遠不要信託別人的好。有時

候上了別人的當，自己還不知道怎樣一會

事呢。這件事是靠得住的？

司 你放心，一定靠得住。你坐著談不好嗎

？ (扶他坐在軟榻上) 是不是地方上

的運氣——

開 (忍笑) 地方上的運氣？

司 不錯，我趁早發現了這件事情。

開 (仍忍笑) 是的，是的，是的！——不過我

從來不曾想到你就是和你自己的哥哥作

對的人！

司 和他作對！

司夫人 我的好父親，當真——

開 (手和下頰都擱在拐杖頭上，笑迷迷的

嗽著司醫生。讓我聽聽，是怎樣一會事

？是不是有什麼野獸到了水管裏去了？

司 不錯，小微生蟲。

開 據裴特拉說，進去了許多的微生蟲——

著實不少。

司 不錯，恐怕有整千整萬呢。

開 但是沒有人能看得見他們，是不是？

司 不錯，你看不見他們。

開 (輕輕的笑) 嘿，嘿——真是我第一次

聽見的新鮮事！

司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

開 但是你萬不能使市長相信這等事情。

司 我們看著就是。

開 你以為他能那樣傻——？

司 我但願合地方的人都是傻子。

開 合地方的人！倒也不錯。正可以教

訓他們一下子叫他們學些乖。他們自己

以為比我們這班老頭子聰明得多。他們

把我趕出議事會！我告訴你，他們當真

把我趕出來的。現在他們喫苦的時候到

了。湯姆，你也和他們作對。

司 當真我——

開 你和他們作對！(站起來) 如果你

能使市長和他的一班朋友都鑽了你的圈

套，我情願立刻拿出十個金鎊來做慈善事

情。

司 很好。

開 我告訴你，我並沒有錢可以糟蹋，不過如果你能做到這件事情，到了聖誕節我一定捐五個金鎊。

（霍士達從廳門進來。）

霍士達 你好，（立定。）哦，對不起——

司 不要緊，進來。

開 （又是咯咯的一笑。）嘿！他也在

裏頭嗎？

霍士達 請問什麼意思？

司 他自然也在裏頭。

開 我早就知道！報上一定要登出來的，湯姆好好的去幹罷。我要走了。

司 你不再坐一會兒嗎？

開 不坐了，我要走了。這齣把戲你儘力去頑罷，但願你不要後悔！

（出去，司夫人送到廳上。）

司 （大笑。）這個老頭子一點都不信這自來水的事情。

霍士達 哦，就是那件事？

司 不錯，我們談的正是那個。說不定你也為那件事來的罷。

霍士達 不錯，正是。你能騰出幾分鐘工夫

來嗎？

司 老朋友，不要說幾分鐘，無論多少時候都

可以。

霍士達 你得到市長的回信沒有？

司 還不會。他不久就要到這裏來。

霍士達 從昨天晚上起我著實把這件事想

過一番。

司 怎麼樣？

霍士達 照你用醫生和科學家的眼光看起

來，這自來水是一件和傍的事沒有關係的

事情。我說你不會想到這件事牽涉著許

多傍的問題。

司 你說甚麼？朋友，我們坐下細談。不

是，坐在這邊軟榻上。（霍士達在軟榻上

坐了，司鐸門坐在桌子那邊的椅子上。）

說罷。你說——？

霍士達 昨天你說水不干淨因為泥裏有雜

質。

司 不錯，一定是爲了那山上的臭泥窪。

霍士達 醫生，恐怕爲了另外一個臭泥窪罷。

司 什麼臭泥窪？

霍士達 就是我們合地方的生命建設在上

頭并且現在在上頭腐爛的臭泥窪。

司 霍士達，你到底什麼意思？

霍士達 我們地方上的權利漸漸的都到了

一班官僚手裏去了。

司 啊！他們並不都是官僚。

霍士達 話是不錯，不過有些雖然自己不是

官僚，也是官僚的狐羣走狗！那些有錢

的主兒和本地的一班老鄉紳把我們的權

利都把持在他們手裏。

司 不過他們到底是有才幹有見識的人。

霍士達 安水管的時候他們可曾顯出些才

幹見識呢？

司 不會，不消說得，那件事情是他們的大錯，

不過不久就可以改良。

霍士達 你以為事情都能這樣順手嗎？

司 不管順手不順手，無論如何總要做。

霍士達 不錯，祇消報紙鼓吹這個問題。

司 我覺得不必，我哥哥一定——

霍士達 醫生，對不起，我不能不告訴你，我想

在報紙上鼓吹這個問題。

司 在報紙上？

霍士達 不錯，當時我接手辦民鐘報的時

候，我的宗旨就是打破這班自以為是的守

舊黨的勢力圈子。

司 但是你當時自己告訴過我得的什麼結

果？幾乎把報館都停辦了。

霍士達 不錯，當時我們確不能不讓他們一

兩著，因為恐怕浴場的計畫完全失敗。但是現在大功已經告成，我們可以不要那班大人先生了。

司 不要他們了，不錯！但是他們實在大有功於我們。

霍 那是應該承認的。但是像我這樣一個抱平民主義的報館主筆，決不能把這樣一個好機會輕輕的放過。官僚神聖的心理一定要打破。這種迷信和別的一樣，決不容他存在。

司 霍先生，我完全和你表同情；如果是一種迷信，定要把他掃除！

霍 我很不願意把市長牽連在裏頭，因為他是你的哥哥。但是我想你一定和我意見相同，把真理當作第一件要緊的事。

司 那個何消說得。（聲氣突然加重）不錯，但是——但是——

霍士達 你不要把我看錯了。我並不比別人私心重些，或是野心大些。

司 我的好朋友——誰有這種心思？

霍 你知道的，我的出身很低微，所以有機會曉得窮苦人家的生活情形。司醫生，他們

最切要的事情是參預一部分的市政。有了參預市政的機會才可以發展他們的才能，知識和自重心——

司 我覺得你的話很中肯。

霍士達 不錯——并且我想如果做報館主筆的放過了一個解放窮苦百姓的好機會，他就是放棄了一個重大的責任。我很知道那些闊人一定把我當作搗亂分子這一類的人，不過祇管隨他們叫去就是，祇要我的良心不責備我就——

司 很對！霍先生，很對。不過——這件事！（有人敲門。）進來！

（阿斯拉克孫站在門口。一身黑衣服，雖舊，卻很整齊，一個稍皺的白領巾，帶著手套，手裏拿著一頂氈帽。）

阿（鞠躬。）恕我唐突，醫生——

司（站起來。）哦，原來是你，阿斯拉克孫！

阿 是的，醫生。

霍士達（站起來。）阿斯拉克孫，你是找我嗎？

阿 不是，我並不知道你在這裏。我要找司

醫生——

司 我極願效勞。請說是什麼事？

阿 我聽見畢林先生說的話靠得住嗎——

他說你想改良我們地方上的自來水？

司 不錯，爲了那浴場

阿 是的，我明白。我來告訴你，我願意盡力

幫助那樁事情。

霍 （向司醫生道）你看！

司 我很感激你，不過——

阿 有我們這班小商人在背後幫你，也許不

是不好的事情。我們若是肯團結起來，可

以做成一個有力的多數黨。司醫生，有多

數黨幫著你總是好的。

司 一些不錯，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這件事

情要有這種種的過慮。照我看來，像這樣

一樁光明平直的事情——

阿 防備些總不錯的。我很知道本地官僚

的性質！凡是官僚都不大願意採用別

人的意見。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有些表

示，也不算過分。

霍士達 不算過分。

司 表示是你說的嗎？你想表示什麼？

阿 我們用極穩健的方法進行。我總是抱

定穩健兩個字做，穩健是國民最大的美德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想。

司 阿先生，你向來是穩健出名的。

阿 不錯，我自己也很自負。這樁自來水的

事情，於我們小商人有極大的關係。這個浴場將來是我們地方的金礦。我們都要靠著他活命，做房主的更是要緊。所以我們要拚命的擁護他。現在我既是房主聯合會的會長——

司 怎麼樣？

阿 并且還是本地禁酒會的書記——我也許知道我是禁酒運動會裏一個出力的人？

司 當然，當然。

阿 你可以想到我很認識許多人。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個穩健安分的市民——醫

生，像你自已一樣——所以我在地方上有些聲望，或者竟可以大膽說一句有些勢力。

司 阿先生，我都知道。

阿 所以如果到了需要的時候，我去發起送一個紀念品給你，那是極容易的事情。

司 紀念品？

阿 是的，一種市民的謝詞，因為你在這件重要事情裏頭替地方上出了力。不消說得，那篇謝詞的口氣必須要做得十分和婉，免得得罪那班官僚，因為權柄到底操在他們手裏。祇消我們在那上頭十分留神，我想決沒有人會見怪的。

霍士達 不錯，即使當他們不贊成——

阿 使不得，使不得，霍先生，不要輕侮那班官長。我們的幸福都緊緊的靠在他們身上，攻擊他們決沒有好處。從前我也幹過那件事情，一些益處都不會得到。但是決沒有人可以反對市民發表的合理而且光明的意見。

司 (同他握手) 阿先生，我真是說不出的快活，看見大家這樣真心幫助我，我真快活——快活！喝一小杯車釐酒不喝？

阿 不喝，謝謝你，我從來不喝那樣的酒。

司 既然如此，喝一杯啤酒好嗎？

阿 也不喝，謝謝你。我向來不這樣早喝酒。

我就要進城去找一兩個房主談談這件事，情好做一種預備。

司 阿先生，我十分感謝你！不過我總不明白爲什麼要有這種種的預防，我覺得這樁事情應該聽其自然做去。

阿 醫生，那班官僚辦事有些麻木不仁。我卻決不是責備他們——

霍 阿斯拉克孫，我們在明天報紙上預備驚醒他們一下子。

阿 霍先生，但是我勸你不要太激烈。用穩健手段進行，不然，絲毫都不濟事。你祇管

放心聽我的話，這是我一生得來的經驗。

醫生，我真要走了。你記著我們這班小商人無論如何總在背後幫著你，像一梁結實的牆似的。你有團結得很緊的多數黨幫著你呢。

司 阿先生，感激之至！（同他握手。）再會，再會。

阿 霍先生，你和我同路到印刷所去嗎？

霍士達 等一會兒再來，我先要料理開些別的事情。

阿 也好。（鞠躬，出去。司鐸門送到廳裏。）
霍士達 （司鐸門正從廳裏回來。）醫生，你

的意思怎麼樣？你覺得現在是個在這萎靡不振，首鼠兩端，膽怯無能的社會裏攪起一點生氣來的好機會嗎？

司 你是不是指阿斯拉克孫？

霍 正是指他。他就是一個在泥坑裏掙扎的人——除此之外，他那個人也許不壞。

這裏的人大半都是如此——騎在一根木頭上，忽然倒到這邊，忽然倒到那邊，小心謹慎得過了火，連一步決決絕絕的路都不敢走。

司 是的，不過我覺得阿斯拉克孫的居心完全不壞。

霍士達 我覺得還有一件比那個更有價值的事情！就是一個人有自信力。

司 你的話一些不錯。

霍士達 所以我要抓住這個機會，試試這一次我能不能給這些居心不壞的人裝一點勇氣進去。這裏勢力偶像一定把他打碎。這個自來水的大錯一定要使每個投票的市民都十分了解。

司 很好，如果你以為於地方有益，你就祇管去做。但是等我和我哥哥談了一談再動手。

霍士達 無論如何，我要預備下一篇文章，如

果那市長不肯去做這件事情——

司 你怎麼會料到這種事情？

霍士達 也是意中的事情。到那時候——

司 到那時候我答應你——到那時候你儘管把我的報告書一字不缺的登出來。

霍士達 可以嗎？你算答應我了？

司 (把稿子遞給他) 稿子在這裏，你拿去罷。你不妨拿去細看一遍，將來再還我不遲。

霍士達 好好！我極願拜讀一遍。醫生，我們再會罷。

司 再會，再會。你看各樣事情一定都順利

得很，霍先生順利得很。

霍士達

哼！——我們看罷。（鞠躬，出去）

司

（開了飯廳門，望進去。）加塞林！哦，

裴特拉，你回來了？

裴

（進來。）是的，我纔從學校裏回來。

司夫人

（進來。）他還不會來嗎？

司

彼得嗎？不會。我卻同霍士達談了

半天。他對於我的發現很是擔心。我現

在知道這樁事情的關係比我當初想的大

得多。一旦有什麼變故，他的報紙情願聽

我指揮。

司夫人 你看會有變故沒有？

司 決不會有。但是有那自由獨立的報紙

幫助我，我覺得很得意了。你想想，房主聯

合會的會長也來拜望我！

司夫人 啊！他來做什麼？

司 也來答應幫我的忙。到了緊急的時候，

他們全體都來幫我。加塞林，你可知道我

背後有什麼東西？

司夫人 你背後？不知道，你背後有什麼？

司 有團結的多數黨。

司夫人 當真？

湯姆，於你有好處嗎？

司 我想有好處。（走來走去搓手。）哈哈，

一個人能和地方上的人這樣同心協力，真

是有趣！

裴 父親，并且能夠去做這許多有益的事情！

司 我的孩子，并且是爲自己本鄉！

司夫人 有人按鈴。

司 一定是他了。（敲門的聲音）進來！

市長 （從廳裏進來）你好。

司 彼得，盼你多時了！

司夫人 彼得，你好嗎？

市長 總算不錯，謝謝你。（向司醫生）昨天我公事完後，接到你的一個浴場水料情形報告書。

司 不錯，你看了沒有？

市長 看了。

司 你的意見如何？

市長 （眼睛一斜）哼！——

司夫人 裴特拉，跟我來。（母女兩個一同

走進左邊屋子）

市長 （頓了一頓）是不是必須要瞞著我

調查這些事情？

司 是的，因爲我得不到十分把握，不便告訴

你。

市長 是不是你現在算有了十分把握？

司 你一定也相信是真的。

市長 你是不是想把這份報告書正式提出

浴場董事會？

司 那是一定。這樁事情總得有個辦法——

并且要趕緊。

市長 你還是和尋常一樣在報告書裏用些激烈的字句。中間有一段你說，我們供獻給浴場遊客的是一種永不竭的毒質。

司 彼得，你能不這樣說嗎？ 你想想——

那是什麼水，無論是喝是洗澡都有毒！

我們拿這種水去騙那些相信我們所以纔花了許多錢來養病的人！

市長 所以你斷定我們必須要修一條溝把山上的毒質流出去，并且把水管從新安過。

司 是的。你想得出什麼別的好法子嗎？
我想不出來。

市長 今天早晨我借了一個題目去看市政工程師，半真半假的把這個計畫露了一點口風，只算一樁我們將來或者要討論的事
情。

司 將來！

市長 不消說得，他覺得我的話徒然耗費款項，對我笑了一笑。你可曾細細的想一想，你那些改革的計畫要花費多少錢？ 照我所打聽來的消息，那筆費用差不多要一萬五千或是二萬鎊。

司 用得了這麼許多嗎？

市長 是的，頂糟的是那工程至少要兩年工夫才能做完。

司 兩年？ 整整的兩年？

市長 至少了。這兩年中間我們把浴場怎麼樣？ 關門？ 也祇得關門。你想大家曉得了那水有毒誰還肯來？

司 但是，彼得，那是實在的情形。

市長 并且正趕在這浴場漸漸出名的當口。鄰近許多地方也有可以吸引人家去洗澡的資格。你想他們豈不立刻要用盡心機把潮水一般的遊客都引到他們自己那裏

去嗎？ 不消說得自然要的！ 那時候

我們是什麼光景？ 恐怕祇得把那費了許多錢的事業完全拋棄，那時候豈不是害了自己本鄉。

司 我——害了——！

市長 完全靠著浴場，我們這地方將來才有些希望。你也不是不知道。

司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辦？

市長 你的報告書并不能使我相信那浴場的水當真像你說得這樣壞。

司 老實告訴你，實在還要壞呢！ 無論如何到了夏天天氣一熱，那是逃不掉的。

市長 我已經說過了，你把這件事情說得太過火。能幹的醫生應該有法子想——如果到了必須的時候，他應該懂得防止或是補救的方法。

司 唔？還有什麼？

市長 浴場的自來水已經是一樁已成事情，所以也就不能變更了。但是董事會將來也許高興討論如何可以少用些錢改良整頓的問題。

司 你猜我肯像那樣欺騙人家嗎？

市長 欺騙人！

司 不錯，正是欺騙——欺詐，說謊，對於公衆

的重罪，對於合地方的重罪！

市長 我已經說過了，我並不信真有這種危險。

司 你信的！你斷乎不會不信。我把事實確確實實清清楚楚的都列了出來。你並不是不知道，不過不肯承認罷了。都是爲了你所以當時那浴場和水管造在現在這個地方；那就是你不肯承認的地方——你自己做的大錯。啞！你以爲我看不透你嗎？

市長 就算他是真的？就算我太顧慮自己的名譽，那也是爲公家的利益起見。假

使我的道德不能服人，我就沒有權力照著自己的意思去替公家辦事謀幸福。爲了這個原因——還爲了許多別的——我覺得你的報告書不應該送到董事會去。爲公衆的幸福起見，你一定要把他留下。將來慢慢的我再把這問題提出來，我們私自己想個最好的方法去做；但是目前千萬不要讓大家都曉得這件不幸的事情——一個字也提不得。

司 彼得，恐怕現在你已經阻擋不住了。

市長 非要阻擋住不可。

司 不中用。知道這件事的人太多了。

市長 知道這件事的人？誰？不會是

民鐘報裏那班人能？

司 是的，他們都知道。那家自由獨立的報紙要監督你盡職呢。

市長（頓了一頓）湯姆，你真是一個獨立孤行的人。你也不想這這件事於你自己有什麼結果嗎？

司 結果？——於我自己？

市長 不錯，於你和你的家族。

司 你說些什麼東西？

市長 我自以爲我一向是把你當兄弟看待。隨時肯幫你的忙。

司 不錯，我也很感激你。

市長 那也無須。實在有些地方我也是爲了自己不得不然。我常盼望如果我幫你，把家計弄得寬裕些，我就可以約制你了。

司 什麼！原來祇爲你自己——！

市長 不錯，有幾分是的。一個做官的人，時要去敷衍遷就他的自己人，真是苦極了。

司 你以爲我是這等人嗎？

市長 不幸你是這等人，并且自己不覺得。

你的脾氣浮躁，強，喜歡同人家作對。并且你還有一樁喫虧的脾氣，無論辦得到辦不到的事情，你都要做文章亂說。你心裏

想到一點意思，立刻就要到報上去做一篇文章，或是做一本小冊子。

司 難道把一個人自己所得的新思想貢獻給大家，不是公民的責任嗎？

市長 啊，大家用不著什麼新思想。大家有了那些好的，舊有的思想，已經很够了。

司 那是你的高見？

市長 正是。這一次我要對你老實說一說了。從前我總想法子避開不說，因爲我知道你的脾氣躁；湯姆，現在我要對你講實話了。你這樣的暴躁，鹵莽自己，不曉得要喫多少虧。你罵官僚，你還要罵政府——你

一心要推倒他們，你以為他們冷淡，待虧了

你。但是像你這樣一個剛愎的人想人家

用什麼別的方法待你？

司 還有什麼！我這人剛愎嗎？

市長 是的，湯姆，你這人剛愎極了，不容易同

你在一處做事——我是喫過虧的，所以曉

得，你把應該放在心上的事都丟開不管。

你好像完全忘了你做浴場醫官都是我的

力量——

司 應該是我做的！——別人不配，祇有我

配！第一個看出這塊地方可以做衛生

浴場的人就是我，當時祇有我一個人看出

來。我隻手單拳的提倡了好幾年，我做了

許多文章——

市長 一些不錯。但是機會不會成熟，你住

在北邊荒僻的地方自然不會知道。後來

機會一到，我——還有別人——就把那計

劃動起手來——

司 不錯，把我很好的計畫弄得這樣稀糟。

現在看起來你們真是一班聰明人！

市長 我看起來這樁事情不過是你又要想

法子同我們作對。你想同你的上司挑戰

——那是你的老牌氣。凡是在政界位置

比你高的人你都看不起，你把他們當作仇

人，想法子同他作對。現在我要你注意，這地方上的利益危險萬分——我自己的利益也是如此。所以我要告訴你，湯姆，不久我對於你有權要求的事情，恐怕你要嫌我手段太辣。

司 什麼要求？

市長 你既然很冒失的把這件應該守秘密的公事告訴了外人，現在也沒有法子遮掩了。各種謠言就要跟著發生，凡是同我們有意見的人一定要把這些謠言鋪張起來。所以必須要去聲明那些話都是假的。

司 我！怎麼樣？我不明白。

市長 我們希望你再去考驗一番，宣布那水的情形並不像你第一次所說的那樣危險緊急。

司 嘿！——那是你所希望的！

市長 並且我們還要希望你發布一種宣言，說你極信任董事會，深信他們一碰見了缺點立刻就肯盡心竭力的去整頓。

司 你用這種彌縫掩飾的手段是辦不到的——永遠辦不到的！彼得，記著我的話：我說的句句是實話。

市長 你既是董事會底下的一個官，就不配發什麼議論。

司 (喫驚) 不配？

市長 照你官吏的資格，不配。拿私人資格說，那是另外一個問題。照著一個浴場董事會的屬員資格說，你不配發什麼和上司反對的議論。

司 太過分了！我是一個醫生，一個科學家，不配——！

市長 現在這件事情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還牽涉經濟和技術兩方面。

司 我不管他是什麼！地球上無論什麼事情我都要自由發言。

市長 儘管隨意——但是牽涉浴場的事情

卻做不到。這是我們不許的。

司 (喊道) 你們不許——！ 你們！
一羣——

市長 我不許——我是你的上司；如果我不許，你祇能服從。

司 (擦著性子) 彼得——倘使你不是我的哥哥——

裴 (推進門來) 父親，你不能讓人家這樣待你！

司夫人 (跟他女兒進來) 裴特拉，裴特拉！

市長 哦，原來你們在那裏偷聽！

司夫人 你們聲音這樣高，我們不能不——

裴 不錯，我是在那裏聽。

市長 也好，我很喜歡——

司 （走近市長。） 剛纔你是不是說些什麼

禁止和服從的話？

市長 你自己逼著我用那種口氣。

司 教我這樣去當著大眾自己打自己的嘴

巴？

市長 我們覺得你非照我說的那樣去宣言

不可。

司 如果我不——服從呢？

市長 到那時候我們自己就要發布一種宣

言來辯正。

司 很好，不過那時候我要用我的筆同你們

開仗。我抱定我所說的話，我要證明我是

對的，你們是錯的。到那時候你們怎麼樣？

市長 到那時候我就不能阻止他們免你的

職了。

司 什麼——？

裴 父親——免職！

司夫人 免職！

市長 不許再在浴場董事會裏做事。我就

要提議立刻通知你，不許你再預聞浴場的

事情。

司 你敢這樣做嗎！

市長 是你自己逼著我這樣做的。

裴 伯伯，用這種手段對待我父親這樣的人

真是丟臉！

司夫人 裴特拉，少說話！

市長 （看著裴特拉）果然已經有人說話

了，是不是？ 那是自然的。（向司鐸門

夫人）加塞林，我以為你是一家之中最知

趣的人。拿出些手段來勸勸你丈夫，讓他

明白這件事是要連累他的家庭和——

司 我的家庭是我自己的事，和別人不相干。

市長 連累他的家庭，並且像我剛纔說的，同

他的本鄉。

司 真肯替地方上謀利益的人是我！我

要把早晚總要發覺的缺點早些揭穿。我

要讓大家都看看我到底愛本鄉不愛。

市長 你，這樣一味固執要絕斷我們地方上

最大的利源的人？

司 那利源有了毒，你可曉得！你瘋了嗎？

我們靠著販賣骯髒腐敗的東西過日子！

我們這花園錦簇的地方仗著說謊騙人做

養命的源泉！

市長 都是胡想——怕還不光是胡想咧。

一個人肯這樣誣蔑自己的本鄉一定是我

們地方上的公敵。

司 (走上前去) 你敢——！

司夫人 (攔身進去隔開他們) 湯姆！

裴 (抓住他父親的臂) 父親，不要生氣！

市長 我不願意和你動手動腳的。你已經

得了一個警告，細細的去想想怎樣你才對

得起你自己同你的家庭。我要走了。(出

去)

司 (踱來踱去) 我就這樣忍受這種待遇

嗎？ 就在我自己家裏！

司夫人 湯姆，這真是荒謬——

裴 我恨不得把我這個伯父——

司 是我自己不好。我早就應該去攻擊他

！——露出牙齒！——張嘴咬！他

說我是地方上的公敵！我這樣的人！

放心，我決不同他干休！

司夫人 但是，湯姆，你的哥哥有勢力——

司 不錯，但是我有公理在這裏。

司夫人 哦，不錯，公理——公理。假使你沒

有勢力，公理有什麼用處。

裴 啊，母親！——你怎麼說起這種話來

了！

司 你以為在一個自由的國裏公理沒有用

處嗎？ 加塞林，你錯了。況且我不是還

有獨立自由的報紙在前面，團結的多數黨在後面幫著我嗎？我以為那就是足夠的勢力了！

司夫人 哎，湯姆，難道你要——

司 要什麼？

司夫人 要和你哥哥對抗。

司 你說我除了抱定正誼真理之外應該用什麼別的方法？

裴 不錯，我剛要說這句話。

司夫人 但是你得不到什麼好處。假使他們不做，他們就不做。

司 嘿，加塞林！你祇消耐著性，看我自

有法子攻進他們營裏去。

司夫人 不錯，你攻進他們營裏去，他們就把你免職——這是將來的結果。

司 無論如何，我盡了我對於公衆的責任——對於社會的責任。我，被人喚做社會的公敵的人！

司夫人 湯姆，但是對於你家庭怎樣？對於你自己的家！那也算對於你家裏的人盡責嗎？

裴 啊，母親，不要總是先顧到我們。

司夫人 嘎，你說著容易；到了沒法的時候，你自然能够自己顧自己了。湯姆，但是你要

想想這兩個男孩子，並且多少也要替你自己，替我想一想——

司 加塞林，你莫非是瘋了！ 如果我是一個沒有志氣的人去低頭服從彼得同他那羣黨羽，你說以後我一生心裏還能有一刻的安寧嗎？

司夫人 我不曉得那些事情，但是如果和他反抗下去，上帝一樣的不給我們安寧！

你又沒有生計，沒有進款了。我覺得那種滋味從前已經嘗够了。湯姆，不記得了，想想那是什麼滋味。

司 （強自遏制，緊握兩拳。）這就是奴隸制

度可以壓迫自由正直的人的榜樣！ 加塞林，你看可怕不可怕？

司夫人 是的，這樣待遇你真是可惡，那是一點沒有疑義。但是，世上不平的事多得很，我們只得忍受些——湯姆，還有兩個孩子呢！ 看看他們！ 將來他們怎樣？ 呀，使不得，使不得，你決不忍心——（正說著他們的時候，愛立夫和摩登拿著課本走進來。）

司 那孩子們——！ （突然鎮靜。）不行，就是地球闖成粉碎，我也決不甘心低頭聽命！ （向自己屋子走去。）

司夫人（跟着他）湯姆，你去做什麼！

司（在門口）我祇求將來孩子們長大成人以後我有臉見他們。（走進屋子）

司夫人（放聲大哭）天呀！

裴 父親真有膽量！不肯退讓。

（兩個孩子呆呆的在旁邊看，裴特拉做手勢教他們不要開口。）

第三幕

（佈景）民鐘報的編輯室。進來的門在

後牆左邊，右邊有一扇玻璃門，可以望

見印刷所。右牆上又有一個門。屋

子中間放著一張大桌子堆滿了稿件，

報紙和書籍。前面左邊有扇窗，窗前

有只寫字檯同一只高櫈。桌子旁邊

有一對安樂椅，沿牆列著一排椅子。

屋子裏黑暗不舒服，傢具都是舊的，椅

子骯髒破殘。印刷室裏排字人在那

裏排字，一個印刷工人在那裏搖一部

機器。霍士達坐在寫字檯前寫字。

畢林從右邊進，來手裏拿著司鐸門醫

生的稿件。

畢 我說！

霍士達（仍然寫字）你把他看過沒有？

畢（把稿件放在桌上）我看過了。

霍士達 你覺得司醫生罵得他們很利害嗎？

畢 利害？ 哎喲，豈止是利害！ 個個字

好像——教我拿什麼比方呢？——

個鐵錘。

霍士達 不錯，但是他們那班人不是一錘子

就打得倒的。

畢 不錯，所以我們必須要一錘一錘的連著

打，把那些貴族一齊打個粉碎才罷休。我

坐在裏頭看這稿子的時候，差不多好像看

見革命已經起來了。

霍士達 (轉身) 輕些！ 不要讓阿斯拉

克孫聽見。

畢 (放低聲音) 阿斯拉克孫是個膽小如

鼠的東西，完全不配算個人。這一次你不

讓步了，是不是？ 你要把司醫生的文章

登出來？

霍士達 是的；如果市長不高興——

畢 那就麻煩了。

霍士達 好在無論怎樣，我們都有利益。假

使市長不贊成司醫生的計畫，所有的小商

人——房主聯合會全體和其餘的人——

都要來反對他。假使他贊成那計畫，浴場

裏的大股東一定要全體攻擊他——那些

人一向本是竭力擁護他的——

畢 不錯，因為他們要損失一注很肥的款子

霍士達 那是一定的。這樣一來他們的團體就要渙散，然後我們每天再在報上把市長無能的地方一樁一樁登載出來，使大家知道所有地方上重要的位置和市政的全部都應該交給維新黨管理。

畢 一點都不錯！——我看見那種日子在那裏來了——我看見在那裏來了；革命就在我們眼前！

（有人敲門。）

霍士達 住嘴！（喊道）進來！（司醫

生從通大街的門裏進來。霍士達走過去

迎他。）哦，原來是你，司醫生！唔？

司 霍先生，你只管把他登出來就是。

霍士達 已經到了這一步了嗎？

畢 好呀！

司 是的，趕緊登罷。確到了這一步了。他們自己惹的禍祇得自己去當。畢先生，地方上不久要有一場戰爭哩！

畢 我盼望有一場惡戰！司醫生，我們要制他們的死命。

司 這篇文章不過是個開端。我腦子裏已經有了四五篇。阿斯拉克孫在什麼地

方？

畢（向印刷所裏喊）阿斯拉克孫，到此地

來一趟！

霍士達 你說又有了四五篇文章？ 都爲

這件事情？

司 不是——完全不是。都是爲另外一件

事情，不過卻都是從自來水同溝渠的問題上發生的。一樁牽連著一樁，你知道不知

道。很像是一動手拆舊房子一樣。

畢 一些不錯，不把那些破爛東西完全拆掉，事情不算做完。

阿（進來）拆掉？ 司醫生，你們不是要

拆掉那浴場罷？

霍士達 決不是的，不要害怕。

司 不是，我們完全是說另外一件事呢。霍

先生，你看我那篇文章怎樣？

霍士達 我祇覺得是一篇傑作——

司 當真嗎？ 我高興得很，高興得很。

霍士達 又清楚又容易明白。不必有專門學識就可以懂得那篇文章的意思。凡是明白道理的人一定都和你表同情。

阿 我還希望凡是穩健的人也表同情？

畢 穩健的同不穩健的——差不多合地方的人都在裏頭了。

阿 既然如此，我們何妨把他登出來。

司 我也以為如此！

霍士達 我們明天早晨就把他登出來。

司 那是自然——一天工夫都錯過不得。

阿先生，我要問你的話就是：你肯不肯親自

監著排印這篇文章？

阿 遵命。

司 把他當一件寶貝似的小心著！不要

有錯字——個個字都關緊要。等一會兒

我還要來一趟，你或許可以把印底子給我

看一看。我急於盼望他印出來，看他轟動

大家——

畢 轟動他們——不錯，像一道電光似的！

司 ——讓我的明白公正的同胞判斷一下

子。你猜不出我今天經過了些什麼事情。

人家用一樁一樁的手段來威嚇我，甚至於

想剝奪我根本的做人的權利——

畢 什麼！你做人的權利！

司 ——他們想墮落我，軟化我，逼著我把個

人的利益放在我的最神聖的信仰前面——

畢 真是太過分了！

霍士達 那一部分人做的事情也不值得去

奇怪。

司 他們要敗在我手裏，那是拿得穩的。我

把民鐘報當作防衛的武器，天天做一篇文章像擲炸彈似的攻擊他們——

阿 是的，但是——

畢 好呀！開仗了，開仗了！

司 當著大眾的面，我把他們打倒在地上——

——壓扁他們——把他們的護身符一齊扯盡！——那是我要去做的事情！

阿 不錯，但是放穩健些，司醫生——穩健些

進行——

畢 不必，不必！不必省炸藥！

司 你要知道，現在不僅是一個自來水的問題了。現在我們必須要去廓清消毒的是

地方上生命的全部——

畢 真像一個救苦救難的人說的話！

司 無能的人都要趕出去——無論那一種職業都是如此！今天我的心裏添了無數的新境界。現在我還不能把他們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將來一定能够。年少氣壯的先鋒隊——這等人是我們最需要並且必須去搜羅的，我們必須有新人物在我們前哨做司令官。

畢 聽著，聽著！

司 我們只消互相幫忙，事情就極容易辦了。這個革命好像一隻新造成的船從架子上

下水一樣的順利。你說是不是？

霍士達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有希望把市政權移到正當的主人翁手裏去。

阿 祇消穩健進行，我以為決沒有危險。

司 誰把危險不危險放在心上！現在這樁事情我是為真理，為良心做的。

霍士達 司醫生，你這人值得擁護。

阿 不消說得司醫生是個真心愛護地方的人——真是大家的一個好朋友！

畢 阿斯拉克孫，你聽我說，司醫生是個人民的 friend。

阿 我知道不久房主聯合會就要用這個名

稱了。

司 (感動，緊握他們的手) 謝謝你們，謝謝

你們，有義氣的朋友。我聽你們那樣叫我心裏很痛快；我的哥哥給我一個絕不相同的名稱。哼，那個名稱將來要加些利息送

回他！現在我還要去一個可憐的東西——我說過就要回來的。阿斯拉克

孫，小心著那稿子，千萬不要漏去一個驚嘆符號！加一兩個進去到不妨！好極

了，好極了！等一會兒再見——再見，再見！

(大家送到門口，一鞠躬)

霍士達 他可以做我們一個極有用處的人。

阿 是的，只消他不干涉浴場問題以外的事

情。如果他範圍愈走愈遠，恐怕附和著他不甚相宜。

霍士達 哼——祇看——

畢 阿斯拉克孫，你這人真是膽小得過分！

阿 膽小？畢先生，不錯，關於本地政界的事

事情我是膽小，我告訴你，這是我從經驗裏

得來的教訓。但是遇見國家大事和牽涉

政府本身的問題，你試試我膽小不膽小。

畢 不錯，我承認你不膽小。但是你恰是自

相矛盾。

阿 我是有良心的人，一句話都在裏頭了。

如果你攻擊政府，社會決計受不著害處；政府裏那些人不願攻擊，祇管照常的做去。

但是地方上的官吏卻不同，他們可以被人家趕出去，那時候說不定換了一班糊塗東西來，房主們和地方上的人都要受無窮的害處。

霍士達 然而地方自治可以訓練國民——

難道你不把那一層當作重要嗎？

阿 霍先生，一個人要保護自己的權利就想

不到別的事情了。

霍士達 如此說來，我但願我自己永遠不要

有權利！

畢 聽聽！

阿 (一笑) 哼！ (指著寫字檯) 史登

葛先生就是你那張編輯桌子的前任。

畢 (啐了一口) 呸！ 那個反覆無恥的

東西。

霍士達 我不是個隨風轉的東西——永遠

不會是的。

阿 霍先生，政客先生們不能把事情估得太

定。畢先生，至於你，既然聽說正在那裏鑽

營法庭書記的位置，我想應該趁這時候略

爲把蓬收一收了。

畢 我——

霍士達 畢林，真有這件事嗎？

畢 唔，真的——但是你要曉得我是專爲同

那些鬪人搗亂的。

阿 無論如何，不與我相干。但是如果有人

要罵我膽小和宗旨不定，我卻要聲明我過

去的政治生活沒有一節不可以告訴人的。

你看，我從來不曾變過宗旨，除了或者變得

更穩健一點。我的心還是向著人民，雖然

我確有傾向官吏——我指本地的官吏——

的地方。(進印刷所)

畢 霍士達，我們應當不應當想法子不要他？

霍士達 你知道另外有可以替我們墊印刷紙張費的人嗎？

畢 我們沒有些資本經營事業真是可恨。

霍士達 (坐在桌前) 不錯，我們只消有了資本，就——

畢 假如你去找司醫生，怎麼樣？

霍士達 (翻幾張紙) 那有什麼用處。他沒有錢。

畢 不錯，但是他背後有個熱心的人，老開爾摩登——大家叫他『老攏』的。

霍士達 (一面寫字) 你確知道他有錢嗎？
畢 哎喲，他自然有錢！司鐸門家裏一定

沾著些光。大概他要在那兩個小孩子身上幫些忙。

霍士達 (身子轉過一半) 你想靠托那個嗎？

畢 靠托那個？我自然什麼也不靠托。

霍士達 不錯。如果我是你，我也決不靠託那法庭的書記職務，因為我敢說，你決弄不到手。

畢 你以為我自己不知道嗎？我的目的正是不要弄到手。有一點那種事情可以興奮一個人的戰鬥力——好像添了一點膽汁似的——并且在這種輕易受不到刺

戟的偏僻地方更是需要得利害。

霍士達 (仍舊寫字) 很對, 很對。

畢 啊, 他們還有機會知道我呢! ——現在

我要去做勸告房主聯合會的文章了。(進

右邊屋子)

霍士達 (坐在桌前, 咬著筆尖, 慢騰騰的自

言自語) 哼! ——是了, 是了。(有敲

門聲) 進來! (裴特拉從外層門裏進

來) 霍士達(站起來) 什麼, 是你! ——

——到此地來?

裴 不錯, 請你務必恕我——

霍士達 (拉一張椅子過來) 坐了談罷。

裴 不坐, 謝謝你, 我就要去的。

霍士達 是你父親打發你來的呢, 還是碰巧

走過進來坐一坐?

裴 不是, 我爲自己的事來的。(從衣袋裏

拿出一本書來) 這是那篇英文小說。

霍士達 爲什麼你把他送回來了?

裴 因爲我不譯他了。

霍士達 但是你當時切實答應過我——

裴 不錯, 不過那時候我不會看過。恐怕你

也不會看過罷?

霍士達 不會, 你素來知道我不懂英文, 但是

裴 是的。所以我要教你另找一點別的東

西。（把書放在桌上。）你不能把這種東

西登在民鐘報上。

霍士達 爲什麼不能？

裴 因爲他同你們所持的意見相衝突。

霍士達 嗚，說到那一層——

裴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這篇小說的要義

是說冥冥之中有一種勢力保佑世上的所

謂好人使他們事事如意，同時使所謂惡人

都受罰。

霍士達 那些話並不錯！看報的人正要

看這種東西。

裴 你想去把那些話告訴他們嗎？我卻

一個字也不信。你也知道世上的事情並

不真是如此。

霍士達 你的話一點都不錯，但是做主筆的

人不能常照著自己的意思去做事。小事

情上頭他常有時候不能不順從公衆的意

見。政治是人生最要緊的問題——至少

在新聞界是如此；假使我要領著公衆在那

到自由進化的路上走，我決不能把他們嚇

退。如果他們在下半頁報上長篇欄裏看

見這樣一篇道德小說，他們一定格外高興

去看上半頁的東西；他們好像覺得放心了

許多。

裴 不害羞！你不該去設下圈套害看報的人；你又不是個蜘蛛！

霍士達 (含笑) 多謝你這樣看得起我。實在是畢林的意思，不是我的。

裴 畢林的！

霍士達 不錯，無論如何是他有一次在這裏提議的。急於想把那篇小說登出來，也是畢林；我並不知道那書裏說些什麼。

裴 但是畢林的思想那樣超脫怎麼會——

霍士達 噯，畢林那個人有好幾副面目。我聽說他還正在那裏鑽營法庭書記的位置

呢。

裴 霍先生，我不信。他怎麼會去做這種事情？

霍士達 啊，你去問他自己罷。

裴 我決計想不到他會如此。

霍士達 (仔細看著裴特拉) 當真？你真覺得這樣詫異嗎？

裴 是的。或者也不盡然。我實在不很知道——

霍士達 司鐸門姑娘，我們喫報館飯的人並沒有什麼價值。

裴 你真這樣想嗎？

霍士達 我有時候這樣想。

裴 不錯，尋常的事情或者是如此，我明白。

但是現在在你們手裏有了重要的事情——

霍士達 你是不是指你父親這件事情？

裴 一些也不錯，我想現在你一定覺得是

一個比大多數人價值高的人。

霍士達 不錯，今天我是有些覺得如此。

裴 你當然覺得，是不是？ 你所選擇的真

是一種高貴的職業——替不受人歡迎的

真理和勇敢的新思想衝鋒開路。倘使不

僅爲你敢公然仗義幫著一個受屈的人——

霍士達 尤其因爲那受屈的人是——啊哼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

裴 你是不是要說那受屈的是個誠實公正

的人？

霍士達 (聲音低些) 我要說尤其因爲那

受屈的人是你的父親。

裴 (忽然頓住) 那個？

霍士達 是的，裴特拉——裴特拉姑娘！

裴 你是不是專爲那個？ 并不是爲那件

事的本身？ 并不爲真理？——并不爲我

父親慷慨仗義的心？

霍士達 是的——自然是——也爲那個。

裴 不必，謝謝你；霍先生，你自己露了破綻，從

此以後無論什麼事情我都不信你了。

霍士達 你當真會如此生氣，因為我差不多

全爲了你——

裴 我和你生氣是因為你欺騙我父親。你

從前同他談起來好像真理和公衆的幸福

是你最關心的事情。你把我父親和我一

齊騙了。你這人從前全是假面目。這一

層我不恕你——決不！

霍士達 裴特拉，你不應該說得這樣兇狠——

現在這時候更不應該。

裴 爲什麼現在這時候更不應該？

霍士達 因爲你父親沒有我的幫助不行。

裴 (上上下下的打量他) 你也是那等人

嗎？ 不要臉！

霍士達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等人。實在是

我一時衝口說了出來——請你不要見疑。

裴 瞞不過我什麼事。再會罷。

阿 (從印刷所裏來，態度匆忙並且帶著摸不

著頭腦的樣子) 該死，霍士達！——(看

見裴特拉) 嘎，糟了——

裴 書在那裏，你另請別人罷。(向門走)

霍士達 (跟著他) 但是，司鐸門姑娘——

裴 再會。(出去)

阿 我說——霍士達——

霍士達 唔——唔——什麼事？

阿 市長在印刷所裏呢。

霍士達 你是不是說市長？

阿 是的，他有話要和你說。他從後門進來的——你要曉得，他不願意讓旁人看見。

霍士達 他會有什麼事？等一等——我自己去。

（走到印刷所門口，開門，鞠躬請

市長進來。）阿斯拉克孫，留神不要有人——

阿 知道了。（回印刷所去。）

市長 霍先生，你不曾想到我們會在此地見

面罷？

霍士達 是的，我確不曾想到。

市長（四面一望。）你在這裏很舒服——很講究。

霍士達 嘎——

市長 我事前也不通知一聲，就到這裏來打攪你！

霍士達 市長先生，說那裏話來。有什麼吩咐我極願意效勞。但是讓我先替你——

（把市長的帽和杖接過來放在椅子上。）

請坐罷？

市長（坐在桌子旁邊。）謝謝。（霍士達

坐下。）霍先生，今天我真是麻煩得要死。

霍士達 當真嗎？我想你的公事很多——

市長 今天的事都是那浴場醫官鬧出來的。

霍士達 是嗎？那醫生嗎？

市長 他送了一份報告書給浴場董事會說

浴場裏幾樁很渺茫無稽的缺點。

霍士達 他當真如此嗎？

市長 是的——他不曾告訴過你嗎？我

記得他說過——

霍士達 哦，不錯，他確提起過——

阿（從印刷所進來。）我要那稿子——

霍士達（含怒。）啊哼！——在桌子上呢。

阿（拿稿件。）有了。

市長 剛纔我說的就是那個！

阿 不錯，市長先生，那是司醫生的論說。

霍士達 哦，剛纔你說的就是那個嗎。

市長 不錯，是的。你看那篇文章怎麼樣？

霍士達 嘎，我是個門外漢——並且我祇草

草的看了一遍。

市長 但是聽說你就要把他登出來？

霍士達 我不能十分拒絕一個有名望的人——

阿 市長先生，編輯方面的事不與我相干——

市長 我知道。

阿 別人給我什麼，我就印甚麼。

市長 不錯。

阿 所以我要——（動身向印刷所去。）

市長 不要走，阿先生，等一等。霍先生，你許

我嗎？

霍士達 市長先生，請隨意。

市長 阿先生，你是個謹慎有心計的人。

阿先生，蒙你擡舉，感激得很。

市長 並且是個很有些勢力的人。

阿先生，只在小商人中間。

市長 小納稅人總占多數——到處一樣的。

阿 這話不假。

市長 我料定你一定曉得他們一般人的主

張，是不是？

阿 市長先生，或者我可以說我曉得的。

市長 很好。既然我們地方上一班不很有

錢的市民有這種可敬的犧牲精神——

阿 什麼？

霍士達 犧牲精神？

市長 這是一種可喜的有公益心的證據，十

分可喜的證據。我竟可以說不會想到。

但是你觀察輿論比我親切些。

阿 但是，市長先生——

市長 我們地方上眼前要遭的犧牲就很不

小呢。

霍士達 地方上？

阿 我不明白。是不是那浴場——？

市長 照一種暫時的估價，那醫官所提議的
幾種改革差不多要耗費二萬鎊。

阿 數目著實不小，但是——

市長 自然祇得發行一種市政公債了。

霍士達 (站起來) 你難道要地方上負擔——

阿 你是不是要從市政經費裏想法子——

從窮苦的小商人身上想法子？

市長 我的阿先生，請問別處什麼地方有錢？

阿 應該由那些在浴場裏有股份的先生們

拿出錢來。

市長 浴場的股東沒有力量再花錢了。

阿 市長先生，這話一些不假嗎？

市長 實在一些不假。假使地方上的人要

這些費用很大的改革，他們祇好自己拿出
錢來。

阿 但是，該死——對不起——霍先生，這完
全是另外一件事。

霍士達 是的。

市長 最糟的是我們祇得把浴場停辦兩年。

霍士達 停辦？ 完全停辦？

阿 停辦兩年。

市長 是的，那工程至少要兩年工夫。

阿 市長先生，我們死也不答應的！這兩

年裏頭叫我們有房產的人靠什麼喫飯？

市長 阿先生，不幸這是一個極難答覆的問

題。但是你們想叫我們怎麼樣？你想

我們這裏那裏會再有人來，如果我們四處

去嚷我們的水是毒的，我們這地方是有疫

氣的，這地方——

阿 這不過是想像的話？

市長 我實在想不出會有什麼別的結果。

阿 如此說來，司醫生真是沒有道理極了——

市長先生，請你不要見怪——

市長 阿先生，不幸你的話都是真的。我的

兄弟一向是個固執的人。

阿 霍先生，以後你還要幫他的忙嗎？

霍士達 你以為我——？

市長 我已經做好了一篇短的文章，用明理

人的眼光把這件事的情形總括起來說了

一說。中間我指出如何可以補救幾樁缺

點不超出董事會財力之外。

霍士達 市長先生，你那篇文章帶在身上沒

有？

市長 (在衣袋裏摸) 我帶在這裏預備你——

阿 哎喲，他來了！

市長 誰？我的兄弟嗎？

霍士達 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地方？

阿 他剛走過印刷所。

市長 真不巧！我不願意在這裏遇見他，

並且我還有幾件事要對你講呢。

霍士達 (指著右邊的門) 暫時到那裏頭

去躲一躲。

市長 但是！

霍士達 祇有畢林一個人在裏頭。

阿 趕快，趕快，市長先生——他在那裏來了。

市長 好好，但是想法子快些把他打發走。

(阿斯拉克孫替他開了右邊的門，等他進

去了仍舊關好。)

霍士達 阿斯拉克孫，假裝在這裏做事情。

(坐下去寫字。阿斯拉克孫假裝在椅子

上一堆報紙裏找東西。)

司 (從印刷所進來) 我又來了。(放下

帽子同手杖。)

霍士達 (寫字) 司醫生，已經來了？ 阿

斯拉克孫，把我們剛纔談的事情趕緊做罷。

今天我們忙得不了。

司 (向阿) 聽說你還不能把印底子給我

看。

阿 (身子並不轉過來) 司醫生，現在還不

行。

司 但是我卻性急得很，你也該知道的。我

不看他印出來，心裏一刻也得不到安寧。

霍士達 哼！——還很要些時候呢，阿斯拉克

孫，是不是？

阿 不錯，恐怕是的。

司 不妨事；我再來一趟就是。如果必須，我再來兩趟也不妨。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地方上的幸福岌岌可危——決不是怕麻煩的時候。（走了幾步，忽然立定，回來。）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說。

霍士達 對不起，不能過些時候再說？

司 幾個字就可以說完的。祇有這一句話。等到明天大家看了我的文章知道整整的一個冬天我都在那裏暗暗的替地方上謀

幸福——

霍先生 是的，但是，司醫生——

司 我知道你要說的話。你覺得這個不運是我的責任——做市民的很顯明的責任。自然是的，我也知道。但是我那些同胞的 시민，你要知道——啊，想想那些瞧得起我的人——！

阿 司醫生，目前我們地方上的人很瞧得起你。

司 是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恐怕他們——怕的是這一層：這個消息傳到了他們耳朵裏，尤其是窮人，知道將來地方上自治權都

要歸到他們自己手裏——

霍士達

(站起來) 啊哼!

司醫生不瞞

你說——

司 哦——我也得了些風聲! 但是我一

個字也不願意聽。假使有人在那裏發起

那種事——

霍士達 那種事?

司 無論是什麼——或是祝賀我的一種集

會,或是一種宴會,或是一種預備送東西給

我的捐款——無論是什麼,你必須要確實

答應我替我阻止。阿先生,你也一樣,懂不

懂?

霍士達

司醫生請你原諒,但是早晚我們一

定要對你講老實話的——

(司鐸門夫人從靠街的門裏進來,把霍

士達的話打斷。)

司夫人 (看見他丈夫) 被我猜著的?

霍士達 (走過去迎他) 司夫人,你也來了?

司 加塞林,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司夫人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要做什麼。

霍士達 何妨坐下呢? 再不然——

司夫人 不坐,謝謝你;不要費事。請你不要

怪我來找我丈夫;我有三個孩子,你是知道

的。

司 沒有意思的話！——那個我們都知道。

司夫人 決沒有人信你今天心裏還顧著你的老婆孩子，假使你心裏真顧著他們，何至於把我們都拖下水去呢。

司 加塞林，你是不是瘋了？因為一個人有了妻子，就不許他宣傳真理了嗎——就不許他做一個真有用的市民了嗎——就不許他替本鄉盡力了嗎！

司夫人 湯姆，應該的。

阿 正是我說的，事事都要穩健。

司夫人 霍先生，所以你不應該害我們，把我的丈夫從家裏騙出來，給他上當。

霍士達 我並不曾給什麼人上當——

司 給我上當？你想我肯上他的當嗎？

司夫人 你正上了他的當。湯姆，我很知道你的腦力比此地的人都強，但是你卻極容易上人家的當。（向霍士達）你要明白，如果你登了他的文章，他浴場裏的位置就要保不住——

阿 什麼！

霍士達 司醫生——

司（大笑）哈——哈！讓他們試試！他們決不肯。老實告訴你，我有團結的多數黨幫著我呢！

司夫人 不錯，頂壞的就在這——你有這些可怕的東西幫著你。

司 胡說，加塞林！——回去管你的家務，讓我來管社會上的事情。我這樣有把握高興，你爲什麼這樣害怕？（走來走去搓手）
你放心，真理和人民一定戰勝的！我看見那大度的中等階級全體在那裏前進好，像是得勝的軍隊——（在一張椅子傍邊立定。）那邊放著的是什麼東西？

阿 哎喲！

霍士達 啊哼！

司 這是權力最高的頂尖了？（把市長的

帽子夾在指尖中間，高高舉起。）

司夫人 那是市長的帽子！

司 這裏還有行使職權的手杖。怎麼這樣奇怪？

霍士達 唔，你看——

司 哦，我明白了。他到這裏來想運動你。

哈——哈！——他錯了主意了！他一看見我在印刷所裏——（放聲大笑。）阿先生，他是不是逃走了？

阿（忙道。）司醫生，不錯，他逃走了。

司 東西都不拿就逃走了！彼得不曾丟下東西逃走。你同他商量了些什麼事？

啊！——不消說得，在那裏頭。加塞林，你看著！

司夫人 湯姆，請你不要——！

阿 司醫生，不要鹵莽。

（司醫生帶了市長的帽子，拿了市長的手杖，走到門口，把門開了，站在那裏舉手行禮。

市長走進來，面色氣得發紅。畢林跟在後面。）

市長 這樣胡鬧是什麼意思？

司 彼得，放恭敬些。現在我是地方上最高的官長了。（走來走去。）

司夫人（幾乎要哭出來。）湯姆呀！

市長（跟着司醫生走。）把我的帽子和手杖還我。

司（仍舊那種口氣。）如果你是警察長，你要知道我是市長——我是地方上的主人翁，你不要弄錯了！

市長 摘下我的帽子來，要曉得那是官吏制服的一部分。

司 呸！你以為那些新覺悟的人民還怕那頂官的大帽子嗎？明天地方上就要起革命了。當初你以為我可以把我趕出去，但是現在我要把你趕出去了——把你所有的職務都剝奪。你以為我做不到嗎

？聽我告訴你，我有得勝的社會軍隊
做我的後援。霍士達同畢林要替我在民
鐘報上大吹大擂，阿斯拉克孫要統率著房
主聯合會全體人馬替你開仗——

阿 司醫生，那等事我不做。

司 你一定——

市長 啊！我請問霍先生也打算加入這
種搗亂嗎？

霍士達 市長先生，不加入。

阿 霍先生決不致於這樣傻，爲了一樁捕風
捉影的罪案就去連累他的報紙同他自己
遭殃。

司 (四面一望) 這是怎麼一會事？

霍士達 司醫生，因爲你從前說的話靠不住，
所以我不能幫助你了。

畢 並且蒙市長剛纔同我說過那番話以後，
我——

司 靠不住！這一層你們不必管，自有我
在這裏。祇要把我的稿子登出來，我自有
法子辯護。

霍士達 我不登你的稿子了。我不能，不願，
並且不敢登他。

司 你不敢？什麼話！——你是編輯，編輯
的人可以支配報紙，對不對！

阿 司醫生，不對，支配報紙的是看報的人。

市長 幸而是的。

阿 支配報紙的是輿論——開通的社會——

房主同那一類的人；他們這些人支配報紙。

司 (鎮定) 這些人都同我作對？

阿 不錯。假使你的稿子一登出來，地方就

要完全糜爛。

司 當真。

市長 請你把帽子手杖給我罷。(司醫生摘

下帽子連手杖放在桌子上。市長一齊拿

了。)你的市長的威權可惜完得太早了。

司 我們還不曾完呢。(向霍士達)如此說

來我的稿子一定不能登在民鐘報上了？

霍士達 一定不能——也是替你家族打算。

司夫人 霍先生，多謝你，不必你替他家族費

心。

市長 (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 如果這

篇東西登出去，就足夠指導公眾了。能費

你的心嗎？

霍士達 (接稿子) 當然可以，我一定把他

登出來。

司 然而你不登我的。你以為就此可以塞

住我的嘴把真理掩沒了嗎！你不要把

他看得那樣容易。阿先生，請你馬上把我

的稿子拿去印成小本子——我自己花錢。

我要印四百本——不夠，五——六百本。

阿 司醫生，即使你給我那麼重的金子，我也不肯替你印這種東西。不然竟是違背輿論了。這裏的印刷所一定沒有一家肯替你印。

你印。

司 既然如此，把他還我罷。

霍士達 (把稿子還他) 在這裏。

司 (拿了帽子手杖) 這還是要宣布的。

我可以當著市民大會宣讀的。讓我所有的同胞市民都聽聽真理的聲音！

市長 地方上決沒有一個公共團體肯把會

場借給你做這件事情。

阿 我敢說決沒有一個。

畢 我敢賭咒一個也找不到。

司夫人 這也太丟人了！爲什麼人人都

這樣反對你？

司 (含笑) 讓我告訴你爲什麼。因爲這

地方的男子都是老太婆——像你似的；他們都祇顧家庭，不顧社會。

司夫人 (挽著他丈夫的臂) 既然如此，我

要讓他們看看一個——一個老太婆也可以做一次大丈夫。湯姆，我決計幫著你。

司 加塞林，說得真有膽氣！我既然是個

活人，這件事一定要宣布。如果我借不到會場，我就借一面鼓四面去敲，在街頭巷口念那篇文章。

市長：你斷不是那等傻子！

司：我是的。

阿：決沒有一個人肯跟著你同走。

畢：我也敢說決沒有。

司夫人：湯姆，不要退縮。我叫孩子們跟著

你走。

司：這主意好極了！

司夫人：摩登一定高興，愛立夫一定學他的

榜樣。

司：不錯，還有裴特拉！並且還有你呢，加塞林！

司夫人：我不去；我站在窗口看你，這是我做的事情。

司（抱著他接吻）：寶貝，謝謝你！諸位先生，現在我們預備要去決鬪了！我要看看究竟一羣鼠膽的人能不能禁止一個想改良社會的志士不改口！（同他妻子從街門裏出去）

市長（很鄭重的搖著頭）：現在他把他妻子也帶瘋了。

第四幕

(佈景) 霍司脫船長家裏一間大的舊式房

子。後面的摺疊門開著，可以通進門的一間屋子。左牆上有三扇窗。對面牆中間設著一座講臺。臺上一張小桌子放著兩枝蠟燭，一個水瓶，一只玻璃杯，同一個鈴。窗中間點著幾盞燈。前面靠左有一桌一椅，桌上也有蠟燭。右邊有個門，附近有幾只椅子。屋子裏差不多裝滿了各色市民，中間夾著幾個女人和小學生。從後面進來的人還是絡繹不絕，不多一刻屋子裏都擠滿了。

市民甲 (遇見別人) 哦，你也來了？

易卜生集 第三冊 國民公敵

市民乙 我是逢會必到的。

市民丙 你的哨子也帶了來罷！

市民乙 何消說得。你呢？

市民丙 怎麼會不帶！老伊文生說要帶一個喇叭來呢。

市民乙 老伊文生真有趣！(大家笑起來)

市民丁 (走過來) 這裏今天晚上有什麼事？

市民乙 (司鐸門醫生要發表一篇攻擊市長的演說)

市民丁 市長是他的哥哥。

市民 不妨事，司醫生不是那等膽小的人。

八十五

市民丙 然而他是錯的；民鐘報上這樣說。

市民乙 是的，我想他這次一定是錯的，因為

房主聯合會同市民俱樂部都不肯借地方

給他開會。

市民甲 他連浴場裏的會場都借不到。

市民乙 借不到，我料定他借不到。

一個在那邊人堆裏的人問道：這一次我們

幫誰？

在他身旁的一個人答道：留神看著阿斯拉

克孫，他怎樣，我們也怎樣。

畢 （從人堆裏擠進來，手裏夾著一只盛筆

墨的小匣子。）先生們，對不起，讓我過去。

我是民鐘報的訪員。多謝多謝！（坐在

左邊桌子前。）

工人甲 那是誰？

工人乙 你不認識他嗎？他是替阿斯拉

克孫辦報的畢林。

（霍船長帶著司鐸門夫人同裴特拉從

右邊門裏進來。愛立夫同摩登跟在他

們後面。）

船長 我想你們不妨都坐在此地，假使事情

太鬧急了，你們從這裏溜出去很容易。

司夫人 你看會鬧亂子不會？

船長 很難說——有了這樣一羣人。姑且

坐下，不必著急。

司夫人（坐下）：承你肯把地方借給我丈

夫真是十分感激！

船長：假使別人要——

斐（坐在他母親旁邊）：霍船長，這是一件

要有膽量才敢做的事情。

船長：啊，實在也算不了什麼。

（霍士達同阿斯拉克孫從人堆裏擠進

來）

阿（走到船長面前）：司醫生還不會來嗎？

船長：他在隔壁那間屋子裏等呢。（後面

門口人堆裏擠動）

易卜生集 第三冊 國民公敵

霍士達：哦——市長來了！

畢：是的，我不信他會不來！

（市長從從容容從人堆裏走進來，深深

一鞠躬，坐在左邊靠牆的一只位子裏。

不多一刻，司醫生從右邊門裏進來。他

穿了一身黑色禮服，帶一個白領結，微

微的有一點喝采聲音，但是就被人家壓

下去。全場寂靜無聲。）

司（低聲）：加塞林，你覺得怎樣！

司夫人：很好，謝謝你。（低聲）：湯姆，千萬

不要生氣。

司：啊，我知道。（看表，走上講臺，鞠躬）時

八十七

候已經過了一刻——我要開始演說了。

(從袋裏把稿子掏出來。)

阿 我想我們應該先舉一個主席。

司 很可以不必。

有幾個人嚷道：要的——要的！

市長 我也覺得應該有一個主席。

司 彼得，這個會是因為我要演說纔開的。

市長 司醫生的演說詞恐怕要引出許多意

見的衝突。

許多人的聲音：一個主席！一個主席！

霍士達 大家的意思似乎都主張舉一個主

席。

司 (隱忍) 也好——由大家作主罷。

阿 市長肯擔任做主席嗎？

三個人 (拍掌) 好極了！好極了！

市長 因為有種種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的原

因，我決不能擔任做主席。但是幸而我們

有一位我想大家都可以贊成的人在這裏

。這位就是房主聯合會會長阿斯拉克孫

先生。

幾個人 不錯——阿斯拉克孫！好極了，

阿斯拉克孫！

(司醫生拿著稿子在臺上踱來踱去。)

阿 既然大家要我擔任這個職務，我也不便

推卻。

（大聲喝采· 阿斯拉克孫登臺·）

畢（記道·）『阿斯拉克孫先生當選，會場

一致歡迎·』

阿 既然我做了主席，我有幾句簡單的話要

說· 我向來是個恬靜和平的人，贊成謹慎

的穩健同——同——穩健的謹慎· 所有

我的朋友都可以替我證明的·

幾個人 不錯！ 不錯，阿斯拉克孫！

阿 我一生得的經驗知道穩健是公民最有

價值的美德——

市民 著，著！

阿——並且謹慎同穩健可以使一個人對

於社會有極大的用處· 所以我要勸我們

那位召集這個會的可敬的同胞千萬不要

越出穩健的範圍·

門口一個人 穩健黨萬歲，萬歲，萬萬歲！

一個聲音 不要臉！

幾個聲音 吁！——吁！

阿 請諸位不要胡亂插嘴！ 那一位要說

話？

市長 主席先生·

阿 市長要對大家說幾句話·

市長 按著我和這位現任浴場醫官的切近

關係，今天晚上我本不願意說話。但是我
在浴場裏所處的地位同我關切公益的心
逼著我要提出一個議案來。我敢說今天
到會的諸君沒有一個贊成把關於浴場衛
生情形的謠言傳佈出去的。

幾個聲音 沒有，沒有！ 當然沒有！ 我
們都反對！

市長 所以我要提議大家不許那醫官念或
是討論他那篇預備下的演說。

司 (不耐煩) 不許——什麼東西——

司夫人 (歎嗽) 啊哼！——啊哼！

司 (鎮定自己) 很好。往下說！

市長 我在民鐘報上已經把重要的事實宣
佈得明明白白，凡是公正的市民看了心裏
都能瞭然。所以那醫官的提議不但是有
意攻擊地方上的有名人物，結果還要無端
替納稅人加增至少幾千鎊的負擔。

(人羣裏反對的聲音，並且有學貓叫的)
阿 (搖鈴) 請諸位不要做聲！ 我贊成

市長的動議。市長說司醫生鼓動這件事
情其中別有用意，我極以為然。他嘴裏說
著浴場，心裏卻想革命——想把市政權移
到一班新人手裏。人人都知道司醫生居
心公正——這一層決沒有人懷疑。我自

己就是一個主張人民自治的人，祇要納稅人的負擔不是太重。但是此地免不掉要有這個情形，所以我盼望大家不要讓司醫生發表他的主張。有時候一件東西的代價出得太大也不值得；這是我的意見。

（四面高聲喝采的聲音。）

霍士達 我也覺得應該把我的態度說明一番。司醫生發起的那種運動當初好像有一部分人和他表同情，所以我也竭力的幫助他。但是隨後我們就疑心我們上了當，信了一篇假話——

同 假話——！

易卜生集 第三冊 國民公敵

霍士達 就算是一篇不十分可靠的話罷，這一層已經由市長證明過了。我想在座諸君不至於有人對於我的革新思想懷疑；民鐘報關於重要政治問題的態度是人人知道的。但是我深信有閱歷有思想的人勸我的話：報紙對於純粹本地方的事情應該謹慎一點。

阿 我完全贊成這位說的話。

霍士達 眼前這樁事情大家都反對司鐸門醫生，這是無可諱言的。請問諸君，那一樁是報館主筆最要緊的責任？難道不是同看報的人取一致行動嗎？難道他的

九十一

天職不是竭力替他所代表的人謀幸福嗎

？ 或者難道是我弄錯了嗎？

許多聲音 不錯，不錯！ 你說的很對！

霍士達 我同一個往來最密的人絕交真是

一件很痛心的事——這個人向來是大家

一致推重的。——他的唯一的，或是主要

的缺點，是受感情支配，不受理性支配。

幾個四散著的聲音。一點不錯！ 司鐸門，

真好！

霍士達 但是我對於社會的責任逼著我同

他絕交。還有一個原因逼著我反對他并

且盡力阻止他不讓他再在險路上前進；那

個原因就是替他的家族打算——

司 請你不要離了水管溝渠的題目！

霍士達 我再說一遍，替他的夫人兒女打算，

因為他並不會顧到他們。

摩登 母親，是不是說我們？

司夫人 不要做聲！

阿 現在我要把市長的提議付表決了。

司 不必！ 今天晚上我并打算討論浴

場裏的那些髒東西。我要說的完全是一

樁別的事情。

市長（自言自語）什麼事來了？

一個醉漢（在會場入口）我是個納稅人

！所以我也也有說話的權利！我的完全——堅決——猜不出的意思是——

一片聲音 安靜些，在那邊的人！

另外一些人 他喝醉了！把他趕出去！

（大家把醉漢趕出去。）

司 我可以說話嗎？

阿（搖鈴） 司鐸門醫生演說。

司 我很願意前幾天有人敢像今天晚上這樣不許我說話！那時候我必定要像獅子

子似的拚命保護我做人的神聖權利！

但是現在我不計較這些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們。（大家向前擠來，一看

就知道開爾摩登也在裏頭。）

司（接著說） 這幾天裏我想許多許多事情，我的腦子裏幾乎裝不下了——

市長（歎嗽一聲） 啊哼！

司——後來被我收拾乾淨纔把全局看得清清楚楚。我今天晚上到此地來就爲這個原故。諸位同胞，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新發見的大事！這個發見比什麼水裏有毒質，浴場要傳染病症這些小事情重要得幾倍。

許多聲音嚷道：不要說浴場的事情！我們不要聽！不要說那個！

司 我已經告訴過諸位我所要說的是我近來找到的一樁大發現——就是我們道德的根源都染了毒質，我們社會生活的組織完全建築在一片虛偽的地上。

幾個聽得莫明其妙的人說道：他說的是些什麼？

市長 這樣暗地裏罵人——！

阿（手按在鈴上）請演說的人把話說和平些。

司 我一向愛我的本鄉像一個人愛他年輕時候的家庭一樣。我離開此地的時候年紀並不大；我飄蕩在外頭想起本鄉同本鄉

的人來，格外覺得有趣，好像加了一層異采似的。（有些拍掌喝采的聲音。）我在北邊一個小地方住了幾年。我同那些散住在山裏的人接觸的時候，我常想與其派像我這樣一個人不如派一個獸醫到那裏去反倒於那些餓得半死的窮人益處多些。

（大家竊竊私語。）

畢（放下筆來）我不曾聽見過——！

霍士達 這是一種侮辱公眾的話！

司 不要忙！我想決沒有人會責備我在那裏忘了本鄉。那時候我像一只伏在窩上的鴨子，孵的是——這浴場的計畫。（贊

成同反對的聲音並作。） 後來天使我又回了本鄉——諸君，那時候我覺得心滿意足，世上的事再不想什麼了。或者可以說我還想一件事——想得很利害——想替本鄉盡點力謀點幸福。

市長（仰頭看天花板。） 你揀了一個奇怪的方法做——啊哼！

司 當時我瞎了眼睛，所以高興得很。到了昨天早晨——不是，再說得準些，到了昨天下午——我的眼睛纔算掙開，第一件看清楚的就是官僚的昏憤糊塗——（叫喊笑鬧雜作。司夫人不停的歎嗽。）

市長 主席先生！

阿（搖鈴。） 憑著我的地位——！

司 阿先生，捉住我一個字的錯處未免無聊得很。我要說的祇是，到了昨天我纔恍然大悟原來浴場裏那些混帳事情都是我們的領袖人物做的。我無論如何不再容忍這些領袖人物——我一生在他們手裏虧也喫够了。他們好像是一片新田裏的野羊，到處作怪。他們到處阻當自由人的去路，我最盼望的是看他們像別的危害似的滅了種——（喊叫聲。）

市長 主席先生，我們能放過這種論調嗎？

阿 (手按在鈴上) 司醫生——

司 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到了現在纔看出這些紳士的真面目來，雖然從前在我眼前差不多天天擺著這樣一個絕妙的標本——

我的哥哥彼得——遲鈍固執——(笑)

鬧叫罵的聲音。司夫人坐在那裏用力效

嗽。阿斯拉克孫很命搖鈴)

醉漢 (又進來了) 他是說我嗎？我叫

彼得孫，好啊——如果我——

怒聲 把那個醉鬼趕出去！趕他出去！

(大家又把醉漢趕出去)

市長 那個人是誰？

市民甲 市長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誰？

市民乙 他不是這裏的人。

市民丙 我想他大概是個工人從——(其餘的話就聽不見了)

阿 一看就知道他啤酒喝得太多了。——

司醫生，說下去罷；但是要請你把話講得和平些。

司 諸君，我不再說我們的領袖人物了。假使有人聽了我這番話以爲我今天晚上存心攻擊他們，那就錯了——完全錯了。因爲我很放心，深信這些寄生蟲——這些垂死的思想的遺留物——正在那裏竭力替

他們自己安排死路，不消醫生去幫助他們送終。社會上最可怕的並不是那一班人。敗壞道德流毒地方最利害的也不是那一班人。抗拒真理阻礙自由最用力的也不是那一班人。

四面喊聲 那麼是誰？是什麼人？快

說！快說！

司 你們放心我要說的！這正是我昨天找到的大發見。（提高聲音）真理自由最大的敵人就是那團結的多數黨——那該死的掛維新招牌的多數黨——就是他們！現在你們明白了！（會場秩序

大亂。許多人大聲喊叫，頓足亂罵。中間有幾個年紀大些的人在那裏互相傳遞眼風好像覺得很有趣似的。司夫人站了起來，神色慌張。愛立夫同摩登向前走去威嚇幾個在那裏搗亂的學童。阿斯拉克孫搖鈴求大家維持秩序。霍士達同畢林同時發言，但是沒有人聽得見他們。隔了許久秩序纔恢復。）

阿 我以主席的資格請演說的人取消他方纔所說的話。

司 阿先生，辦不到！剝奪我的自由不許我發揮真理的，就是我們社會上的多數黨。

霍士達 多數黨總是不錯的。

畢 并且多數黨也有真理！

司 多數黨永遠是錯的，永遠錯的！這

一樁也是有見識的人不可放過的社會罪

惡。一國中間誰是造成多數黨的分子？

是聰明人呢，還是笨人？我想你們一

定承認現在世界上笨人到處占絕大多數。

但是，哎喲！你決不能說笨人管理聰明

人是一樁不錯的事情！（叫罵）不錯，

我知道你們可以把我罵倒！但是你們

沒有法子把我駁倒。不幸多數黨祇有勢

力，沒有公理。我有公理——祇是我同其

餘有限的幾個人有。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叫罵又起。）

霍士達 啊哼！——從前天起司鐸門醫生

變成一個貴族了！

司 我已經說過我不願意在那些被我們丟

在後頭，細弱無力奄奄一息的人身上多踏

踢話。活潑潑的新生命早已同他們沒有

關係了。我想的是極少數的幾個有新思

想有真魄力的人。這幾個人多數黨趕不上他們；

前面已經走了許多路，多數黨趕不上他們；

那少數的人正在那裏替這種大家以為新

奇不肯承認的真理奮鬥。

霍士達 如此看來，現在司醫生是個提倡革命的
命的人了！

司 啊，我自然是，霍先生！我要提倡革命，反抗多數黨壟斷真理的迷信。多數黨常擁護的真理是些什麼東西？他們所擁護的都是些衰朽腐敗，立不住腳的真理。諸位想想，假使一種真理老到這步田地，也就變成一種迷信了。（譏笑）開聲。信不信由你們，但是真理的壽命并不能像古人美修散拉（美修散拉 Methuselah，舊約創世紀五二一）稱其壽至九百餘歲那樣活八九百歲。一樁尋常的真理照例不過活十七八年，或者至多二十

年，輕易沒有再多的了。但是年紀那樣大的真理力量總是薄弱的了不得，然而偏偏要到了那個時候多數黨纔承認他們介紹他們給社會上做道德的滋養料。我告訴你們，那一類的食料決沒有什麼大滋養力。我是醫生，所以曉得。這些『多數黨的真理』就好像隔年的醃肉——像臭爛的火腿；他們就是我們地方上道德病流行的根源。

阿 我覺得這位演說的人說得離題大遠了。
市長 主席的話我很贊成。

司 彼得，你糊塗透了嗎？我在這裏竭力

抱著我的題目說；這正是我的題目；那羣衆，

那多數黨——這個可恨的團結多數黨——

——就是敗壞道德，流毒地方的人。

霍士達 因為寬洪大度的多數黨不肯輕信

那不會十分確定的真理——你就用這些

話罵他們嗎？

司 啊，我的霍士達先生，不要亂說什麼確定

的真理！現在那些羣衆所信的真理正

是我們祖父時候的先鋒隊所爭的真理。

我們這些現在的先鋒隊不再信他們了；我

想世上除了我底下說的這個再沒有別的

確定的真理了，就是假使一個社會專靠著

滋養薄弱的舊真理，他的生活一定不能健

康。

霍士達 但是與其站在那裏講些空空洞洞

的話，何妨請你說說我們靠著養命，滋養薄

弱的真理是什麼呢。

（許多人喝采。）

司 噯，這些討厭東西要我說一大串也不難；

但是我先專說一樁其實是假話的真理，這

樁真理霍士達先生，同民鐘報，同擁護民鐘

報的人都靠著他養命。

霍士達 就是——？

司 就是你們從祖宗手裏傳下來糊裏糊塗

四面八方去唱的一個信條：羣衆就是一國的主要分子，就是『國民』；社會上尋常的人，沒有知識，能力不完全的人，同超然獨立的知識優秀分子一樣的有判決，贊成，指揮同管理權。

畢 我從來不會——

霍士達（同時喊道）：列位同胞，細細的注意那些話！

許多聲音（含怒）：嘿！——我們不是國民！祇有優秀分子可以去統治，不是！

一個工人 趕他出去，嘴裏這樣胡說！

又一個 把他趕出去！

又一個（喊道）：伊文生，吹你的喇叭！

（很高的喇叭聲夾在叫囂怒罵中間）

司（等聲音平靜了一點）：不要胡鬧！

難道你們聽一次真理的聲音都辦不到嗎？

我並不想你們馬上贊成我的意見；剛

纔霍士達先生心氣平靜一點的時候我卻

盼望他承認我是對的。他自命爲一個自

由思想家——

許多聲音（低聲詭語）：自由思想家，是不

是他說的？霍士達是個自由思想家嗎？

？

霍士達 (喊道) 司醫生，拿證據出來！

什麼時候我在報上這樣說過的？

司 (沈思) 沒有，你不錯！——你從來沒

有那種膽量。霍先生，我亦不來爲難你了。

就算我是自由思想家罷。現在我要用科

學方法來證明：民鐘報說你們這些尋常人

就是人民的要素，他實在是那裏胡說騙你

們。那是一種報紙騙人的話！尋常人

不過是製造國民的原料。(笑罵叫囂)

難道我這話不確嗎！飼養得好同飼養

得不好的動物沒有大分別嗎？拿一只

普通鄉下人家的雞說罷。那樣一副又老

又瘦的骨頭上頭能够有多少肉？不會

多的！是不是！他能生什麼樣的蛋

？大概好一點的老鴉也能生差不多的

一個蛋。但是一只西班牙或是日本的好

種雞，或是一個野雞，一個火雞，情形就大不

同了。再拿我們人類最熟悉的狗說罷。

先說一只尋常的狗——那種粗毛賤種除

了在街上跑來跑去躑躅人家牆壁不做別

的事情的狗。拿他們去比一只世代在大

戶人家養著，嗅好東西，聽好聲音的細狗。

那種細狗的腦子不比尋常的狗的腦子發

達得許多嗎？自然是。耍狗戲的人

弄的那些聰明伶俐的狗都是細狗的種——

——他們做的把戲尋常的狗無論如何學不

會。（叫罵嘲笑聲）

一個市民（喊道）：你想罵我們是狗嗎？

又一個 | 司醫生，我們不是動物。

| 司 朋友，我們是動物！我們是最高等的

動物；但是就在我們高等動物中間好種也

不多。細狗種的人同野狗種的人大有分

別。最有趣的是霍先生同我談到四只腿

的動物他總贊成我的意見——

| 霍士達 不錯，四只腿的動物是如此的。

| 司 但是我把那原理一應用到兩只腿的動

物身上去，霍先生就不贊成了。他不敢再

自由思想，循著道理推論下去；所以他把那

番理論完全倒過來在民鐘報上說莊家人

的雞同大街上的狗是動物園裏最好的東

西。但是這也是出身低微又不曾有學問

修養的人的常態。

| 霍士達 我並不想冒充什麼高貴的出身。

我是鄉下人的子孫，我的血統就是他所侮

辱的那根深蒂固的平民，這是我很得意的。

許多聲音 真好，霍士達！好呀！好呀！

| 司 我所說的尋常的人並不是祇在下等社

會裏；甚至於社會上最高的地位也有那班

人在那裏圍著我們爬來爬去。你們只消看看你們那位大名鼎鼎的市長！我的哥哥彼得正同尋常人一樣的庸碌——（嘲笑聲）

市長 我反對這種牽涉私人的話。

司（不動聲色）——那並不是因為他像

我一樣是帕末萊尼亞或是鄰近的一個海盜的子孫——因為那正是我們的祖宗——

市長 一種無稽之談。我不承認！

司——是因為他盲從地位比他高的人的

思想意見。從知識上說起來，那等人就叫做庸人；所以我那赫赫可畏的彼得哥哥實

在算不得什麼大人物——也就算不得什麼維新黨。

市長 主席先生——！

霍士達 如此說來，祇有大人物是維新黨了

？我們倒長進了一點新見識！（大笑）

司 不錯，這也是我的新發見的一部分。還

有一部分是『有見識』差不多就是道德。

所以我說民鐘報真是該死，天天在報上瞎

嚷見識同道德是普通羣衆所專有的，罪惡，

腐敗同各種知識上的墮落都是文化的結

果就像我們浴場的髒東西，都是山上製革

廠裏流下來一樣。（叫罵同插嘴的聲音）

同醫生不慌不忙，乘著氣勢，微微一笑，照常說下去。然而同時這民鐘報還不住的嚷要提高羣衆的生活狀況！假如民鐘報的話靠得住，那麼提高羣衆這句話實在就等於降低他們！幸而『文化墮落人格』這句話是我們祖宗傳下來的一種迷信。墮落人格的東西不是別的，是沒有知識，窮苦同惡劣的生活狀況！各家人家如果不天天打掃屋子，開窗換換空氣——我的妻子主張地板也要每天刷洗，不過這裏頭還有討論之餘地——在這種人家住著的人兩三年裏頭就會失去按著良心思

想動作的能力。養氣缺少可以減損良心。我想我們地方上一定有許多人家都十分缺少養氣，因為大家居然糊裏糊塗的肯讓地方的幸福建築在欺詐虛偽上頭。

阿 我們不能讓他把這種重罪加在市民全體身上。

一個市民 我提議教主席吩咐演說的人歸坐。

許多聲音（含怒）聽著，聽著！說得有
理！叫他歸坐！

同（慌張起來）既然如此，我要把真理到大街上去嚷了！我要在別地方的報紙

上做文章！讓全國的人都知道此地的
情形！

霍士達 | 司醫生的目的好像是要破壞地方。

司 | 不錯，我把本鄉看得這樣親愛，我寧可把他破壞，不願看他靠著虛偽發達。

阿 | 真是了不得了。（喊聲，貓叫聲。司夫

人歎嗽，但是也不中用；他丈夫不聽他了。）

霍士達 | （大聲喊叫超過喧鬧的聲音。）一

個甘心破壞地方的人一定是國民的公敵

！

司 | （愈加激昂。）假使地方靠著欺騙過日

子，就是毀滅又何妨！我告訴你說，應該

把他毀個乾淨才好！凡是靠欺騙過日

子的人都應該像毒蟲似的將他滅盡！

不然就要傳染全國；就要造成一種情形可

以使全國滅亡。假使到了那個地步，我要

憑著良心說：讓那國家去死，讓那些人民去

滅絕！

聲音 | 那種話像一個國民的大仇人說的！

畢 | 那纔是人民的口氣呢！

全體 | （喊道。）不錯，不錯！他是國民的

公敵！他恨國家！他恨自己的同胞！

阿 | 我以市民同個人的資格都覺得今天勉

強聽了那些話心裏紛亂得了不得。司醫

生今天這種態度我實在夢裏也想不到。

我不幸要替方纔許多同胞所發表的意見再添些進去；我提議應該把那種意見做成一種決議。我提出的決議是：『到會的人把浴場醫官司鐸門湯姆醫生當作一個國民的公敵。』（一片歡呼的聲音。一羣人圍著司醫生叫罵。司夫人同裴特拉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摩登和愛立夫正在那裏同幾個叫罵的小孩子打架，幾個年長些的勸開他們。）

司（對著叫罵他的人）：「喂，你們這些傻子

！我告訴你們——

阿（搖鈴）：「司醫生，現在我們不能聽你講

了。就要預備正式投票了；看著私人交情面上，投票用筆寫，不用嘴說。畢先生，你有乾淨紙沒有？

畢 藍的白的我這裏都有。

阿（走過去）：「好極了；這樣做更快些。把

他裁成小條子——不錯，正是這樣裁。（向衆人）：「藍紙是反對；白紙是贊成。我親

自過來收票。（市長出會場。阿斯拉克

孫同另外一兩個人帽子裏盛著紙條繞行

會場。）

市民甲（向霍士達）：「喂，司醫生到底是怎

樣一會事？

霍士達 啊，你知道他是何等頑固！

市民乙（向畢林）畢林，你到他們家裏去，

你看見過他喝酒嗎？

畢 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你到他們家裏

去，桌子上總有酒擺著。

市民丙 我覺得他有時候瘋瘋顛顛。

市民甲 我猜他家或者有過瘋人？

畢 那也是意中事。

市民丁 不對，這純粹是挾嫌報仇，他爲了一

樁事打算出一個人的氣。

畢 不錯，新近有一次他想加薪水，但是不會

加到手。

幾個市民（齊聲）哦——！這就容易

明白了！

醉漢（又進來了）我要一張藍的！我

也要一張白的！

許多聲音 那個醉鬼又來了！快趕他出

去！

開（走到司醫生面前）司醫生，你可曾看

見你的猴子把戲的結果嗎？

司 我盡了我的責任。

開 剛纔你怎麼說那些山上的製革廠？

司 你早聽明白了。我說他們是髒東西的

根源。

開 我的製革廠也是嗎？

司 不幸你的製革廠壞得更利害。

開 你要把他登在報上嗎？

司 什麼事我都不瞞著。

開 司鐸門，恐怕你擔當不起。（出去）

一個大漢 （直走到霍船長面前，也不理會

旁邊的女客。）船長，你把房子借給國民

的公敵嗎？

船長 微克先生，我想我可以隨意處置我自

己的東西。

大漢 如此說來，你不反對我也照樣處置我

自己的東西。

船長 這話怎麼講？

大漢 明天你等我的信罷。（轉身大踏步

去了。）

表 霍船長，那不是你的船主人嗎？

船長 不錯，那是船主人微克先生。

阿 （手裏拿著票，登臺搖鈴。）諸君，讓我來

報告投票的結果。所有到會的人除了一

個

一個年輕人 就是那個醉鬼了！

阿 除了一個喝醉的人不算外這個市民大

會的全體宣告司鐸門湯姆醫生是個國民

的公敵。(叫鬧喝采) 我們這悠遠光榮的市民社會萬歲！(又是一陣喝采)

我們的勇敢有爲，大義滅親的市長萬歲！

(歡呼) 宣告散會。(下臺)

畢 主席萬歲！

全體 阿斯拉亞孫萬歲！

司 裴特拉，我的帽子外套。船長，你船上有

到美洲去的艙位嗎？

船長 司醫生，我們情願替你同你的家族找

地方。

司 (裴特拉一面幫他穿外套) 很好。加

塞林，來罷，來罷！ 孩子們，來罷！

司夫人 (低聲) 湯姆，我們走後門出去罷。

司 加塞林，我向來不走後門的(提高聲音)

這個國民的公敵離開此地之前還不就

這樣罷休呢！ 我不像有一等人那樣好

打發，我不說：『我饒恕你們，因為你們不知

道自己做的什麼事。』古代基督教信徒受摧殘殺害時常作此

語

阿 (喊道) 司醫生，這是褻瀆神明的話！

畢 可不是嗎！ 敬信宗教的人不敢聽這

種話！

一個粗暴的聲音 現在他想威嚇我們，是不

是？

許多聲音（激昂得很。）我們去拆他的窗

戶！把他丟在海裏去！

又一個人 伊文生，吹你的喇叭！ 劈拍，劈

拍！

（喇叭聲，叫罵聲，狂喊聲。司醫生同他的
家族從會場裏走出去，霍船長在前面用
臂替他們開路。）

全體的人（跟在他們後頭叫罵。）國民的
公敵！國民的公敵？

畢（收拾紙張。）如果今天晚上我再到司
鐸門家裏喝酒，那才怪呢！

（大家向出口擠。外面喊『國民的公敵

！』的聲音還是不斷。）

第五幕

（佈景）司鐸門醫生的書室。沿牆排著
書櫃同盛標本的櫥。後面有一扇通
外廳的門；前面左邊有一扇通休息室
的門。右牆上有兩扇窗，所有的玻璃
都打碎了。醫生的書桌在屋子中央，
桌上堆滿了書籍紙張，屋子裏的東西
也是亂七八糟。時候是早晨。司醫
生穿著梳洗便服，拖鞋，便帽，彎著腰用
一把傘在櫥底下掏東西。過了一刻
他掏出一塊石頭來。

司 (向開著的休息室的門喊道) 加塞林，
我又找著了一塊。

司夫人 (從休息室裏說道) 嘎，我想你還
能找著許多呢。

司 (把那塊石頭放在桌子上的一堆裏)

我要把這些石頭當寶貝似的留起來，讓愛
立夫同摩登天天看著，等他們將來大了當
家產傳給他們。(又在書櫃底下掏) 他
不會——那個女孩子叫什麼名字？——

他還不會去喊鑲玻璃的人嗎？

司夫人 (進來) 去過了，那鑲玻璃的人說

今天不定能來不能來。

司 你看他一定不敢來。

司夫人 不錯，藍定也正是這樣想，他怕他的

鄰居所以不敢來。(向休息室裏喊道)

藍定，你做什麼？遞給我。(進去，馬上

又出來) 湯姆，這裏有你的一封信。

司 讓我看。(拆信看) 啊！——當然的

事。

司夫人 誰寫來的？

司 房東寫來的。通知我們搬出去。

司夫人 當真有這件事嗎？這樣一個好

人——

司 (看著那封信) 他說，不敢不這樣做。

不願意這樣做，卻不敢不這樣做——爲了他的同胞市民——爲的是尊重輿論。他自己不能做主，不敢得罪有勢力的人——

司夫人 湯姆，你看！

司 不錯，不錯，我都明白；地方上這些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沒有一個敢做事的。（把信擲在桌子上）加塞林，但是與我們不相干。我們就要到新大陸去了——

司夫人 湯姆，但是你拿得穩這是一步妥當的辦法嗎？

司 難道你要教我再在這裏住下去嗎，這個地方他們已經把我當作國民的公敵，百端

侮辱我，並且打碎我的玻璃窗！——加塞林，你瞧這裏，他們把我的黑褲子也撕破了一大塊！

司夫人 噯喲！那是你的一條頂好的褲子！

司 出去爭自由同真理的時候千萬不要穿好褲子。我並不是捨不得褲子；褲子破了你可以再替我縫好的。最可恨的是那羣東西居然敢這樣侮辱我，好像他們同我是平等的——這是我無論如何不甘心的地方！

司夫人 湯姆，他們不應該這樣侮辱你，那是

毫無疑義的；但是我們就此應該永遠離開本國嗎？

司 假使我們搬到別的城市去，你以為那裏的人不像此地的這樣不講道理嗎？你放心，分不出什麼好歹來，讓那些狗去亂齧也還不很要緊。頂糟的是一國裏走來走去人人都是他本黨的奴隸。那自由的西方，在這一點上，雖然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那裏的多數黨，輿論同種種騙人的方法，也許是猖狂得很；但是那裏的事情局面大些。他們也許把你殺掉，但是不致於把你慢慢的收拾死。他們也不致於像這裏的

人似的把一個自由的人的靈魂硬擠到罪惡裏去。并且沒法子的時候還可以隱居起來。（走來走去）倘使我知道有不會開闢的樹林，或是南洋的小島要出賣，價錢

便宜——

司夫人 湯姆，但是你要替孩子們想想！

司（立定） 加塞林，你這人真奇怪！你

願意我們的孩子在這種社會裏長大嗎？昨天晚上你親眼看見那些人的一半都是喪失意識的；如果那剩下的一半不曾喪失意識，那是因為他們是畜生，沒有意識可以喪失。

司夫人 湯姆，但是你要曉得你所說的那些不謹慎的話也有些關係。

司 難道我所說的話不是完全實現了嗎？

他們不會把各種事情都弄得顛顛倒倒，是的當不是的，不是的當是的嗎？他們不會把我以為靠得住的事情都當作謊話嗎？最荒謬的是那些自命為維新黨的人，都是成年的人了，還成羣結隊的跑來跑去，自以為他們是大度洪量的黨派呢！

塞林，你聽見過這種事情嗎！

司夫人 不錯，不錯，他們實在是胡鬧極了；但是——（裴特拉從休息室裏進來。）已

經從學校裏回來了？

裴 是的，他們把我辭退了。

司夫人 辭退了？

司 你也辭退了？

裴 勃司克夫人把通告給我，所以我想還是立刻走的好。

司 你也一點都不錯！

司夫人 誰想得到勃司克夫人是那樣一個人！

裴 母親，勃司克夫人一些也不是那樣的人；我看得很明白他極不願意這樣做。但是他又不敢不這樣做，所以我就被他們辭退

了。

司 (大笑,搓手) 他也不敢不這樣做!

真有味!

司夫人 經過了昨天晚上那種惡風潮——

裴 還不是專爲那個呢。父親,你聽我說。

司 說罷。

裴 勃司克夫人給我看他今天早晨接到的

三封信——

司 大概是匿名的?

裴 是的。

司 加塞林,因爲他們不敢冒險寫他們的名

字!

裴 兩封信裏說有一個從前常到我們家裏

來的人昨天晚上在俱樂部裏告訴大家說

我對於各種事情的見解都是十分主張解

放的——

司 我盼望你不曾否認罷?

裴 不會,你曉得我不會的。只有我們兩個

人在一處談話的時候,勃司克夫人的思想

也總算很解放的;但是自從人家說我的這

一番話傳開以後,他也就不敢再留我了。

司夫人 并且是一個從前常到我們家裏來

的人! 湯姆,那是你款待客人的下場!

司 我們不願意再住在這種使人惡心的地

方了。加塞林，趕快收拾行李；我們走得越快越好。

司夫人 不要做聲——我好像聽見廳上有人。
裴特拉，去看是誰。

裴（開門） 哦，是你，霍船長！請進來。

船長（進來） 你好！我想來看看你們怎麼樣了。

司（握手） 謝謝——真是感激得很！

司夫人 霍船長，還要謝謝你昨天晚上幫我們擠出來。

裴 後來你怎麼回去的？

船長 啊，我自有的方法。我的力氣不算很小，

那些人又只會嚷不敢動手。

司 不錯，你看他們的老鼠膽使人奇怪不奇怪？我給你看一點東西！那一堆都是他們從我的窗裏擲進來的石頭。你看！這裏頭至多不過一兩塊勉強可算是大石頭，剩下的都是些極小的碎石塊。然而他們卻還站在那裏叫罵賭咒說要用激烈手段對待我；說到真動手做事情這一層，此地實在看不見什麼。

船長 司醫生，這一次你也幸虧他們如此！

司 話是不錯，但是我看見了一樣的生氣；因為假使有一天國家真要同別人開仗，那些

輿論也會贊成提起腳來逃的，那團結的多數黨一定像一羣綿羊似的溜得無影無踪。

真是想起來教人傷心；我很擔憂——。嗚，未免過慮得可笑！他們叫我國民的公敵，我就算是一個國民的公敵罷！

司夫人 湯姆，你決不會是的。

同 加塞林，不要說那種話。一個醜名字加

在身上就如同肺裏針刺一樣。那個可恨的名字——我擺脫不掉他。他緊緊的黏

在我的胃中心，好像是一種烈性的酸素在那裏消損我的身體一樣。並且沒有化學

藥品可以除掉他。

表 呸！——父親，你只消把他們付之一笑。

船長 司醫生，他們總有一天要改變心腸的。

司夫人 湯姆，不錯，那是拿得穩的。

同 等到追悔不及的時候，也許如此。但願

於他們有益！到那時候他們也許滾在

臭泥裏懊悔當初不應該把一個愛國的人

趕出去。霍船長，你什麼時候開船？

船長 哼——！我正爲這件事情來的——

同 船開了什麼亂子了嗎？

船長 不是；只是我不跟那船走了。

表 是不是你被他們辭退了？

船長（含笑）不錯，正是這樣一件事。

斐 你也被人家辭退了！

司夫人 湯姆，你看！

司 都是爲了真理！唉，假使我早知道會

有這種事情——

船長 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一定可以到別處

船上去找點事做的。

司 并且就是那個微克——又有錢，又不靠

著別人——真不害臊！

船長 別的地方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他親自

同我說，他本來極願意用我下去，祇爲他不

敢——

司 然而他不敢？不消說得，當然不敢。

船長 他說，一個有黨派的人不容易——

司 好人肯說實話。政黨就像做香腸的機

器，把各種的肉都切成一樣的肉丁——糊

塗東西同蠶東西都攪在一起！

司夫人 噯喲，湯姆！

斐（向霍船長）祇要你昨天晚上不陪我

們回家，事情或者不致於鬧到那個地步。

船長 我並不後悔。

斐（伸手給他）我爲那個謝謝你！

船長（向司醫生）所以我特地來對你們

說如果你們決意要走，我另想了一個好法

子——

司 好極了！——祇要我們立刻能走。

司夫人 不要做聲！——好像是有敲門的聲
音？

裘 一定是伯伯來了。

司 哈哈！（喊道）進來！

司夫人 湯姆，你一定要答應我——。

（市長從廳裏走進來。）

市長 哦，你們有事呢。既然如此，我就——

司 不妨，不妨，進來。

市長 我有話同你一個人講。

司夫人 我們可以到休息室裏去的。

船長 我再來看你們罷。

司 霍船長，不必，你和他們一同進去；我想再

聽些——。

船長 也好，那麼我等著就是。（他跟著司

夫人同裘特拉進休息室。）

司 恐怕你今天覺得這裏有風。帽子戴著
罷。

市長 謝謝你。（戴帽子。）昨天晚上我受
了冷；我站在那裏打顫——

司 真的嗎？我覺得昨天晚上熱得很。

市長 我很抱歉昨天晚上沒有力量阻住那
些暴烈的行爲。

司 除了抱歉之外你還有什麼要同我說的

話？

市長（從衣袋掏出一封大的信來）這是浴場董事會給你的一件公文。

司 我的免職書？

市長 是的，從今天起（把信放在桌子上）我做這件事情心裏很難過；但是老實說我們爲了輿論不敢不這樣做。

司（含笑）不敢？今天我好像聽見過這句話。

市長 我要請你明白你所處的地位。以後你休想再在這裏行醫。

司 鬼再行醫！但是你爲什麼這樣有把

握？

市長 房主聯合會挨戶發了一種知單，勸有天良的市民不要再請你看病；你放心沒有一家家長敢不簽名。他們簡直不敢。

司 不敢，不敢；我相信他們不敢。但是又怎樣呢？

市長 我勸你最好是暫時避一避開——

司 不錯，我本也想到避開。

市長 好。等你細細的把這些事情想過了六個月，你可以寫一封悔過的信來——

司 是不是那時候我或者有復職的希望？

市長 也許有。這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事。

司 但是那時候的輿論怎樣處置呢？ 你

一定不敢違背民意去做。

市長 輿論是一種極容易改變的東西。不

瞞你說，我們必須要一封你親筆寫的悔過

書一類的東西。

司 哦，原來你們爲的是這個，是不是！我要

請你記著我前幾天對你講的那一番話！

市長 那時候你的地位完全不同。那時候

你以爲全地方的人都在你背後——

司 不錯，現在我覺得全地方的人都在我背

『上』——（激昂）即使鬼爬在我背上，我

也不肯做——！ 決不做——！ 決不做，我告

訴你罷！

市長 有妻子兒女的人不應該有你這種行

爲。湯姆，你不應該這樣。

司 我不應該！ 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一

個自由人不應該做。你知道那是什麼？

市長 不知道。

司 你當然不知道，我來告訴你。一個自由

人不應該把自己弄齷齪；不應該做出事情

來使自己都要唾罵自己。

市長 假使找不出別的理由來解釋你這種

固執舉動，這些話聽著也似乎很近情——

但是卻有別的理由。

司 你這是什麼意思？

市長 你豈有不知道的。我既然是你的哥哥，並且又是很謹慎的人，我要勸你不要把未來的事情拿得太穩，因為那是極容易使你失望的。

司 說的都是什麼話？

市長 難道你真想騙我，你不知道開爾先生遺囑裏的話嗎？

司 我知道他有一筆小款子預備捐給一個貧老院的，那又和我有什麼相干？

市長 第一層所說的那筆款子數目並不小。

開爾先生手裏很有幾個錢。

司 我不會曉得！

市長 哼！——你當真不會曉得嗎？這様看起來我想你也不會曉得他有一部份的產業預備傳給你的兒子，你們夫婦在世的時候可以用那注產業的利息。他從來不曾告訴過你嗎？

司 不會，實在不會！不但不會說過這些話，並且總是爲了稅納得太重生氣。彼得，你確實知道有這件事情嗎？

市長 我是從一個極靠得住的地方打聽來的。

司 如此說來，謝天謝地，加塞林有了依靠了。

——孩子們也有了！我一定要把這個

消息立刻告訴他——（喊道）加塞林，加

塞林！

市長（攔住他）：不要喊，現在暫且一個字

也不要提！

司夫人（開門）：什麼事？

司：噢，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去罷。（司夫

人把門關好。司醫生高興得坐不住，不停

的走來走去。）有了依靠了——想想，我們都

有了依靠了！——輩子都有了！——一個人

曉得自己有了依靠是何等快活的事情！

市長：不錯，但是你恰不是這樣。開爾先生

無論那一天都可以改遺囑的。

司：彼得，但是他不會改的。那「老獾」很歡

喜我攻擊你同你的一班有見識的朋友。

市長（喫驚，注視司醫生）：哦，一句話明白

了許多事情。

司：什麼事情？

市長：原來這件事情是他和你串通一氣做

的。你拚命攻擊地方上有名人物的那些

激烈話，假託了真理的名義——

司：那些話怎麼樣？

市長：原來那些話祇是買那要報仇的老頭

子的遺囑的代價。

司（幾乎話都說不出來。）彼得——你真

是我生平所碰見的一個最卑鄙的小人。

市長 我們永遠斷絕關係。你免職的事情

無可挽回了——我們有一種武器抵禦你。

（出去。）

司 不要臉！不要臉！（喊道。）加塞

林，他走了你一定要把地板擦過！叫——

他叫什麼——那個鼻子上總有烟煤的丫

頭——

司夫人（在休息室裏。）湯姆，不要做聲，安

靜些！

裴（走到門口。）父親，外公在這裏，問能不

能專同父親說幾句話。

司 當然可以。（走到門口。）開爾先生——

請進來。（開爾進來。）司醫生隨手把門

關好。）你有什麼吩咐？坐下談好不

好？

開 我不坐。（四面一望。）湯姆，今天你們

這裏很舒服。

司 可不是嗎！

開 很舒服——許多新鮮空氣。我想你昨

天所說的養氣今天一定夠了。你的良心

今天也一定舒暢了。

司 是的。

開 我也猜是的。(拍胸) 你知道我這裏有什麼？

司 大概也是一個好良心。

開 呸！不對，比那個更好。(從胸前掏

出一本厚的小冊子，把他揭開，露出一疊紙

來。)

司 (看著他驚疑不定) 是浴場的股票嗎？

開 今天不難買了。

司 你買了——

開 我把錢都買盡了。

司 我的開爾先生，但是你要想想浴場的情

形！

開 假使你講些道理，你就可以把浴場重新振興起來。

司 你自己看，我已經把力量用盡，但是——這裏的人都是瘋的！

開 你昨天說最髒的東西是從我的製革廠流出來的。如果這話是真的，那麼，豈不是我的祖父，我的父親，同我自己這許多年來簡直是三個瘟神專誠貽害地方了嗎。你想我能安心忍受嗎？

司 不幸恐怕你祇能忍受。

開 不行，謝謝你。我很愛惜我的名譽。有人告訴我，別人叫我『老繭』。我知道繭是

一種豬；但是我不讓他們再這樣稱呼我。

我活著，死了，都要做個乾淨的人。

司 你怎樣去動手做呢？

開 湯姆，你要替我洗刷乾淨。

司 我嗎！

開 你可知道我用什麼款子買的這些股票

？ 你當然不會知道的——讓我來告訴

你。這就是我死後加塞林，裴特拉同兩個

孩子的錢。因為我到底積蓄了一點錢。

司 (激烈) 你把加塞林的錢買了這個！

開 不錯，所有的錢都買了浴場的股票了。

湯姆，現在我要看你到底是瘋不瘋！如

果你再說那些小動物髒東西都是從我的

製革廠流出來的，你就完全好像把加塞林，

裴特拉同孩子們身上的皮一片一片的撕

下來；除了瘋子，沒有人肯這樣做。

司 (走個不停) 不錯，但是我是瘋子；我是

瘋子！

開 這是你老婆孩子的事情，你不能這樣胡

鬧。

司 (站在他面前) 爲什麼你在買這些廢

物之前不能同我商量一番？

開 已經做的事情不能挽回了。

司 (很難過的走來走去) 我不能知道得

這樣確實倒也罷了——但是我完全相信我是對的。

開 (把小冊子在手裏掂掂分量) 你要曉得，假使你固執己見，這就不值多少錢。(把小冊子揣在懷裏)

司 可恨！我想在科學上也許可以找到一種預防的藥——或者一種什麼解毒的藥——

開 是不是把這些動物都毒死？

司 是的，或者使他們沒有害處。

開 你不能用些耗子藥試一試嗎？

司 不要胡說！他們都說這些祇是一種

空想，也好，讓他去說就是！聽他們自己去胡鬧！那些粗蠢小量的狗不是叫我國民的公敵嗎？——他們不是要想把我身上的衣服撕下來嗎？

開 并且還把你所有的窗戶都打的粉碎！

司 我還有對於家族的責任呢。我一定要同加塞林商量商量，這些上頭他極有見識。

開 不錯，聽從一個頭腦清楚的女子的話。

司 (走近開爾) 你居然做出這樣一樁顛倒的事情！把加塞林的錢這樣胡亂調度，并且使我哭笑不得，進退兩難！我看著你，好像是看見了鬼一樣——

開 既然如此，我還是去的好。但是下午兩點鐘以前我一定要你的回信——答應或是不答應。如果不答應，這些股票就捐給一個慈善機關，並且當天立刻就去捐。

司 加塞林到手些什麼？

開 一個錢都不能到手。（通廳的門開了，霍士達同阿斯拉克孫站在那裏。）看那兩個人！

司 （瞪著他們兩個。）什麼東西！——你們真有臉再到我家裏來嗎？

霍士達 自然有的。

阿 我們有話同你講。

開 （低聲。）答應或是不答應——兩點鐘以前。

阿 （眼睛瞟著霍士達。）哈哈！（開爾出去。）

司 你們找我什麼事？直捷痛快的說。

霍士達 我明白你爲了我們昨天晚上在會場裏的態度很討厭我們——

司 你叫他『態度』嗎？不錯，真是一種漂亮的態度！我叫他老太婆扭扭捏捏——不要臉到了極頂！

霍士達 由你去叫罷，當時我們不得不如此。

司 你們不敢不如此——是不是？

霍士達 你要那樣說也由你。

阿 但是你爲什麼預先不通知我們？——

祇消關照霍先生或是我一聲。

司 關照一聲？ 關照什麼？

阿 關照你的作用。

司 你的話我完全不明白。

阿 (畧一點頭，好像叫他心照的樣子。) 嘎，

司 醫生，你心裏明白。

霍士達 這件事再瞞著人也沒有意思了。

司 (先看看這個，再看看那個。) 你們兩個人

葫蘆裏賣些什麼藥？

阿 是不是你的岳父在那裏四面收買浴場

的股票？

司 不錯，他今天買了些浴場股票；但是——

阿 其實應該找一個別人——一個關係不

是這樣同你靠近的人——去買纔格外妥

當。

霍士達 並且這件事你自己不應該出面。

不必讓大家都知道。攻擊浴場的人是你。司

醫生，當時你應該來和我商量。

司 (朝前看了半晌，好像如夢初醒，帶著詭

異的神色說道。) 會想到這種事情？

會有這種事情？

阿 (一笑。) 明明白白是的。但是還是用

些手段的好。

霍士達 并且像這一類的事情有幾個人合做妥當得多；因為有幾個人合做，每個人的責任就減輕了。

司 (很鎮靜) 二位先生，請你們直捷痛快
的說究竟要什麼。

阿 也好，不如請霍士達——

霍士達 不行，阿斯拉克孫，你和他說。

阿 是這樣一會事；現在我們知道了這件事的用意曲折，我們想把民鐘報聽你調度。

司 現在你們敢做了嗎？輿論怎麼樣呢？
你們不怕掀起壓到我們頭上來的大

風潮嗎？

霍士達 我們可以想法子抵當的。

阿 司醫生，你一定要預備趕緊轉方向。等到你的攻擊一成功——

司 是不是等我們翕塔兩個把股票用賤價一齊買到手？

霍士達 我想你要操縱浴場的主要目的是在科學方面。

司 何消說得；都是爲了科學上的理由。所以我勸那『老獾』贊成我的計畫。我們只消把水管略加修改，把水岸略爲挖挖，地方上不必花什麼錢。這個辦法好，是不是？

霍士達 我想是的——祇消有民鐘報幫你的忙。

阿司醫生，報紙在自由社會裏是一種有力的東西。

司 很對，並且輿論也是。阿先生，大概你可以替房主聯合會負責罷？

阿 是的，並且還有禁酒會。你儘管放心。

司 但是，兩位先生——我實不好意思問這句話——但是，你們要什麼報酬？

霍士達 我們本想幫你的忙，不要報酬。但是民鐘報的形勢很是不穩；前途毫無把握；現在政治方面又這樣多事，我很不願意把

他停辦。

司 很對；像你這樣一個國民的朋友那裏肯呢。（忽然激昂起來。）但是你要記住，我卻是一個國民的公敵！（在屋子裏亂走。）我把手杖放在什麼地方了？我的手杖躲到那裏去了？

霍士達 那是怎麼一回事？

阿 你不是要——？

司（立定。）假使我一個錢也不分給你們，便又怎樣？你們要記著，向我們這些關人要錢不是容易的事！

霍士達 你也要記著這件股票的事情可以

有兩樁說法！

司 不錯，並且你正是做那等事的人。假使我不幫民鐘報的忙，你一定要說壞這件事；我猜得到你要逼我，追緊我，像狗趕兔子一樣把我活活的掐死。

霍士達 這是一條自然的公例；每只動物都要拚命去謀他自己的生活。

阿 並且隨處找喫的東西。

司 （走個不停。）那麼，你們到泥溝裏去找你們喫的東西罷；因為我要讓你們看看我們三個動物到底那一個頂利害！（找了一把傘，在頭上亂舞。）呵——！

霍士達 你不是想動武嗎！

阿 小心著那把傘。

司 霍先生，從窗戶裏滾出去！

霍士達 （縮到門口。）你真是瘋了嗎？

司 阿先生，從窗戶裏滾出去！跳，聽見沒

有！你早晚總要跳的。

阿 （繞著寫字檯跑。）和平些，司醫生——

我這人嬌弱得很，禁不住多打——（喊叫）救命呀，救命！

司夫人，裴特拉同霍船長一齊從休息室進來。）

司夫人 哎喲，湯姆！到底怎麼一回事？

司 (把傘亂舞) 跳出去，聽見沒有！跳
到泥溝裏去！

霍士達 無故毆打別人！霍船長，我請你
做見證。(急急從廳裏逃出去)

阿 (彷徨無主) 祇恨我不認識這裏的路！

(從休息室一溜烟走了)

司夫人 (把他丈夫拉回來) 湯姆，平平氣！

司 (擲下傘) 哼，他們到底逃走了。

司夫人 他們要你怎樣？

司 過些時候再告訴你，現在我心裏還有別
的事呢。(走到桌子前，在一張名片上寫
了幾個字) 加塞林，你瞧，上頭寫的什麼？

司夫人 三個大的「不」字，那是什麼意思。

司 過些時候我也要告訴你的。(把名片遞
給裴特拉) 拿去，裴特拉，打發煙煤臉兒
立刻送到「老獯」家裏去，越快越好。趕緊
去！(裴特拉接了名片，到廳裏去了)

司 今天凡是魔鬼手下的人都來拜望了我
一遭！現在我要把我的筆削得尖尖的
叫他們嘗嘗那筆頭的滋味；我要把筆蘸著
毒水寫；我要把墨水瓶擲在他們頭上！
司夫人 不錯，但是我們是就要走的人了，湯
姆。

(裴特拉回來)

司 怎麼樣？

裴 他已經送去了。

司 好——你是不是說走？ 不行，我們

決不走！ 加塞林，我們就住在這裏——

裴 住在這裏？

司 夫人，這裏就在這城裏？

司 不錯，正是這裏。這就是戰場——將來

打仗就在這裏。將來我們戰勝也在這裏

！我等我的褲子一縫好，就要出去另找

一所房子。我們必須要一個棲身的地方。

船長 你們可以住在我家裏。

司 我可以嗎？

船長 可以，好極了。我家裏地方很大，並且

我差不多終年不在家。

司 夫人，霍船長，我們真是感激得很！

裴 謝謝你！

司 （抓住船長的手。） 謝謝，謝謝！ 一個

難關過去了！ 現在我立刻就可以動手

專心去做了。加塞林，這裏有整千整萬件

事情要做！ 幸而我所有的時間都可以

用進去，因為浴場裏已經把我免職了。

司 夫人（嘆息一聲。） 我早就料到的。

司 他們并且還想把我看病的生意奪去呢。

也罷，由他們做去！ 無論如何還有一班

窮人——那些不出錢的人——幫助我呢；並且他們也最需要我。但是他們一定要聽我的話，我終年不斷的要對他們演講。

司夫人 湯姆，難道你經過了這些事情還不知道演講的功効嗎？

司 加塞林，你這人真可笑。你要我就此讓輿論同多數黨同那一些牛鬼蛇神的東西把我打退嗎？謝謝你，做不到！我所要做的事情極簡單，極明瞭。我祇要這些混帳東西知道：假託維新的人是自由的最大的仇敵；黨綱是新真理的劊子手；權變是顛倒道德和公道的利器——結果使人不

能在這裏過日子。霍船長，你猜我能使別人明白這些道理嗎？

船長 大概能的；我自己對於這些事情不大明白。

司 既然如此，我講給你聽！一定要殺盡的就是做黨魁的人。黨魁像一隻狼——像一個貪很的狼。他要打算活命，每年必須喫許多小動物。祇消看霍士達同阿斯拉克孫！他們殺害了多少性命——再不然就是把別人弄成殘廢，除了做房主或是看民鐘報之外，沒有別的用處！（坐在桌子邊上）加塞林，過來，看今天的太

陽照得多少好看！我正在這裏吸明媚的春氣呢？

司夫人 不錯，湯姆，但願我們能靠著日光同空氣過日子！

司 啊，只消你節省一點，我們就可以過去了。我並不把那個放在心上。我著急將來沒有一個志高識遠的人接著我做事。

妻 父親，不必愁那個；你的時候還多得很呢。

——哦，兩個孩子已經回來了！

（愛立夫同摩登從休息室進來。）

司夫人 你們是放假嗎？

摩 不是；休息的時候我們同別的小孩子打

架——

愛 不是；是別的小孩子同我們打架。

摩 羅倫先生說我們還是在家裏躲一兩天的好。

司 （彈指作聲，從桌上跳下來。）有了！有了！你們不必再上學了！

兩個孩子 不必再上學！

司夫人 湯姆——

司 永遠不必去了。我自己來教育你們；你們用不著讀那些混帳的教科書了。

摩 好極了！

司 ——我要叫你們做志高識遠的人。妻

特拉，你一定要幫我的忙。

裴 父親，你放心我一定幫你。

司 我的學校就開在他們侮辱我罵我國民公敵的那間屋子裏。不過我們人太少，至少要有十二個小孩子纔能動手。

司夫人 在這地方你休想找到。

司 我們可以找得到。（向兩孩）你們認識街上那些野孩子嗎——那些頑皮無賴的東西？

摩 啊，父親，我認識許多！

司 好極了！替我找幾個來，我要把狗來試驗一次，中間也許有幾隻特出的。

摩 你把我们造就成了志高識遠的人以後，叫我們去做什麼事？

司 孩子們，那時候你們把國內所有的狼都趕出去！

（愛立夫聽了有點疑惑；摩登跳躍歡呼）
司夫人 湯姆，我們但願那些狼不要把你趕出國去就好了。

司 加塞林，你瘋了嗎？把我趕出去？現在這時候我是地方上最強有力的人！

司夫人 最強有力的人——現在這時候？
司 正是，我還敢說我是全世界最強有力的人。

摩 啊！

司 (低聲) 不要作聲！ 你暫時先不要

說什麼；我又發見了一樁大事。

司夫人 又發見了一樁？

司 是的。(把他們都圍在前面——很秘

密的說道) 我來告訴你們，是這樣一樁

事：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是那最孤立的人。

司夫人 (笑著搖頭) 噯，湯姆，湯姆！

斐 (抓住他父親的手，很贊成的喊道) 父

親！

(全劇完)